當代日本名家俠客短篇小說集……

武士的悲劇

- 殺手／即使是刀口舐血，也有一段淒清的愛…
- 龍虎鬪／爲了一決雌雄，他揮出了致命的一斬…
- 孤獨劍／浪蕩江湖的人，總會想到可貴的平靜…
- 祕本／沒有人知道，一招一式的背後還有許多意外…
- 劍客戀／當她愛上劍，也就開始後悔了…

當代日本名家俠客短篇小說集……

武士的悲劇

- 殺手／即使是刀口舐血，也有一段淒清的愛…
- 龍虎鬪／爲了一決雌雄，他揮出了致命的一斬…
- 孤獨劍／浪蕩江湖的人，總會想到可貴的平靜…
- 祕本／沒有人知道，一招一式的背後還有許多意外…
- 劍客戀／當她愛上劍，也就開始後悔了…

消遣叢書②

武士的悲劇

劉太平 譯

你我他出版社

當代日本名家俠客短篇小說集……
武士的悲劇
●殺手／即使是刀口舔血，也有一段凄清的愛…
●屠犬牌／為了一決雌雄，他揮出了致命的一劍…
●孤掌劍／浪蕩江湖的人，追查想到可貴的平靜…
●絕本／沒有人知道，一招一式的背後還有許多意外…
●劍客戀／當她愛上劍，也就開始疲倦了…

●代譯序——

劍客小說中的精品

武俠小說在我國頗受歡迎，連一般知識份子——例如，不少學貫中西的博士、教授、科學家，也一冊在手，樂此不疲。武俠小說的作者，善於天馬行空，想像力至爲豐富描寫功夫到家，情節格局絢爛多姿，使生活於忙碌工商社會的人產生一種解脫感——這可能是武俠小說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只不過，稱呼不同罷了。他們把這一類少說稱爲「劍客小說」。劍客小說在日本，不但一般民衆趨之若鶩，那些知識份子也是一冊在手，樂此不疲，情況跟我國大致無二。

二十多年前，在我國上映過的「宮本武藏」，就是根據日本劍客小說改編的，曾經在世界各地造成轟動。一個「以劍爲生命」的劍客，他「仗劍而行」的生涯，在片子裏有淋漓盡致的發揮，那不只是由於導演、編劇、演員俱屬一流，而是原著的情節太曲奇，高潮不斷所造成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原著應居首功。

日本的劍客小說，以文字譯介到我國的，據譯者所知，十幾年前，金溟若先生在中華日報連載過「宮本武藏」，最近則有王家成先生的「決鬪者宮本武藏」，同樣都是長篇劍客小說，主角都是宮本武藏。最近，這一類日本劍客小說，在坊間大量出版，銷

路不惡。

日本戰敗後的劍客小說，脫離呼風喚雨的奇妙內容，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居然在文壇隱然造成一股勢力。這些脫胎換骨的劍客小說，它的特點是：

㈠寫的都是眞人眞事。

㈡以文學的手法表現，因此不但布局緊密，人性的刻劃情景的描寫，都能撼動人心。

㈢注重情節引人，因此高潮不斷，還插入各種軼聞、故事，趣味性、可讀性極高。

有這些特點，因此在日本，劍客小說甚至被視爲「另一種新文學」，而不再是戰前那種受「庸俗低級」之譏的流行小說了。

我國譯介過的劍客小說，都是長篇，國人最不習慣的是那些姓名（有些長達十四、五個字，最少也有四個字），拖拖拉拉地不但讀來拗口，也嚴重破壞了讀小說的氣氛，趣味性因而大減，很難使讀者一口氣讀完。

這本「武士的悲劇」總共介紹五篇劍客小說，都是短篇，最長的二萬多字，最短的一萬多字，相信在忙碌的工商社會，這種短小精悍的短篇，可以讓讀者有空時一次看畢一篇，興致淋漓，不會有吊在半空中的感覺。

這本「武士的悲劇」，譯者在翻譯的時候，在形式上特別動了些手脚，無非是爲了讀者的方便，這是必須提出來一提的：

一、每一篇的篇首，列出一份「重要人物對照表」按上場順序排出。原文中的姓名，一律簡化成兩個字（最多三個字），以便讀者不覺拗口。對原文姓名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對篇首的姓名一覽表瞄一眼，沒興趣對照的人，大可略而不讀。

二、除了姓名，都照原文譯出，特殊名稱也都加上「譯註」，這種譯註爲數不多，因

爲譯註太多，以譯者的經驗，讀來就不覺暢順，常造成視覺和思考上的停頓，所以能夠意譯的名稱，一律意譯，方便讀者的閱讀。

三、年代除了列出原文，爲了讓讀者瞭解時代背景，一併附註西元年代。

四、頭一次出現的人名、地名一律引號，容易引起混淆的人名、地名則把引號用到底，以免讀者如墮五里霧中。

這本書的內容也值得一談。

本書根據 ELUMU 出版社發行的「最佳劍豪小說」迻譯而來，原文版在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第十版），總共收錄了十個短篇，編者從近三十年的六百多篇劍客小說中，排沙揀金，選出了這十篇，可說是此類作品中的精品。

譯者從這十篇中再精挑了五篇，以十二萬字譯介。

譯者選譯的標準是：

㈠原作者的寫作資歷至少二十年以上，且都是得過文學獎的大作家，不是得過「芥川獎」（日本最權威的純文學獎）就是得過「直木獎」（日本最權威的通俗文學獎）。

㈡複雜的人名較少，但是情節奇特，刻劃人性最細膩，且頗有哲理意味的。

㈢內容的趣味性易爲中國讀者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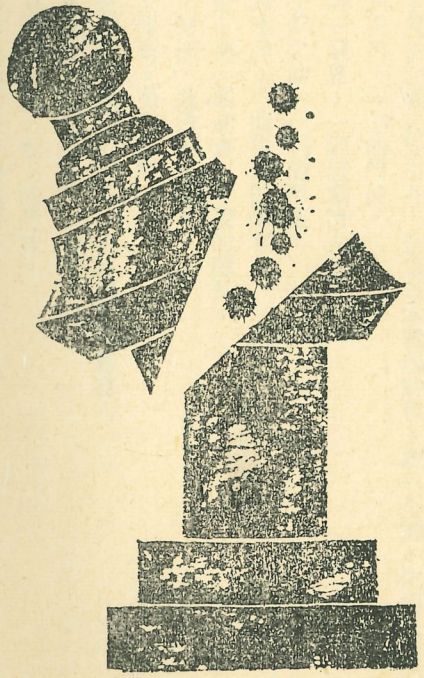
經過這些濾化作用之後，本書更有了嶄新的面貌，相信從沒讀過這一類小說的讀者，也會喜愛它。

譯者 68、3、31 敬識

目錄

譯序 五
秘本 十一
孤獨劍 四六
龍虎鬪 七七
劍客戀 一三七
殺手 一八一

《秘本》



●重要人物●

小熊 岩間小熊，一羽的門徒。

德川 德川家康，德川幕府的創始者。

豐臣 豐臣秀吉，崛起於市井，結束日本戰國時代，統一全國，位極人臣的武將。

兎角 根岸兎角，一羽的門徒。

一羽 諸岡一羽齋，一羽派掌門人。

土子 土子泥之助，一羽的門徒。

相馬 相馬丞介，小熊認識的劍客。

卜傳 塚原卜傳，名劍客，一羽的師父。

白川 白川民部，兎角的化名。

坂上 坂上傳藏，兎角的門徒。

板倉 板倉勝重，德川的家臣，官拜關東政務官。

田尾 田尾主水，兎角的親友。

伊豆 伊豆茂右衛門，坂上的門徒。

棒谷 棒谷戶八郎，土子的門徒。

曾我 兎角的門徒。

一

這個劍客，渾身一團黑。

蓬散的頭髮，全是灰塵，雙眼炯炯，一如猛獸的虎視耽耽。

身上那一件衣服，滿是泥土，髒得看不出布料的花紋跟顏色。打着赤脚，脚掌積了厚厚的黑土，想必好久沒洗過脚了。

看不出他的年紀有多大。短小精悍，一身結結實實的骨架子，令人想起屹立的岩石。光看他怪異的外表就知道，這絕非好纏的人。

這個傢伙，就在路邊盤腿而坐，環抱着一把大刀，從早到晚，一聲不吭地坐在那裏。

「哪兒來的怪人呀？」

路過的人不免投給他懷疑的眼光，自然而然對豎在他背後的告示牌也瞄上一眼。

告示牌上寫着：

誰打敗本人就拜他爲師。

文祿二年（一五九五）九月

天下無敵的劍客「小熊」

口氣大得嚇人。誰對自己的劍術有把握，不妨跟天下無敵的本人較量較量，條件是，被打敗的就要拜勝利者爲師父，怎麼樣？敢不敢以命相搏？……口氣這麼猖狂，對自己這麼有信心，實在世所罕見。

「嗯，他就是小熊囉。」

「瞧他那副身材，倒是壯得像一隻熊咧。」

「哈哈，什麼天下無敵，吹得好像眞有那一回事。」

幾個武士圍着告示牌，你一句我一句地說風涼話。他——小熊，却不屑搭理這一夥人，嘴邊還浮起瞧不起人的笑咧。

他選來就地坐等的地點，也眞妙。

這裏是「江戶」（今東京），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四年前就把這裏收爲領土做他的大本營，還建造了城堡。小熊偏偏選在城堡大門前的廣場，豎起他的告示牌，一連三天，除了去吃飯，就是寸步不離。

萬里無雲的藍天下，從市街、城堡不斷響來鑿石敲鐵大興土木的聲音，充分顯示德川對這個新興都市所付出的熱忱跟期盼有多大。

「再過一陣子，這一座德川王爺的城邑，怕就要變成全日本最繁華的大都市囉。」

從各地來此落脚的老百姓，與日俱增。

海洋的氣息，在這裏也可以聞到。

這也難怪，離現在約三七〇年前的那時候，海（東京灣）就是一直延伸到現在的「日比谷」附近。

小熊坐在城堡大門前已經四天了。

這天，一個身材魁偉的浪人（沒有主子到處流浪的武士），忽然走到小熊身邊，喊了一聲「我宰了你！」就揮起木棍，朝小熊的肩膀劈下來。

小熊間不容髮地低頭閃過那一棍，人也隨着一跳而起，剛一出手就稀裏嘩啦地把他摔倒在地。浪人的頸骨着着實實地撞在地上，嘴裏迸出哼哈的呻吟聲。小熊動作之快，力氣之大，使圍觀的人都看愣了。

第五天。

又出現了兩個浪人，握着木刀向他挑戰來了。「小熊」徒手相向，一眨眼工夫就折斷他們的手臂，還狠狠地將他們一脚踢倒，嚇得那些觀衆個個泥塑木雕似地。

第六天，暮靄四合，夜幕將臨的時候。

「小熊」到碼頭吃飯。四個模樣兒劍客的一夥人，正好等在那裏，說是要跟他眞刀比武。

「這兒不是城堡的門前，我可要拔刀噢。」

先這樣擺出禮數——其實是警告，小熊就飛燕似地竄過他們的包圍。剛站定，刀已出鞘，四個劍客中的兩個，已經血流如注，應聲而倒。另一個劍客，往他咽喉一刀刺來，他斜身躲過，利劍往上一掃，那劍客就匍匐在地，頃刻斃命。

那個還沒交鋒的，情知不妙，拔腿便跑。

小熊的驚人武藝，不消多久傳遍了整個城邑，連城堡內的德川王爺，好像也聽到消息了。

當時，憑武藝想求得一官半職的人可眞不少。

漫長的戰國時代已經到了末期，「豐臣」消滅「北條」後，一統天下，諸侯已經不再那麼需要戰士了，時代如此，光想憑着武藝揚名，要不是劍術拔尖，無異是做白日夢哩。

那些在江戶設公館的諸侯或武將，聽說這個奇人劍術超凡，無不大感興趣，有的甚至暗中派人查報他的動靜了。

第十天。

向小熊挑戰的兩個劍客，又喪命在他的劍下。

他自封的「天下無敵」這個稱呼，看來不像是自吹自擂。

有些藩主跟德川麾下的「旗本」（註），就有肯出高俸請他當家臣的。

小熊對這些人拒絕到底，拒絕之後，還是繼續坐在城堡大門前，毫無離開的跡象。

「這個傢伙，窮坐在那兒，到底是爲了什麼呀？」

有些人就猜說，可能是高價待沽吧。

第十三天。

又有五個挑戰者給小熊打得病病歪歪地。

這麼一來敢於挺身一試的人，是愈來愈少了。

「眞不愧爲天下無敵的劍客啊。」

「非設法讓他當本藩的家臣不可……」

「快派人去跟他面談，免得給其他諸侯捷足先登了……。」

駐守在江戶的諸侯，都擺出了非要他不可的氣勢來了。

市民啊，漁夫啦，一大堆人也都聞風跑來，爲的是一睹小熊的眞面目。

第十七天的早晨。

天，下起濛濛雨。三個武士冒着雨走到小熊身旁：

「您是小熊先生？」

註：「旗本」，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武士的一個等級，家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進見幕府將軍，意譯應為陛下將士。「將軍」指幕府的主宰者。

「在下正是。」

「我們是『兎角』的門徒。」

說話的是三個中最魁偉的一個。鼻下留了一撮蠻威嚴的鬍鬚。

「在下『坂山』。」

坂山的雙眼，炯炯發光，凝視了一下小熊，以低沉渾厚的聲音說道：

「我們的師父兎角吩咐我們傳個口信——他要跟您較量個高低。」

小熊從從容容地抬起眼來：

「我就在等這一天！」

說罷霍地起立，順手拔去身邊那支告示牌，劈啪一聲將它折成兩截，使勁兒扔進背後的樹叢裏。

二

兎角是最近在江戶聲名鵲起的劍客。

他在「神田」高地擁有一幢住屋跟練武場，教的是「一羽」派劍術。「德川」王爺的很多武士都拜他爲師。據說，當時他收的門徒多達百餘人，「生意」相當鼎益。

自稱天下無敵的小熊，坐在江戶城堡的大門前硬是不離開，以兎角享譽之隆，實在不能視如不見……。

也許，他是把小熊這種坐等不去的舉動，當做對他的一種無言的挑戰了……。

說穿了，小熊的目標就是兎角，他是志在向兎角挑戰。用心如此良苦，可見這絕不是一般劍客間盛行的，單純的挑戰。

江戶人並不知道，兎角跟小熊十六、七歲起就在同一個師門學習劍術這個往事。

他們的師父叫做「一羽」。

一羽的師父就是那位名震全國的「卜傳」。一羽在卜傳的門生中是數一數二的俊才。一羽以「卜傳」傳給他的「鹿島」派劍法做基礎，經一番潛心研摩，自創了「一羽派」劍術。

年約四十的時候，一羽在「江戶崎」定居，開練武場廣收門徒，打算把一羽派劍術普及於世。

當小熊跟兎角進入一羽的練武場習劍，一羽已經身患痼疾，自知活不了多久了。

他患的是痲瘋病。

「我的生命快走到盡頭了，趁我還能走動，快吸收『一羽』派劍術的精華，徹底學好它。」這句話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

小熊跟兎角進來練武場的第三年，一羽的臉上起了浮腫，也呈現痲瘋病患特有的硬結節，連白色的眉毛也一根根脫落了。

一羽在最後的兩年，還是天天在練武場向三十多個門徒講授他的劍術，偶而也拿起木刀做示範動作：

「趁我還活着快吸收我的劍術噢，加倍努力啊！」

他的門徒，出類拔萃的有三個。

小熊、兎角，還有一個叫「土子」。

「土子」是給丟在「不動寺」門前的棄嬰，十五歲就服侍未婚的一羽了。某天，一羽姑且一試地教他劍術，這才發現他確有學劍的天分，從此另眼看待，特別細心地教他

劍法。

兩年後，小熊跟兎角才投靠一羽學劍。

小熊生於「常陸」某個村落，父親是莊稼人，當時有個劍客叫「森口」討他做養子，森口去世後，他就遵守森口的遺命，投靠一羽。

兎角是根岸村武士的後裔，三個人中，他的家境算是最好的，練劍那段期間，家人經常寄來金錢、日用品。他是個身材英挺的美男子，劍法出衆，在師父臥病的期間，替師父管理練武場，更顯出他的才華應變有方，教起劍來爽利、周到，風評之好，使來此投師學劍的人比前大增。

小熊力氣過人，但是，每當拿起木刀跟兎角較量，三次中至少都要輸給兎角兩次。說到土子，可差得更遠，連靠近兎角都甭想。

他是在雨天，給棄在泥土上，渾身是土，不動寺的和尚就爲他起了「土子」這個名字。當師父纏綿病榻，無法走動了，他就把練劍的事拋到腦後，日夜在一羽身邊小心翼翼地照護。

兎角壓根兒沒把他放在眼裏，「喂，阿土，」他總是這樣呼叫他，吃飯還要他在身邊伺候哩。

小熊很不滿兎角一手處理練武場的事，一有機會就在師父床邊打兎角如何傲慢不遜的小報告。

一羽總是靜悄悄地笑說：

「兎角是兎角，小熊是小熊……，而土子是土子呀。」

一羽像在唱什麼歌謠，低沉地這麼嘟喃，並不把小熊的話當一回事。

不久……。

一羽終於撒手歸西了。

死於哪一年，紀錄不詳，活個六十歲總有的吧。

當天晚上，兎角就從練武場溜得不見人影了。

小熊坐在蒙了白布的師父屍體前，忽然抬眼看枕邊的書橱，不由失聲大叫：

「啊，糟了！」

他發現書橱的板門給撬開，裏面空無一物。

那裏該藏着一羽親筆撰寫的「劍法秘本」啊。

「兎角這個狗娘養的，居然偷了秘本溜了！」

聞聲跑進來的土子，一聽秘本給偷走，也楞住了半天。

「他×的，這個膽大包天的混球！」

小熊氣呼呼抓住一把劍就衝出門，追趕「兎角」去了。

兩天後，他才頹然回到練武場。

一羽的葬禮在小熊不在的時候早就舉行過了。

土子滿臉悲戚。爲了恩師的去世、兎角的偷秘本出走，兩件大事撞在一起，使他迎接小熊時，還是一臉沉痛的表情。

「不知去向了，我拚命地追，就是不見他的半個影子。」小熊怒不可遏地說。

接着他斥責土子，爲什麼那麼急，不等他回來就把師父匆促下葬？

土子一直垂着頭，不辯一詞。

事到如今，身爲一羽門下坐第一、二把交椅的門生，他們無論如何也得逮到兎角，奪

回師父的秘本，還得跟他比武，一決勝負，以振綱紀。

這才合乎劍客之道，這也是唯一報師父浩恩的路子。

「我找兎角去，土子，你留在『江戶崎』守着練武場吧。」

小熊片面地提出主張。

小熊志在憑自己的實力打敗兎角，挽回一羽派的面子。土子的劍法仍然打不過兎角，這是他的看法。

「咱們倆合力去找兎角，不更有勝算嗎？」

土子熱烈地提出他的意見，小熊却挺着胸脯說：

「對方只兎角一個人，兩個人對付一個人傳出去不成了笑話嗎？」

「可是……」

「我說不行就是不行，你呀，聽我的話，好好守着練武場吧。」

小熊硬是不肯答應，堅持獨力應付兎角。

功名豈能讓別人分享？獨力打敗兎角，他才能在劍術界，被公認爲一羽派的正統繼承人。

傳說他們的抽籤決定誰去對付兎角的，事實是，「小熊」自始至終，强迫土子留守練武場。

「是啊，」土子忽然若有所悟地擊掌說，「小熊哥，您的劍術比我强得多，對付兎角才有把握咧。」

「總算給你想通了。」

「嗯，我腦裏一直打轉的是怎樣報答師父，才決意親自找兎角算這個賬……，我想通了，只要是一羽派的門徒，誰找他算賬不都是一樣？」

「你的擔子也不輕啜，守着練武場教那些學劍的，可不能打馬虎眼吶。」

「我一定全力挑這個擔子，小熊哥，你放心好了。」

兩個師兄弟激動地彼此緊握住對方的手。

當時，小熊跟兎角都二十五歲，土子是二十三歲。

小熊從那時候起走遍了各處城鎭，不找到兎角誓不罷休。兩年時光，就這樣一條忽間過去了。

他還是沒找到兎角的半個影子。

直到今年。

小熊到了「下野」，跟相識的劍客「相馬」在路上偶然相遇。

「我打江戶來的……你猜，我在那兒看到誰？就是您們一羽派的兎角呀。」相馬在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對小熊說。

「您說什麼？」

「您們一羽派的兎角呀。名字都改做『白川』了，半年前就在江戶開了練武場，名氣好大噢。德川王爺的很多將士都拜他爲師呢，現在呀，已經是江戶坐第一把交椅的劍客咧……」

相馬的話還沒說安，小熊已經頭也不回地往前奔跑了。

來到江戶後，小熊就在城堡大門前立了告示牌，坐等兎角前來找他，這個苦肉計，總算奏效了。

兎角自動取銷了化名，派門生「坂上」向「奉行」（註）申報跟小熊眞刀比劍的事。

坂上立卽造訪開東區的「奉行」——德川的家臣「板倉」，申報兎角、小熊兩人擇日比劍的事。

「噢，白川是說，不能再任他如此囂張？」

板倉也風聞小熊坐在城堡大門前不走的怪異行動，自己也從坐騎上見過他兩次，一聽兎角要跟他比劍，不覺興致淋漓地說：

「這次比劍就奏報德川王爺，由咱們德川家來主辦好了。」

板倉獲得主子德川的允許後，邀請兎角跟小熊到他的官舍，通知比劍的地點、時刻。

「准許兩位在本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比劍，地點是『大橋』。」

二十七日就是大後天。

大橋就是後來的「常盤橋」。

「一切任憑奉行老爺處理。」

兎角畢恭畢敬地跪伏致謝。他穿一身帶有家徽的紫色禮服，大小佩刀的劍鞘，描金鑲鈿，眞是大氣堂堂，威儀壓人。

兎角身邊的小熊，却汗垢滿身，一副落魄相，板倉一瞥之間就對兎角起了好感。當然，這跟好多德川的將士在兎角門下學劍也大有關係，只是，一見奕奕有神，信心十足的兎角，他就覺得兎角這個人絕非等閒之輩。

因此，當小熊衝着兎角吼叫：

「兎熊，把偷去的東西還來！」

註：奉行，是江戶時代幕府下分擔某一部份政務的長官。

板倉及時制止小熊說下去：

「莫在本人的官舍亂嚷，兩位就請在比劍那天將一切做個了斷吧。」

兎角起身離開的時候，還憐憫地投給小熊一句：

「你這個粗漢，還是那麼傻呼呼地，不怕惹人笑呀？」

「板倉」也好，列坐的武士也好，無不把小熊當做鄉巴佬一個，在場的人，無疑地都把勝利押在「兎角」身上。

三

比劍的日子終於到來。

據說，德川王爺要到場參觀，因此天剛破曉，就引來一波波的人潮，把偌大的比賽場地擠得水洩不通。

「大橋」左右搭了帷幕，小熊在橋東坐等，兎角坐等在橋西。

橋的四周，由德川的一羣士兵層層包圍，禁衛甚是森嚴。

西方橋畔坐着當天的主審——關東「奉行」板倉。東方橋畔坐的是現場檢查官——「山田」。

比賽的時刻快到了。

晚秋的季節，却吹着初冬澈骨的冷風。天上的烏雲不曾靜止過。

比賽開始的鼓聲，鼕鼕地響了兩聲。

小熊和兎角不約而同地出現在橋邊。小熊穿了板倉爲他準備的狹袖便服，却不着裙子，還把便服的下擺捲得高高地，打着赤脚，蓬散的頭髮上纏了止住汗水用的布巾。

兎角的臨場態度，不用說自然是風采壓人的。

第三個鼓聲一響，兩個人都握着木刀，從橋的兩端，緩緩地逼近橋心。

圍觀如堵的民衆，立刻起了一陣騷動。

小熊那把二尺七寸長的木刀，刀鋒朝下。

兎角的木刀少說也有四尺吧，又長又粗，擺出把它收縮在胳肢窩下方那種姿勢，渾身發散出凜凜的殺氣，逼近小熊。

隔不多久，兩個人已經近到揮刀可及的距離了。

「唉！」

兎角一聲吼叫，長刀颼地直往小熊的臉上砍去。

兩把木刀在空間碰觸，發出震人心弦的嗶叭聲，剎那間彼此擦身跳過，取代了各人原先的位置，一眨眼工夫兩人又立刻回身，怒吼着撞向對方。

「哇！」

「哦！」

就在木刀嘎然相碰的那一瞬間……。

小熊的木刀給揮得一飛沖天！

「小熊」已敗——誰都猜想，下一個鏡頭，便是挨了兎角一刀的小熊，在橋上倒臥不起。

可是，觀衆的預測沒能成爲眞實。

當手中的武器飛向空中，小熊態度之從容，好像一點不受這個變故的衝擊，竟是毫不猶豫地空着手同兎角扭成一團，其勢兇猛，銳不可當。

兎角在小熊的木刀離手飛向空中的時候，不免會心一笑。可是，他那把木刀着實太長了，兩人的距離又那麼逼近，只得迅速退一步，打算乘勝送給致命的一擊。就是這麼退一步的時候，給小熊趁虛而入的機會。

小熊一把抱住了兎角，也不知是哪兒來的那種驚人的力量，小熊居然把兎角高高舉在頭頂，一霎眼間兎角就越過欄杆，給扔進河中了。

水花四濺……。

「臂力驚人啊！」

當時，在觀覽席上看比劍的德川王爺，據說，情不由已地如此讚了一聲。

兎角敗得眞慘。是公開比武的場合，容不得他使什麼小姓子，所以，從河裏爬上來後，兎角只能窩心的說了一句：

「小熊，我輸了。」

「兎角，把偷走的秘本還來！」

「你那麼惦記秘本呀？」

「不是我要它，是要對師父在天之靈有個交代。」

兎角不覺苦笑一聲。

「有什麼好笑？嗯？」

「還你就是，但話說在前頭，看了內容可別嚇一跳。」

「你在鬼扯什麼……」

兎角當場把小熊帶回座落在「神田」高地的住宅，親手將一羽的那卷秘本交給他，接着說道：

「就此告辭，我再也不在江戶露臉了。」

兎角戴上草笠，走出房間，在德川的家臣跟衆多門徒的注視中，低頭垂肩，頹然消失在門外。

小熊當場解開恩師的秘本。

開頭那幾個字——一羽秘本，正是他看慣的師父的筆跡。

翻開後急急地掃了一眼，頓時「咦？」了一聲，接着慌不迭地攤開卷軸。

「啊！這……這是。」

他愕然低叫，雙手哆嗦，木然若失。

那一卷秘本，居然一片空白——全是白紙！

當他還在苦思不解，「坂山」出現在走廊，一躬及地。小熊這才慌慌張張地把秘本捲好，問說：

「怎麼一回事？」

「在下不揣冒昧地奉告！」

「少來這一套，有什麼事快說吧！」

「今天的比劍，我們從頭到尾認眞觀賞，您的武藝眞是令人吃驚……。」

「噢？」

這話倒很中聽。想當初，自己坐在城堡的大門前，坂山當了兎角的使者向他傳達口信，態度何等高傲，曾幾何時，好像換了一個人，居然對他惟恭惟敬起來了。

坂山的眼神充滿了對他的敬畏，雙手着地，誠惶誠恐地跪着說：

「在下代表兎角原來的門徒，不揣冒昧地奉告——請收我們做門徒，只要先生肯答應

，我們願意聽任差遣。」

說完，他又跪伏着不動了。

兎角的那一羣門徒，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集攏過來的。個個跪伏在走廊，齊聲央求說：

「請收我們做門徒。」

這時候……。

小熊忽然起了滿腔翻江倒海的激動。

一統天下的「豐臣秀吉」都要另眼相看的江戶城主——德川，他的很多部屬就在這一羣門徒中。

替兎角坐上「江戶第一劍客」這個寶座——只要他肯，機會觸手可及，這種眞實感，引起小熊滿腔翻湧的激動。

「我有要事，得趕緊回到『江戶崎』呀。」

起初，他還藉這個理由連聲拒絕，但是，能言善勸的坂上，說好說歹地留住了他。

住進兎角濶綽的大宅院，穿上他留下的體面衣著，嚐了從未嚐過的美酒、珍味，睡在又暖又香的被褥裏，衆多門徒師父長師父短地服侍他——如此悠哉悠哉地過了些日子，自然而然也得拿了木刀上練武場，偶而教幾手給門徒了。

聞風而來的門生只增無減，做師父就硬給放上擺脫不掉的責任，小熊只得把江戶崎的事暫擱一旁了。

小熊的名聲日益高漲，遠遠超過當年的兎角。

那一年的歲尾，還在江戶崎守着練武場的「土子」，派了一個門徒——「八郎」，帶一封信來找小熊。信上寫着：

「您在江戶打敗了兎角，消息都傳到江戶崎，眞是轟動一時。我們都覺得很高興。有些事必須當面商談，能不能請您回到練武場一趟？那卷秘本是不是要回來了？渴盼早日得到您的回信……。」

小熊看完信就無奈地攤開雙手說：

「八郎，你親眼看到的，我就是沒辦法立刻離開江戶。這兒的門徒太多了。你該知道，目前我實在無法離開這兒一步，懂不懂？你懂不懂呀？」

他自顧自地說後，把無字秘本放到一個盒子裏，還貼上封條，交給八郎。

「帶回去交給阿土吧，看後他就知道怎麼一回事的。」

八郎並不想隱瞞自己一臉不悅的表情，抱着秘本快快地走了。

小熊在隔年元旦公開宣稱自己是一羽派的繼承人，正式成爲江戶練武場的主人。

四

一個女孩，倒在小熊住宅前的道路，痛苦地折騰着。是二月初某個早晨的事。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個女人將引發劍客們一連串的打殺。

那時候的「神田」是一片高地，峽谷、森林點綴着田地、農舍、寺廟，是遠離市街，田園情調頗濃，別有風味的地區。

豪雨從昨夜一直下個不停，一身旅裝的女孩就倒在濕漉漉的路上，渾身是泥。坂山等五個門徒，一起住在小熊的住宅，其中的一個門徒，先發現了她。

見死不能不救，「坂山」等人把她抬進屋子裏，還延醫治療。事後，「坂上」立刻到了小熊的房間：

「……可不可以留她到恢復健康的時候？」

「好啊。」

「是母女倆一道遠從越後來的，母親在旅途中病死了。」

「噢？那太可憐了。」

坂上補充說，她是跟母親到處打聽失踪已久的父親。

數天後……。坂上又對小熊舊事重提：

「那個女孩看來沒事了……孤單單一個人沒落兒，怪可憐的，我想可以留她下來當佣人。」

「也好，由你作主吧。」

隔天，她就奉坂上之命，開始服侍小熊，處理他的身邊瑣事。

這個女孩的名字叫做「江以」。

她，並不是不懂事的小姑娘，而是芳齡二十二，體態撩人的成熟女人，受這樣一個熟透的蘋果似地女人，忠實、誠懇的服侍，對小熊來說眞是破天荒第一遭。

練武場本就是見不到半個女人影子的地方，小熊給一個女人如此服侍，生活都覺得勃勃有生機了。軟綿綿香噴噴的女人，一天到晚在身邊無微不至地伺候。一見他換衣服，她就眼尖地跑過來，幫他穿上，還替他結上帶子……。那時候，「江以」溫熱的呼吸聲就近在耳邊，使小熊情不自禁地想入非非。

雙方的手指免不了偶然相觸，小熊就感到觸電似地一股衝擊——這也難怪，小熊從來沒碰過女人的身體。

春意漸濃的某夜，小熊喝了些酒，人已進了被窩，「江以」在這時候靜悄悄地端水壺

進來，放到他枕邊。

小熊裝着已經入睡，但覺渾身的血液直貫腦頂，就時不敢向她動什麼手脚。這種極力抑止慾望的經驗，並不是第一次。

「江以」那夜的舉止着實有些不同平常。她在只點了油燈的灰暗臥室，坐着不走。小熊清清楚楚地聽到她愈來愈高的喘氣聲。

時間好像靜止了——好漫長的一段時間。

「江以」忽然起身，吹熄了油燈。

「喂！」

背着「江以」躺臥着的小熊，這時候再也捺不住了，一躍而起，不由分說地緊緊抱住了她。

「啊，啊……大爺……」

「江以」發出令人銷魂的呻吟聲，還把她那纖細柔軟的手指探進小熊結結實實的胸部，幽幽地愛撫起來。

「大爺……啊……我……」

「江以」忽斷忽續的哼哈聲，逗得小熊渾身似乎着了火。粗漢小熊，第一次給稱爲大爺——雖然對方是女性，那種感受實在非同小可。

「江以……江以……」

「大爺……大爺……我……」

「小熊」如在夢中，只知緊抱着女人興奮地嗚嗚哼哼。江以輪車熟路地引導他……。

眞是乾柴列火，一拍卽合，從此，「江以」就公然地睡在小熊的臥室了。

「我打算娶妳。」隔天，小熊就迫不急待地說。

「眞的？對我這個孤女來說，那眞是三生有幸咧。」「江以」喜上眉梢地回答。

二月二十五日，他們倆就在小熊的住宅，舉行了簡單樸素的婚禮，正式結爲夫妻。

「板倉」也代表德川王爺，差家臣田尾向他致賀，小熊像個天眞無邪的小孩，歡天喜地，樂得什麼似地。

「田尾」却不知怎的，一直繃着臉，辦完了差事就急匆匆地告辭。

回到「江戶崎」的土子，並沒有接到小熊結婚的通知。不是他故意不發通知，而是他壓根兒就把座落在雜樹林中那又小又髒的小練武場，給忘淨了。

此後，土子也沒什麼消息傳給小熊。

春來春去，日子過得像一場夢。

每天一早，小熊就氣宇軒昂地出現在練武場，聚精會神地教他的門徒。夜裏，沉醉在江以成熟的肉體中，忘我地享受兩性的纏綿。

到練武場投師學劍的人也愈來愈多。

每晨，都由「江以」親自替他梳扎頭髮。

小熊的個子本來就很壯，如今起居正常，生活溫飽，氣色就越發奕奕有神，舉止言談之間自然而然也有了威嚴，光是外表就具備了一派之主那種威儀了。

時序已經進入夏季。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驚人的變故。

五

兎角聽到這個變故，是事情發生後半年的事。

所謂變故是——小熊離奇死亡。

當天早晨。日已三竿，而仍不見小熊起床，門徒們覺得事有蹊蹺，進去臥室一看，發現小熊跟「江以」裸着身給慘殺在室內。

小熊給長矛捅了數處，滿身是血。躺臥在身邊的「江以」也是血淋淋地。

現場丟了一把出自「信國」刀匠的短劍，想必是兇手用來刺小熊的喉，斷其生命的。

門徒證實了這把短劍是屬於兎角所有。

於是，傳出了這麼一個消息：

「比劍落敗的兎角，爲了洩恨，潛入臥室趁其不備暗殺了小熊。」

兎角一聽，氣得血脈賁張。

「是哪個殺千刀的，居然把罪名推到我身上來了？」

「信國」刀匠冶鍊的短劍，的確是他的佩刀，但是，離開江戶的時候，他是不脫不換，只穿著身上那套衣服，不曾携帶一物轉身就走。當時，那把短劍也放在室內，自然無暇帶走。

聽到有人嫁禍於他的消息那時候，兎角正好投宿在「近江」某山林中的「十方寺」。來自江戶的一位雲遊僧，並不知兎角的身份，跟他談閒的時候，向他透露了小熊離奇死亡的消息。

兎角本來對自己的劍術有堅不可摧的信心，不料大橋一戰，居然敗給小熊。他從江戶倉皇出走後，信心盡失，茫然不知所以。

這次始料所不及的慘敗，正是促使他日後成爲「微塵派」始祖的遠因。

（我的劍術，原來嫩得如此經不起考驗……）

怎麼也想不到有把握打垮對方的比賽，居然給「小熊」扔進河裏，出足了醜態。這件事給身爲劍客的「兎角」帶來常人絕不能想像的苦惱。

可是，比這更使兎角懊惱不解的是，從亡師一羽那裏偸來的秘本。

（師父爲什麼留下那卷無字秘本？天下哪有不寫一個字的秘本？不寫半個字的秘本，師父爲什麼鄭重其事地鎖在書橱裏？爲什麼……這是爲什麼？」

他漠然難以索解，這一件事一直困惑着他。

師父還在世的時候兎角就想到，一旦師父去世，自己跟小熊、土子一定會爲了那秘本掀起一場爭奪戰。

一羽在命已危篤的時候，對秘本該傳給他們三個人的誰，不曾洩漏半句。

兎角想，無論如何也要把它據爲己有。他廢寢忘食地想一睹一羽傾心寫就的「一羽派劍法」的精髓。

兎角最擔心的是不動寺的和尙——「幸全」，他跟一羽是親友，土子又是幸全推介給一羽的，他怕師父對幸全和尙留下遺言，明白表示：「本人仙逝之後把秘本傳給一直在旁服侍我的土子。」

他越想就越覺得這種可能性相當大，因此，師父去世的當夜，他就偸了秘本，星夜遁逃。

展視秘本之後，才知空無一字，使他大吃一驚。

當他在江戶開練武場，名聲鵲起的時候，還是捨不得把無字秘本丟棄了事。

他還算有劍客的一顆良心。

（這裏面大有文章……雖然是白紙，亡師想必有意透過這個無字秘本，表示有關一羽派劍法的某種奧秘。）

當他敗於小熊，將無字秘本大大方方地交給小熊，理由至爲明顯。

（小熊呀，你不會知道的……不，不，你想都不會去想秘本而無字的意義，我可是決心再研磨劍法，多方修練，有朝一日，揭開秘本的眞正意義，到時候，再跟你一決雌雄也不遲……。

雖然跌入失意的深淵，他還存着追究秘本意義的意願。

同時，他也決心修練獨特的劍法，在一羽派之外，另創別樹一格的劍派。

果不期然……。

小熊一見無字秘本，除了大失所望，別無所思，他毫不加思索地將把秘本寄給土子。

（帶着無字秘本，有什麼屁用？」

小熊想。

這一年來……。

兎角周遊列國，不斷累積他的經驗，無時無刻不在研磨、修練他的劍法。這個冬天，本就打算離開「十方寺」，進入深山，結廬而居，在衆峯積雪的大自然中，潛心鍛鍊自己。

（可是……有人嫁禍，怎能聽任謠言燦金？）

在江戶，人人謠傳兎角以卑鄙的手段暗殺了小熊。

兎角化名住在十方寺，而事有湊巧，不知所以的雲遊僧把在江戶聽來的傳聞，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兎角。

這已經是臘鼓頻催的時候了。

六

小熊被暗殺後，「神田」高地那一座住宅就歸坂上所有。

也就是說，坂上繼承了一羽派掌門人的地位，成爲練武場名符其實的主人。

坂上這一年是三十五歲。他生於「關根」，父親是鄉居的武士，年輕的時候就學過神道派劍法，曾經加入「死條」的軍隊，也上過幾次戰場。

家境富裕，不愁生計，手邊從不缺錢，他就憑這一點，把練武場修飾得更堂皇，經營得比前更有聲有色。

坂上的五個部下——「伊豆」、「釜屋」、「玉川」、「黑坪」、「長瀨」等人，這一來就昇爲坂上練武場的幹部級弟子了。

元旦之後不幾天，幹部級弟子之一的「伊豆」，到了繁華的遊樂街冶遊。這一帶是藝妓、歌女、娼妓羣集的地方，「伊豆」進了其中一家飲食店，不但喝得酩酊大醉，也抱了女人消魂一場。當他興盡走出來，日已西沉，夜色已濃。

過了「平川」，來到「神田」橋。

「神田山」就在眼前。山麓東邊那座房子就是坂上的住宅。

風已經停息，但是嚴寒徹骨。他沒帶燈籠，只好加快步伐，走向高地。

路上杳無人跡。猛不防，從側邊的竹林閃出一身旅裝的武士，往「伊豆」的下腹部就是一拳。這一拳，正中要害，伊豆啊了一聲就昏過去。

戴草笠的武士正是連日趕來江戶的兎角。

城北「代官街」住着關東奉行「板倉」的屬臣——「田尾」。

當年，兎角在江戶闖天下，田尾跟他是無所不談的親友。

兎角拉着馬，馬背上是昏迷不醒的伊豆，他們消失在田尾的住宅裏。

當伊豆恢復了知覺，發現自己的手脚給五花大綁，動彈不得。眼前坐着兎角跟田尾他們倆都目光炯炯地瞪着他。

伊豆這一驚有如天動地搖，嚇得渾身顫抖。

「從實招來！」兎角大喝一聲，「把殺小熊的經過說了出來！是坂上出的主意，是不是？」

要是只有兎角在場，伊豆或許還想要賴，無奈給抓到關東奉行摩下的大將——田尾的住宅來，他只好斷了這個念頭。

「照實說就饒你一條狗命，否則……」給這麼一逼，他只有俯首聽命。

根據伊豆的供詞實情終告大白。

坂上當時硬把小熊留下來，目的是日後想趁機暗殺他。意圖至爲明顯：奉小熊做師父，坂上就順理成章地成爲首席幹部，小熊一死，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當起掌門人來。

那個迷死小熊的「江以」，原是「出雲神社」的巫女（註）。

不久，她到了京都，跟其他巫女到處表演技藝，流浪渡日。這一夥人半是賣身，半是表演技藝，因此跟當時在京都的坂上攪上了，坂上見她姿色出衆，就帶她回到江戶，做他的姘婦。

註：原文神子，是在神社中服務，從事奏樂、祈禱、請神等的未婚女子，意譯應為巫女。

坂上說好說歹好讓「江以」同意了獻身給小熊的事。裝成病人，倒在小熊住宅門前的路上，都是他們經過一番策劃之後的假戲。

這一齣假戲總算表演成功，「江以」獲得了小熊的愛。只要找個機會，由「江以」親自在酒裏下毒便算大功告成了——坂上的算盤打得很如意。

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坂上的計劃居然起了變化。

相處日久，「江以」給小熊樸實的個性所吸引，對他竟萌發生了眞情。

坂上卑鄙的行爲，使她大爲失望，對他的愛早就幻滅了，她看得出小熊是以滿腔的眞情待她，日久自然生情，她就死心塌地要跟他斯守終生了。

因此，當坂上向她透露毒死小熊的計劃，「江以」毫不猶豫地峻拒不從。

秘密已經洩露，而她居然堅不幫一把，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江以」當場就被「坂上」一刀殺死。

小熊就是當夜給暗殺的。

伊豆向小熊撒謊說，「江以」忽然發燒生病，今夜無法部他。「小熊」要去探病，他就說：

「夫人已經服了藥，正在熟睡，醫師交待說不能打擾，只要好好睡一覺，醒來病就好轉，要探病務請稍候。」

伊豆勸他喝酒。這時候，酒內還沒下毒。

等到小熊連喝幾杯，有了醉意，才爲他斟了下毒的酒。

小熊喝下毒酒，立刻吐血，痛苦呻吟。

坂上跟其他五個門徒這才闖入，砍呀刺地直至他斷了氣。

伊豆一五一十地說完後，垂頭無語。兎角轉向田尾說：

「暗殺小熊的眞相總算大白了，我兎角的嫌疑可以澄清了吧。」

「不錯，證據俱在，我會據實向奉行報告，同時澄清你的殺人罪嫌。」

「那，我就告辭了。」兎角離坐起身。

「你要……？」

「找坂上算賬去。」

「要不要幫手？」

「不必了。」

「噢，那……伊豆這傢伙你是打算如何發落？」

「隨你處理好了。」

兎角行個禮後飄然走出了田尾的家。

七

兎角隻身殺進坂上的住宅，是當天夜深人靜的時候。

這是個下雪的晚上。

住宅的大門關得牢牢地。

兎角輕易地翻過土牆，繞到後門，叫醒兩個僕人，命令他們暗中點亮走廊的油燈，再把各通道的門牢實地關好。

「現在，就去喊醒坂上以外的人吧。」

這夜，住在裏面的門徒一共有七個人。

坂上驚醒過來的時候，眼前站的是打哆嗦的一個僕人，還有挺立在那裏的「兎角」。

「啊……」

畢竟是戰場上錘鍊過的人，情知不妙，已經抓了身邊的大刀，一躍而起。

「坂上，我已經把伊豆那傢伙抓進田尾那裏了。」

「什麼？」

「你這個狗娘養的，領死吧！」

絕望就是會使人瘋狂，坂上發出一連串野獸的吼叫，一拔刀就砍向兎角。

兎角躍向空中，頭都碰到天花板了。

坂上那一刀因此撲了空，兎角朝着斜方向跳下，就在跳下的同時，短劍出鞘，砍進坂上的腰際。

「哎呀……」

受創的坂上剛一轉身，剎那間，脖子也挨了兎角銳不可當的一刀，來不及哼一聲，人就身首異處。

聞聲趕過來的門徒，還不知來者是過去的師父，叫嚷成一團，拔刀要衝進來。

「哪兒來的歹人，不要命了？」

「莫讓他溜走！」

「殺死他！」

奔到走廊的兎角，揮着短劍砍倒釜屋跟黑坪，他們這才發覺對方竟然是兎角。

「玉川」、「長瀨」還有另外三個門徒，不由嚇出一身冷汗，一面驚叫，一面拔腿狂跑。

兎角無意追殺這些驚弓之鳥。

「你們也快走吧。」

他命令僕人從速離開。

等到人去屋空了，兎角就放了一把火。

當「神田」高地上的這一座住宅燒成灰燼，兎角已經離開了城邑，頭也不回地往西方奔跑……。

約莫五年內，誰也無從探悉兎角的消息。

這段期間，在「江戶崎」的一羽練武場……。

土子還是守着師父留下的練武場，一面教二十來個門徒學劍，一面農耕渡日。

土子已經討了媳婦。

她是「江戶崎」莊頭的三女，是不動寺的和尚做的媒。

門徒比前少多了，但是土子並不介意，過着逍遙自在的莊稼漢生活。

師父留下來的秘本——給兎角偷走，又經小熊奪回，送到「江戶崎」的秘本，還是好端端地安放在師父那書橱內。

當秘本從小熊那裏送回，土子自然也看到內容。

發現秘本內空無一字，土子就展顏一笑，還點了點頭。

土子展視秘本的時候，立即感覺到師父的聲音從那白紙上冉冉而上。這跟兎角、小熊一見無字秘本就茫然、失望的情形大不相同。師父的那句話，兎角跟小熊應該也聽過的：

「……兎角是兎角，小熊是小熊……而土子是土子啊……。」

正是這一句話。

當時，聽了就不當一回事，並沒把它特別記掛在心上，但是，當他看到無字秘本，立即領會了師父那一句話的用意。師父那句話的用意，就像水給沙土吸進那般，自自然然地沁入土子的心裏。他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這就是說，劍客必須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路子，換句話說，師父那句話的意思是：

「你們應該自創完全屬於自己的獨特劍法。」

對性格、素質各異的門徒，硬要套入我的拿手劍法，這是有違自然的理則。我只是隨着各人的素質、刀法，誘導門徒發揮各自的優點，潛力而已。我只能做循循善誘的工作，絕不做超過這個範疇的事，事實上那也是不可能的——師父那句話的意思不正是這樣嗎？

兎角也好，小熊也好，土子也好，只要順着各人的素質、性格，發揮劍道就好了。這不就跟「兎角是兎角……小熊是小熊……」那句話脈絡相通了？

把無字秘本捲好，再次安放在書橱的時候，土子就下定了決心。

（我就是打心底喜愛平靜、安祥、富於人情味的江戶崎這個小村落，在這兒落根，在這兒耕農，跟我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磨劍道——這種人生不也挺有意義嗎？）

富貴榮華，四方遠播的名聲，對土子來說，實在一無意義。

這並不就是說，土子是了不起的劍客。土子只是不愛榮華和名聲而已。

當土子跟不動寺的「幸全」和尚談起他這種心境，和尚表情肅穆地說：

「噢，純白無字的一卷秘本，這裏面涵染的意義是無限的呀。」

從小熊離開的「江戶崎」後，七年來，土子過的就是這種「素懷澹泊」的生活。

此後，他也不可能改變這種生活方式。事實上，終其一生土子並不做他想，眞的埋骨在「江戶崎」。

他的門徒，個個都成了發揮各自才能的劉客。門徒中最有名的是「棒谷」（後來改姓「水谷」）成爲「橫須賀」藩主——「康高」的家臣，由於劍術拔羣，頗受器重。

八

殺死坂上之後，兎角是怎麼了？這也值得一提。

從那時候算起五年後，兎角忽然出現在「小田原」這個城邑。

統一天下的「豐臣秀吉」已經死亡，代之而起的「德川家康」，名望日隆。時候是慶長四年（一五九九）。

兎角改名換姓稱爲「信田主膳」，在「小田原」開了一家「微塵派」練武場。

在何處、如何修鍊了他的微塵派劍法，兎角從不洩露半句。據說，從全身發散的悍氣跟威嚴，就足以使衆多的門徒望而懾服。

兎角總算也成了自創一派，雄踞一方的大劍了。

關原之戰（一六〇〇）後，天下歸於「德川」。這時候，「福岡」藩主「黑田」，一再遣使到「小田原」，要兎角當他的大將。

兎角拒絕了數次，黑田還是不死心，「兎角」經不起使者的催駕，終以原祿給迎了過去。

兎角的晚年運還算不錯，活到六十八歲才一病不起。臨死的時候，他對親信「曾我」說：

「我就要死了，心裏還只記掛着一件事。」

「什麼事？師父。」

「我就是不懂，不懂呀。」

「不懂什麼呢？師父。」

「嗯，不……是我私人的事。」

說到這裏就沉沉入睡。

艷陽光照射在住宅的院子裏，襯托出春天的氣息。

兎角已近古稀之年，而仍無妻無子女。

昏睡了三天二夜，他才又醒過來。

枕邊只有「曾我」一個人。

時已子夜。

兎角示意「曾我」從壁櫥拿出兩件卷軸。

卷軸上寫着「微塵派秘本」幾個字。

「曾我」不由屏住了氣。

「我把這個傳給您了。」兎角說。

「是！」

從衆多門徒中給選做師父的繼承人，這種榮耀使「曾我」不由睜亮了雙眼。

「練武場就全託給你了，好自爲之呀。」

「是！儘管力量薄弱，願盡所能，師父。」

「好，好，這樣我就放心了。」

說完話，兎角又昏昏入睡。

隔天一早。

昏睡中的兎角，嘴唇微微顫動，像在說什麼。

「師父，您有話要說？」「曾我」把耳朵湊到他嘴邊。

「白紙……白紙……秘本……不懂……。還是……我還是不懂……。」他斷斷續續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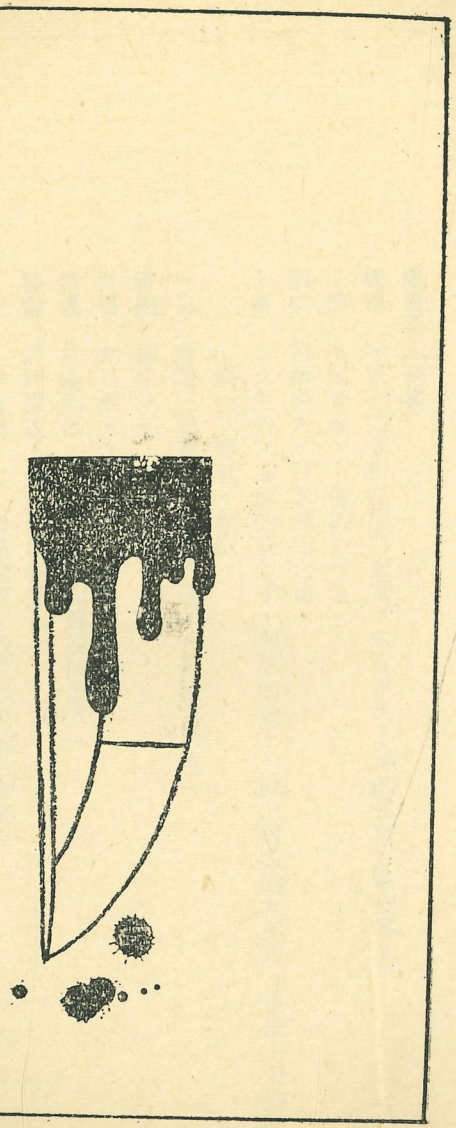
當夜，兎角就魂歸西天。

當「曾我」打開兎角傳給他的兩卷秘本，看到的是——「兎角」親筆的「微塵派劍法秘奧」，裏面總共列出了三十條「秘劍招數」……。

作者簡介：

池波正太郎 生於東京，曾經服務於東京都廳、「雪晴」一書得過讀賣新聞「演劇文化奬」、師承名作家「長谷川伸。」照和三十五年（一九六一）以「錯亂」一書榮獲第四十三次「直木奬」。

《孤獨劍》



重要人物

塚原卜傳 塚原土佐守新左衛門安重，本文主角卜傳的養父，名劍客。

卜部國摩 卜部覺賢，卜傳的生父。國摩眞人，日本劍道之祖。本文主角。卜部的親生子，塚原的養子，史上留名的大劍客，也是一羽的師父，創「卜傳派」劍法。

一羽宗矩 諸岡一羽齋，卜傳的門徒，一羽派掌門人。柳生宗矩，柳生派名劍客。

丸目 丸目藏人，名劍客。

杉邊 札邊刑部，挨卜傳一擊而聾啞的浪人。

移香 愛洲移香，愛洲陰派創始人。

上泉 上泉信綱，日人稱爲劍聖，地位崇高的大劍客。

長門 梶原長門，使用長柄大刀的名劍客。

太田 太田道灌，川越城第一代城主。

上杉 上杉朝興，川越城第二代城主。

一

永正元年（一四六七）春天——發生「應仁之亂」後四十年的某一天。

常陸國鹿島郡「塚原」城主——「塚原」，造訪「鹿島神宮」的奉祀官「卜部」。一坐下來他劈口就說：

「府上不是有兩位公子嗎？送一位做我的養子吧。」

鹿島神宮供奉的是武神，集武將、邊防軍的尊崇於一身，古代武將領兵出戰，必定先來這裏參拜，祈求每戰必勝，凱歌而歸。

鹿島神宮的歷代奉祀官都繼承「一劍派」劍法，劍技無不出衆。第一代奉祀官「國摩」，被公認爲是日本劍道之祖。鹿島神宮的奉祀官，在劍術界的地位因而顯得極其崇高，非一般劍派的掌門人可比。

這正是動亂的時代。

昨天的敵國，今天可能變成自己的領土，而說不定明天又給別人奪去，你爭我奪，紛擾不已。

屬臣也睜亮眼睛不時推敲自家主子的實力，以便隨時跳槽。到處是大浪人、小浪人、大惡棍、小惡棍，大做僭越非分的夢。門第已經大賤其價，重要的是實力跟人品，有遠見的人自然急於覓尋奇才，鞏固自己的地位。

「塚原」之所以造訪「卜部」，向他討個兒子做養子，用意就在這裏。

「常陸國」的「守護」（註）是「佐竹」氏，塚原不過是他的侍從武官，在這種不停

註：守護，是當時掌管兵馬、刑罰的地方官。

殺伐的戰亂時代，佐竹氏的將來也是存亡難卜，爲了未雨綢繆，必須選個拔羣的才俊做他的繼承人，否則殊難子孫接續，屹立於世。

另一個原因是，塚原也是一流劍客，必須有人繼承他自創的「天眞派」劍法的蘊奧。

卜部當場許諾塚原的要求。

「我有兩個兒子，你要哪一個？」緊接着補了一句，「可是，我得先講明『鹿島一劍派』劍法，我可還沒傳授給他們噢。」

「哈哈，那才求之不得哩，既然做了我塚原的兒子，就該崇塚原的劍法呀。」

「那就好，您就選吧，要哪一個兒子，悉聽尊便。」

塚原並沒有當場指名要哪一個，只說：

「抱歉，能不能派您那兩位公子送我一程？」

卜部已經猜出塚原不尋常的用意，不由瞪眼凝視。

塚原在途中，說不定會拔刀，兩個兄弟若能瞭然塚原此舉在試他們的劍術，必定泰然接受，起而迎戰。問題是，兄弟倆如果劍法高明，塚原就心滿意足，收劍息戰，要是相反，發現他們劍法拙劣，塚原諒必就地把他們砍殺了事（註）。

要是兩兄弟給殺死，卜部雖然跟塚原是總角之交，身爲「一劍派」掌門人而有劍術如此奇劣的兒子，他只有引以爲恥，不可能向塚原提出抗議的。

「您是答應了？」

塚原逼他回答，卜部靜靜地點頭。接着叫出兩個兒子，吩咐說：

註：當時的風氣是，劍若出鞘，就可以殺死對方。劍術較高的一方若要刀下留情亦可。

「你們把塚原老爺送到森林盡頭吧。」

三個人就這樣走入樹木參天，黑得咫尺莫辨的林中小徑。

走出大門後，塚原就開始觀察兩個年輕人的一舉一動了。

直到森林盡頭，塚原始終無機拔刀。因爲，那年紀較小的卜傳，從頭到尾絲毫不大意，使他毫無可乘之機。

當走出玄關，卜傳就讓哥哥提燈籠，哥哥只好走在中間，他呢，立刻佔住哥哥左邊的位置，塚原自然而然要走在他哥哥的右邊了。

塚原有信心砍倒那個哥哥，可是，那時候左側的卜傳必定同時揮劍往自己頭上直砍過來，這就毫無勝算可言。

塚原在途中，試了一下兩兄弟的劍術。方法是，故意心起殺機，這時候，隔着哥哥的卜傳，一霎眼間就對他的挑釁有了回應，渾身發散出即將拔刀應戰的悍氣。

每當走到拐角處，卜傳的動作都讓塚原爲之悚然。當走到拐彎處，卜傳總是若無其事地慢走半步。拐彎的時候，塚原算是佔盡地利，卜傳就以慢半步來牽制他。

卜傳的父親在他出門之前，並沒有跟他打過「務必小心」的耳語，他也不一定像父親那樣一下子就猜出了塚原的用意。任何時候，都不該疏忽大意——他的一舉一動，只是表現一個劍客分秒不鬆懈的精神罷了。

卜傳要是以待客之禮待塚原，勢必顧及塚原的安全，也該守兄弟的分寸，那麼燈籠應該由他提，再不就是該走在塚原的左邊。卜傳完全忽視了這些，只把自己置於最有利的位置。

一個劍客的冷酷無情，不難從他的這些舉止看出來。

塚原跟兄弟倆分手後，心裏就有了打算：

「做我養子的，非卜傳莫屬！」

二

事實上，塚原有一個親生子。

身心皆弱的親生子，有等於無，就在卜傳做他的養子後不久，這個兒子就夭折了。有個謠傳是說，或許是塚原暗中把他殺死的。

卜傳融合鹿島一劍派、天眞派兩種劍法，自創另樹一格的「卜傳派」劍法。技術上說來，卜傳派劍法是極其單純的，只卜傳一代就斷絕，人稱爲「孤獨劍」。拔根探源，卜傳的孤獨劍，性質上並不適於別人，無人繼承自是理所當然。

要學得卜傳派劍法的蘊奧，必須先達到非常「形而上學」的境界，達到那種境界的人，才有辦法一探其中堂奧。它的難處就在無法言傳，無法筆錄，便無法將它理論化、體系化。因此，嚴格地說，沒有一個劍客是眞正繼承了卜傳派的精髓。如果硬要舉出學得稍微相仿的，也僅有一個人——「江戶崎」的「一羽」。

如果單從「外形」來論卜傳派劍法，那就單純得三歲小童都可以學會，事實上，它在「外形」上，跟後來分化爲鹿島、天眞派兩種劍法的「一劍派」劍法，並無兩樣。

根據「甲陽軍鑑」的記載：

「所謂一劍派即僅一劍而具三類外形，分爲：單一之位；單一之刀；單一之形。」

刀法僅只三種，而難就難在隨著單純的刀法必須具備的精神境界。

舉個具體的例子來說吧，當高舉木刀，朝大石頭砍下去，若是卜傳，準能把它劈成兩

半。換了別人，只會震得雙手發麻，木刀都掉了。

要是問卜傳「怎樣才能把石頭劈開？」，他只能回答：

「心裏還存著那種疑問，表示精神還沒達到該有的境界，那就絕對劈不了石頭。」

千錘百鍊之後到達那種劈得開石頭的精神境界——這就是卜傳派劍法的極致。即使學會那「外形」，或者鍛鍊到同樣的精神，也不一定能夠一窺斷石的劍法。就算每刀都能把石頭劈爲兩截，他在那一瞬間所達到的精神境界，恐怕跟卜傳派劍法所標榜的已經大異其趣。換句話說，學卜傳派劍法，在精神境界上最容易荒腔走板。

當然，卜傳並非年紀輕輕就窮其秘奧，練就了這個劍法。

做了塚原家的養子後，他日夜不歇地鍛鍊劍術。

他善於射箭，精於長矛術。

練弓箭的時候，他總是以岩石做靶。朝岩面一箭射去，箭頭就深深射入岩心，功力之高，非親眼目睹實在難以置信。

練長矛，練刀劍，也無不以岩石做對象。

運氣吶喊的工夫是不用說了，勁道之强，著實驚人。這跟卜傳的强壯魁岸，力大如牛大有關係。

當時的劍客，練就力氣的方法，無不以劈柴爲主。經常劈柴，不但可以使握力增强，手腕也會變得强韌無比。砍殺對方，刀劍使得快、鈍與否，完全取決於握力跟腕力。何況，到了戰場，哪有時間讓你考慮運用哪一種劍術？只有鼓勁劈砍或是刺殺那才管用。近代的拳擊術，致勝之道也是取決於狠狠的一拳，他們也全靠握力跟腕力。

不時鍛鍊握緊某物的方法，可以刺激末梢神經跟毛細血管，使人長壽不老。卜傳能夠

活到八十二歲而仍精神矍鑠，名劍客「宗矩」、「丸目」都活到八、九十歲，理由就在這裏。又如，行、坐、臥的時候，掌中常握著幾顆「果核」，就不至於中風癱瘓，道理是一樣的。

看到卜傳練功夫只以岩石做對象，一天，養父就告誡說：

「岩石是死東西，練箭怎不瞄準飛鳥？練長矛怎不去刺溪谷中的魚？」

「可是，父親，還有比岸石更堅硬的東西嗎？」

「硬是够硬了，但它是靜止不動的呀。」

卜傳微笑著說：

「父親，我是把岩石的堅硬當做人心的堅定不移。眞正的强敵，可不像鳥或魚，一見人就害怕、逃跑，他就像岩石一般穩在那裏絲毫不動，不是嗎？」

「噢……說得也是。」

塚原雖然點頭稱許，但是心中還是無法釋然。

他立即換了個話題：

「怎麼樣？該討個媳婦了吧？」

卜傳久久不答腔。

事關女性，他可不曾認眞想過。但是，既非木石，衝動性的慾望難免偶而發作。這種衝動一發作，就令人覺得躁躁灼灼，「沛然莫之能禦」。可是，當他搭箭拉弓，一箭射入岩心，剎那間他就撥雲見日似地渾身感到爽朗，那種躁灼感也頓告無踪。

每次，他都藉這種「神清氣爽的孤獨感」，使偶發的衝動一掃而光。

「我不想討媳婦。」

卜傳低聲回答。

長大成人的卜傳，外表堂堂，他那壓低嗓子回話的神情，塚原還誤以爲是青年人特有的害臊哩。

「劍客缺不得女性啾，發兇的『獅子』，需要女性的溫柔，胸襟才會更廣濶呀。」

卜傳聽不出養父話裏的意思，不禁盯盯地注視他。塚原露齒一笑，從此絕口不提他的婚事。

三

當時的土豪，總是不斷擴建、加强宅第，使宅具備城堡的局面。塚原當然也不例外。宅第的某個角落，爲了築一處堡壘，堆積了好多石材，也請來一羣石匠。

這一天，卜傳正在監督工程。他不經意地發現石匠劈石的有趣動作，不由得佇立在那裏，凝神注視。

環抱有餘的巨石，不便砌合的稜角和凹凸之處，必須劈成小塊，或是創成各種形狀。而從事這個工作的石匠，做來手脚伶俐，毫不費力。他們手拿槌子，或削、或截、或鑿，忙著替那些石頭整形。

瞧他們輕輕鬆鬆或截、或鑿、或削的動作，跟卜傳劈石的時候必須萬念俱無，使出渾身之力的方式，大不相同。

那些石匠，手拿著槌子，跟身旁的搬運工人談天，再不就是快活地哼唱流行中的俚歌，那麼悠悠自在，突然在石材上輕輕敲一下、點一下就達到「整形」的目的，做得那麼快捷、順手，好似一點不費力。

卜傳邁著大步走向其中的一個石匠：

「喂，你……」

「啊，少爺，您是叫我？」

「嗯，你給我劈這個石頭看看。」

卜傳指了旁邊一塊特別大的石頭。

石匠就是摸不透卜傳的用意，不免一顆心七上八下地，但還是站到他指定的石頭前，先是伸手摸了摸石頭的各面，然後好像找出下手的地方了，將那一面轉到眼前，握準了槌子就敲下去。那麼一大塊石頭，果然應聲斷爲兩截。

「哦？」

這就怪囉？卜傳不禁扼腕沉思。

「你練過劍術？」

「才不呢，少爺。」

「可是，你剛才不是輕輕鬆鬆敲開了這塊大石？」

「只要是石匠誰都會的，少爺。您要是稍微模通石材的性質，也輕易做得到。」

石匠的意思是說，這種技巧一點也不稀奇。

卜傳還是疑惑難解。

「有這一回事？好吧，把槌子借給我。」

他借了槌子，找出身邊一塊他認爲適合試驗的石頭，唉地一聲敲下去。火花直冒，石屑四散，可是，石頭還是穩在那裏。卜傳不信邪，又把槌子舉過頭頂，想再試一次。石匠見了慌忙制止。

「少爺，光是憑力氣亂敲是不管用的……比方說吧，這塊石頭是——噢，是這裏，您就往這裏敲吧，適度地用力就好了……」

石匠把本來是側面的地方，擺到正面，向他指了指一個地方。卜傳照他指定的地方一敲，不覺一驚。剛才以無比的彈力震得手都發麻的那塊石頭，居然叭地一聲裂開了。

「這……這是什麼道理呀？」

「任何石頭都有石紋，也可以稱爲石點、石眼什麼的，只要朝那些關鍵性的紋路敲下去就能將它敲裂，而裂開的石頭，又有它關鍵性的紋路，這樣一直敲那些關鍵性紋點，就可以把石頭整形，成爲我們需要的大小跟形狀了，少爺。」

「我不懂，怎麼找得到石頭的關鍵性紋點？」

「那還不簡單，試幾次就熟了。」

這一席話，使卜傳沉思再三。石匠指出石頭有紋路，斷石要先找出關鍵性紋點，還證實了確有其事，他由此想到，過去的自己，只知憑恃過人的氣力鍛鍊斷石的招法，實在是愚蠢至極。

「關鍵性紋點？嗯……。」

不消多久，他就恍然有所悟了。

卜傳經這一次的豁然領悟後，對「一劍派」所闡述的旨意，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貫注精神的原則該在尋得一個「點」，看穿敵人關鍵性的「點」，一刀致他於死命——「卜傳派」劍法的秘訣就是這麼來的。

四

根據劍史上的紀錄，卜傳在八十年生涯裏，假劍（木刀、木矛）、眞刀在內，總共比武百餘次，出征三十七次。但是，有關參戰的立功詳情，比武獲勝的軼事，却沒有一鱗半爪的紀錄。

說書先生百講不厭的「徒手致勝派」（註）的故事，完全是後人杜撰的。

臨場比武也好，出征作戰也好，卜傳並沒有一般武士那樣表現得有聲有色。

他的劍法講究瞬間致勝，在場觀賞他比武的人，由於用劍快速凌厲，往往看不出他是怎麼致勝的。

在戰場，他從不想討功，砍掉敵方大將的首級後，也是丟下不管，幸運的人揀到了就拿去報功。

這就是說，他的日常生活是靜如黑影，一旦面對敵人，動起來却快如疾風——要將那些實況留諸筆端，幾乎不可能。

劍史上說，卜傳有過百餘次的比劍，事實上，很可能多至二百次左右。

此話怎說？

他的養父塚原，不單是「常陸」的土豪，也是「天眞派」劍法的創始者，所以，聞名而來的各地浪人，總是絡繹不絕。這些人，對自己的劍術都相當有信心，其中也不乏才俊。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受塚原賞識，倘若一切順利，或可成爲塚原的侍從武官，

註：這個故事是：一次卜傳周遊諸國，坐渡船過河，船中有一鬧事的無賴劍客，卜傳上前斜正，他就纏住卜傳不放，聲言要跟他比劍，決勝負。船適巧駛近一孤島，卜傳就請他到島上比劍。無賴劍客率先跳到島上，卜傳反身拆住撐船竿，把船撐走，留下無賴劍客在島上跺地怒喊，卜傳丟給他一句：「本人這一招叫徒手致勝派劍法。」這則故事深入民間，流傳不息。

再不就是經他推介，以便在守護「佐竹氏」那裏獲得一官半職。

「奧州國」的「伊達」氏跟「常陸國」的「佐竹」氏，在當時刀兵紛擾的日本，算是遠離天下紛擾的局面而超然屹立的兩大「守護」。爲了求得後半生的日子安穩無波，找就要找不容易喪失地位的實力者做靠山，這是人之常情。

當這些有所企圖的人來訪，塚原總是命令卜傳以劍試驗他們的實力。父命難違，且不管卜傳願不願意，他得把這些人打得匍伏在地。

來訪的浪人，少有劍術拙劣的，他們至少都參加過數次大、小戰爭，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豪勇之士。這正是劍史上所說的：

「戰場無需劍術，泰平之世，之所以以木劍鍛鍊刀法，乃無可砍斬之人，以此修習『砍斬之形』而已。臨戰，卽以所習砍斬之形，見機運用，以至於日漸熟練退敵致勝之劍法。」

這些人都是積這種經歷的粗漢。他們所謂的劍術，正是劍史上說的：

「戰場揚名之士，劍術無一有所師承，卽無所謂劍法。長矛、大刀無不視如木棍，見敵則憑其膽勇、氣力，掄揮，砍劈，使其仆地不起。」

跟這些歷經戰場的粗漢相比，卜傳是太缺少實際作戰的經驗了，但是，他久經鍛鍊，劍術水準遠超這些歷經戰場，勇猛强悍的豪傑。以劍比劍，這些浪人都不是卜傳的對手。

把來訪者請入庭前，相對站定說一聲：

「請出招！」

這時候，卜傳的慧眼早就把對方的「關鍵點」看穿了，這一來對方已經形同等著給劈

裂的石頭，這塊石頭到底有多硬，他早就一清二楚了。

「唉！」

吆喝的總是卜傳，對方就在他吆喝一聲之後，就像樹木的傾倒，一眨眼間撲臥於地。照一般比武的規則，木刀要停在跟對方眉間很近的地方——日本劍術上稱爲「盡頭」，以此定勝負。可是，塚原從不到場裁判，冷酷無情的卜傳，就毫不客氣地劈得對方不是手脚殘廢，就是一命嗚呼。

出了幾十個犧牲者之後，有一次，一個浪人就在挨了卜傳一擊後，變得耳聾喉啞，命倒是保全了。

他是「北畠」的原家臣——「杉邊」。

挨了卜傳一擊後，他就昏倒，不一會才醒過來，這時候，杉邊才發覺自己喪失了聽覺，同時患了失語症。

比劍之後，卜傳就頭也不回地進了自己的房間，才懶得搭理他是怎麼了。家臣跑來告訴他，他才知道有這回事。

「變成白痴了？」他問。

「不，腦筋還是靈光得很，就是無法說話了。他跟我筆談，說還會找少爺較量個高低，留下這個紙條，他就走了。」

挨了一擊變成不能言語，居然有這等奇事？卜傳想了一下，根本就不把他放在心裏。

他的腦裏雖然閃過一個問題——變成聾啞的人必然怒憤交加，復仇之心必然熾烈無比……但只一會就把它從腦裏揮走。

杉邊離開常陸國後，不知經過怎樣的路線，習得「愛洲陰派」劍法的秘奧，四年後，

又出現在卜傳面前。

卜傳首次發覺世上居然有勝過他的劍法，不由慄然。

愛洲陰派的劍法根據「劍派集傳」一書的解釋，是這樣的：

「愛洲陰派創始者爲奧州國人，名曰移香。足利治下之人也。自幼酷好劍矛之術，廣遊諸國，遠渡九州，閉居於鵜屋之山窟，齋戒祈禱，求諸神降靈賦予劍術奧秘。夢中果現神猿，示以密訣，由此大悟，自名愛洲陰派，擇徒至嚴，非大才絕不輕授。乃劍術中興之祖也。」

那名震四方，人稱劍聖的「上泉」就是繼承「愛洲陰」派的大劍客。

上泉學這一派的劍法，是學自移香的長子——「惟修」。跟卜傳再次比劍的杉邊，也同樣從「惟修」學了「愛洲陰」派的劍法。

老實說，「愛洲陰」派的劍法比「卜傳」派複雜多變。樸直硬逼型的卜傳派劍法，一刀劈下就勝算已定，愛洲陰派的劍法却具備「懸、待、表、裏」四種形式，簡單地說，它比卜傳派富於進退的策略。

若拿現代的拳擊術來做個比方，是這樣的：

初期的拳擊，憑恃的只是拳力，才不講究什麼一拳致勝的技巧，誰的拳頭沉重有力，誰就獲勝。後來發明了拳擊的步法（footwork），又加上 jab「猛碰」、weaving（閃攻）等等技巧，那些徒有拳力的拳擊手就給整得暈頭轉向，疲累不堪，最後就給拳力不如他的人 knockout（擊昏）了。

想想，當樸直單純的卜傳派劍法，面對著複雜多變的愛洲陰派劍法，會產生怎樣的情況？

就算卜傳派的人鍛鍊到精神可以昇華到驚人的境地，勝敗既然只決定在一刀劈下那一瞬間，假若那一刀給躲開，要重新站定可就大有問題。說不定敵方絲毫不給喘息的機會，趁虛砍過來了。兩者相比，如果雙方的實力不分軒輊，較富應變技巧的愛洲陰派，當然要略上風。

話歸正傳——

當杉邊又出現在卜傳面前，說眞的，卜傳連他的姓名都忘淨了。

行禮如儀後，卜傳又請杉邊到庭前。

「來吧！」

舉起木刀，剛把姿勢擺出來，卜傳就愣然一驚。他發覺對方的劍發散出一種誘人入迷，秘艷無比的妖氣。他感到，四年前挨了一擊而變成聾啞的人，他那熾烈的仇意，化成莫能抵禦的劍氣，直逼而來。

卜傳但覺自己的身心給莫可名狀的一種力量硬拉得快失去平衡，不覺喊了一聲：

「好厲害的劍法！」

人却及時跳著退後一步，表示甘拜下風。

杉邊見狀，也只好由他，失去了一刀砍過去的機會，卜傳因而暫時擺脫了危機。沒想到，滿臉冒汗的杉邊，並不放過他，以手示意「再來一次」，卜傳憶起他適才施展的驚人劍法，不由悚然。

就在這一瞬間，卜傳悟到：

「不圖致勝，唯圖不敗」的劍理。

他同意了杉邊的要求，裝著要到屋簷下的廊子換一支木刀。

杉邊不疑有他，鬆弛無力地搭拉著木刀站在原地。

就在這一剎那——。

卜傳如羚羊般迅捷地奔過去襲擊杉邊。

「哇……啊！……」

從又聾又啞的杉邊口中迸出了怪異的慘叫聲，他慌不擇路地砍過來的木刀，在空中劃了個空。

五

身爲劍客，且不管比劍之前、之後，就是絲毫不能疏忽大意。

何況，杉邊是抱著强烈的仇意向卜傳挑戰的。即使卜傳認輸，穩操勝算的杉邊，應該毫不姑息地再攻擊，直至致他於死地。卜傳背著他走向廊子的舉動，給杉邊可乘之機，但是杉邊計不至此，白白放過，眞是大大的失策。

愛洲陰派拔尖的劍法，杉邊算是窮其奧義了，論劍技他是打敗卜傳而有餘，爲了一時粗心大意，又嚐到敗績。

怪就怪在杉邊又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恢復了聽力，也能說話了。

而令他啼笑皆非的是，一旦從聾啞的世界獲得解脫，他費了四年心血錘鍊的劍法，居然喪失殆盡。這就是說，杉邊在不言、不聽的沉靜境界，才具備了窮究劍法奧義所不可缺的「精神的統一」。

專注的心一失，原是凌厲無比的劍法，居然成爲毫無用處的揮棒遊戲。

這次遭遇，使卜傳大開眼界，人也顯得更成熟了。從杉邊的劍技，他領悟到「異派劍法不能藐視」的事實。

數天後，他跟養父也沒打個招呼就束裝出門。

他決意走遍各國，以廣見聞，第一個目標是找「惟修」——當時愛洲陰派的掌門人。終其一生，在他的意識裏，愛洲陰派始終是他最大的敵人。

可是，當他束裝就道，却又改了主意，決定避免跟愛洲陰派迎頭碰上。要做到「不圖致勝，唯圖不敗」，原則上必須盡其可能不跟强敵撞上，這才是上上之策。

在晚年時期，卜傳凡事謹愼，謹愼到見馬在前，總是繞彎而過。束裝就道後忽改主意，並非膽怯畏縮，而是來自老練劍客的細心。

當心中偶起困惑，他就拿自己的思想、劍理試做解釋，不免迷疑再三，這，也算是一種精神訓練。

「習藝之心被劍技所囿，劍技必也被心所困。」

他留下來的武道歌訣，巧妙地道出了他這一段闖鍊期間的心境。卜傳這位帶着隱士意味的達觀者，他的人生就是一連串的迷執。迷執可以斬斷也罷了，要是耦絲不斷，迷執就加深——不斷重覆這種過程，使他終成大器。

雖然決意跟愛洲陰派避不碰頭，但總覺得可以跟其他劍派一試苗頭。在他的出生地常陸國，除了鹿島劍派，這有「小田」派等等的流派。

謙倉也有頗負聲望的「中條」派，而附近的「下野」，也有傳授「寶山」派劍術的劍客。

只要卜傳有意比劍；光是鄰近各國就有不少流派可以供他觀摩。可是，到頭來，他打消了觀摩其他劍派的念頭。

以一個劍客而做避免比劍的旅行，看似乾耗時光，沒什麼價值可言，事實並不如此。旅途上看到的風雨霜雪，大自然宏偉多姿的奇麗變化，使他胸襟開濶，人也更趨圓熟。這種收穫，不能不說相當宏大。

他無意比劍，但是，別人可不放過他。旅途上就出現過好幾個擋路的劍客。下面提到的兩件事，給卜傳的人生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力。

第一件事是——。

到了「川越」，他給逼得無法不跟長柄大刀的名手——「長門」較量個高低。

「川越」第一代城主「太田」，在這裏建築了一座宏偉的城堡。除了中心部份，還具有外廓——一共三層的圍牆，三層圍牆外還有三層更大的圍牆，構造的嚴密，在附近少有其比。從動工到完工足足費了約莫十年。後來由於兵亂，給「上杉」攻佔了。

卜傳第一次來到川越，城主就是這位「上杉」。他的官位不但高於常陸國守護佐竹氏，跟佐竹氏又有盟國之約。而卜傳算是佐竹氏麾下的幹將，這些關係使他不能過門不入，從威勢已經日見衰退的「上杉」來說，對麾下大土豪的繼承人，在招待上也不敢太簡慢。

這一天，上杉正式召見卜傳。

就在那一天，他安排了一場比賽——讓卜傳跟「長門」在他面前比劍。

上杉的屬臣養了不少名劍客，他們的劍法，上杉當然見過，但是，卜傳的劍法比這些人高或低，他可是想像不出來。當然，聲名遠播的塚原他選出的養子，不用說，劍法必定超羣，就爲了這，他更渴望親眼看到卜傳一展身手。

事有湊巧，當時有個長柄大刀的名手——「長門」，也到了川越，憑他的大刀術想在

川越求個職位，上杉就想，讓他跟卜傳一比高低再做決定。

當上杉提出這件事，卜傳先是再三謙辭，可是，上杉硬是不放過，他只好答應。

比賽在城堡中心的院子舉行。時間是上午十一點。

長門的武器當然是長柄刀，卜傳是長劍。照一般劍客的想法，以長劍對付長柄刀，容易居於下風。這時候，卜傳還是擺出看家本領——不圖致勝，唯圖不敗那一招。

他以對方的長柄刀做中心，測出最適當的「間隔」。

劍術上說的「間隔」，有它的另一套解釋。

譬如說，「一擧刀、一投足的間隔」，意思是說，當擺出把刀尖對準對方眼睛的姿勢，彼此的刀鋒在一、二寸處交叉，這種位置的關係叫做「一擧刀、一投足的間隔」。

更具體地說，這種「間隔」總是拿對方的身高來測定的，站定了這種位置後，踏前一步可以跟對方激烈衝撞，退一步對方就無法觸到自己。也就是進可攻，退可守，十拿九穩得很。要是始終掌握住這種「間隔」，即使鬪個數小時，絕不至於落敗。這種十拿九穩的「間隔」，當然是隨兩方的距離跟身高、刀劍的長短而不同。

拿卜傳跟長門這一場龍虎鬪來說，所用的武器是長柄大刀跟長劍，測定「間隔」就顯得複雜困難。卜傳當時是無視長門的身材，只以長柄大刀做中心，測定了這種「間隔」。

卜傳擺出這個姿勢後，由長門看來，就顯得離他很遠。觀賞比賽的人也覺得，卜傳好像給長門的氣勢壓倒了似地。

長門精神抖擻，掄起長柄刀，颼地一聲劈砍過來，人也同時躍前一步，更顯得勇猛無比。

可是，卜傳測定好的「間隔」，一如上述，長柄刀再長就是無法傷他一髮一毛。長門撲了個空，因爲用力太猛，身體稍微傾前，姿勢未能保持平衡，他來不及站穩，一直屹立如山的卜傳，這時候發出驚人的吆喝聲，趁勢一刀砍下去。

長門倒了個栽葱，跌得四脚朝天。當他旋轉着倒地，刀尖閃出耀眼的亮光，參觀者都以爲長門挨了狠狠一刀。

事實上，那是長柄刀的刀身從護手相接處整個給劈斷，刀身躍向空中而發出的閃光。手裏只剩下刀柄的長門，由於挨了勁道十足的一刀，撐不住自己才倒了個栽葱。

卜傳自始至終只以長柄刀做攻擊的目標，結果是一如他的預定，長門的長柄刀就給劈斷了。

朝着上杉的坐位行個禮後，卜傳就轉身離開比賽場所。目送他遠去後，參觀者這才如夢初醒，清楚地看出勝負屬誰。

他們的視線從卜傳的背影回到比賽的場所，發現長門握着一尺長的刀柄，呆然瞠目地正要爬起來。一敗塗地而還茫然不解的長門，顯得痴獃萬分，在場的人不由哄然大笑——對長門來說，這眞是比死還要痛苦的一種屈辱。

誰都認爲卜傳是故意劍下留情，饒他一命。長柄刀功夫堪稱天下第一的長門，居然輸得那麼醜態畢現，着實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事後有人向卜傳提起「劍下留情」的事，卜傳滿臉不悅地說：

「不，不，我使出渾身解數，才勉强做到那樣地步，哪裏是劍下留情？」

他的解釋，誰也不信，大夥都認爲他爲人太謙虛。

這一場比賽，使卜傳的名聲傳得遠近皆知。

六

離開川越後，他到了「江戶崎」，認識了「一羽」，他很欣賞一羽爲人樸實，因此，在他的住宅逗留了一段時候。

一羽晚年罹患痲瘋病，終生不遇，埋骨鄉間。在卜傳逗留的時間裏，卜傳授他「天眞派」、「一劍派」的奧義，使他的名聲愈爲高漲。一羽的本事有多大，劍史上幾乎隻字未錄。他的生涯酷似師父卜傳，自始至終，抱定主意，竭力避免血腥的決鬪。

某一夜，一羽正在沉思，卜傳問他想什麼事，一羽就自嘲地說：

「有人向我挑戰……我就是不曉得該怎麼辦。」

「哪一派的人？」

「據說從『上泉』學了『愛洲陰派』的劍法，自己又練就一套新招。」

卜傳一聽是愛洲陰派，眉宇間徒然浮現凶橫之色，但是，立即若無其事地問：

「新招？使的是什麼刀法呀？」

「擺的是擧刀在左邊的姿勢，專砍對方的右手，那是他最拿手的絕技。」

「專砍對方的右手？」

「是的。」

卜傳馬上想到那是變化「間隔」的劍法，說明給一羽聽恐怕也聽不出所以然來。

「別理他。」

卜傳笑着告訴一羽。

對方却不死心，一再地要向一羽挑戰。經不起再三的挑釁，一羽只得再跟卜傳打打商

量。

「你就回他說，比劍的時候專砍對方的一隻手，刀法太卑劣，無法奉陪。」

卜傳如此授計。

一羽照他的話傳給對方，不料立刻傳過來咄咄逼人的口信：

「對本人的刀法請莫亂下評語，此事跟比賽無關。只問答不答應比賽，若閣下不答應，本人只好認爲閣下害怕本人最拿手的絕技，而拒絕挑戰，當即宣佈本人得勝，如何？」

卜傳叫一羽拿前一次的回話再次傳達給對方。

對方並不死心，又傳過來同樣的話。

就這樣你來我去重覆了同樣的問與答，前後足足有十來次。

「够了，你就接受挑戰吧。」

卜傳笑着允許一羽跟對方比劍。這就是說，卜傳對要妖劍——專砍對方一隻手的妖劍——的劍客，使用了心理策略。

「切記你要一直跟他面對面站着。」

卜傳覺得，只交待一羽這句話就够了。

以打棒球做例子來說，就等於投過來的球任它怎麼彎曲，只要眼尖地把姿勢移到球的正對面，便可以安然把球接住一樣。這個道理，說穿了實在簡單。

一場決鬪，就在「小野」河畔，於冷風刺骨，晨霧初散的時候掀開。

對方像是過浮浪生活的大浪人，並沒有帶什麼見證人，一羽也是隻身前來。

卜傳雖然不去觀看，早就料定鹿死誰手。

對手披頭散髮地迎風走過來，旁若無人地笑了一下。一副倨傲獨尊的神情，顯露無遺。顯然，他錯以爲一羽極端害怕他要的拿手妖劍。卜傳的心理戰略，果然煽得他傲慢、自滿的心達到了極點。

一羽可是靜如河邊的蘆葦。

說是決鬪，這一場決鬪結束得未免太短促。

大浪人逼近自以爲有利的距離，然後，以擧刀在左的姿勢，踏地一跳，眼見就要出招砍向右手了，就在那一瞬間，一直沉靜不動的一羽，隨着一聲猛獸怒吼似的吆喝，照定前額一刀砍下去。

一霎眼間，一羽已經退一步閃向右邊，擺出刀收在腋下的姿勢，雙眼可是釘住對方不放。

從大浪人的前額、鼻樑直到下顎，冒出一條直直的血絲，不一會裂縫張開如石榴，血咕嘟咕嘟流了出來，上半身猛然一陣抽縮，脚步打晃，就那樣撲通一聲橫倒在地。

利刀制伏妖劍的一羽，必定是得到卜傳親授的刀法秘奧——世人如此盛傳這一場決鬪。這也難怪，這次比劍與其說是一羽的決鬪，不如說是卜傳的決鬪來得貼切。嚴格的說，卜傳並沒有傳給一羽什麼取勝妖劍的秘訣。

劍術界得自這一場決鬪的印象是：

「門徒的一羽都那麼厲害，卜傳的本事可不是莫測高深了？」

這一件事，十足地決定了卜傳的聲價。

卜傳的劍法，在這個時期，若論技術已經達到渾然大成的境界。可是，他從來無意爲自己的劍法起個名稱。當時的一流劍客，習慣上並不爲個人的劍法起名，而是隨世人

任意稱呼。

「本派是……」卜傳稱呼自己的劍派總是這麼稱法，起初，人人是給它起了「新本派」的名稱，當世人改稱他的劍法爲「卜傳派」，他已經是名氣之大「如雷貫耳」的大劍客了。

七

卜傳周遊各國的旅行，費時七年。

就在第七年快結束的時候，他到了「下館」，投宿在一家客棧。

當時的下館，也建有城堡，是一座很熱鬧的城邑。

當他進了一家中下級的客棧——「相模屋」，一對男女也緊跟着進來投宿。

男的是貌極凶險的武士，約莫四十五、六歲，從那打扮一看就知道是流浪各地，無官無職的浪人之類。女的還很年輕，雖然有點兒憔悴，氣質天生，風度美好，從她的舉止看，必是來自好家庭，至少是個從不下厨、不幹洗刷工作的大小姐出身。

卜傳不由向他們瞥了一眼。素來對男女關係毫無興趣，當然也分辨不出他們到底是怎樣的關係，但覺這樣的一對，就是有點兒不相稱。他們絕不是夫妻，彼此的舉動就沒有夫妻該有的那種親暱。

不但如此，年輕女人的臉上，還罩了一層無可名狀的苦惱。

不過是旅途上偶然相遇的女人，可是，卜傳進了客棧的房間，寬衣歇息後，一直無法從腦裏揮去她的影子。之所以如此，全是來自劍客敏銳的直覺。

他揣摩了一會，發覺女人表情黯然是因爲心中包藏了殺機的緣故。

「這一夜不會太平靜……或許，她會殺死她那個男伴啊……。」

這不是預感，而是確信如此。

卜傳就此打住自己想像的翅翼，無意再追究女人起殺機的原因。

可是——。

當他要到厠所，在走廊跟她擦身而過，却發現她打扮得嬌媚如一朵花，跟適才的黯然無神，成爲强烈的對比，卜傳不免興起猜想落空那種落寞的感受，正因爲如此，他的不安感與時俱增。

這件事居然使他輾轉不能入睡，爲透透氣，他又到不必去的厠所。他特別注意到那一對男女住夜的房間。

所有的房間幾乎都熄燈無聲，只有他們那一間，還是亮如白晝，他聽到那個浪人武士喝醉了酒舌頭不聽使喚的聲音，還有那個女人悄然應答的聲音。

情況變得跟卜傳傳想像的愈來愈走樣了，可是，他心裏還是拘泥在她黯然的神色裏包藏的殺機，始終否定不了自己的判斷。

不出半刻鐘，卜傳的直覺終於成爲事實。

尖銳的響聲、震人雙耳的怒號，跟碰撞的鈍重聲、高亢的慘叫、紙門匡郎一聲傾塌的震響——這些聲音，交織在一起，一下劃破了深夜的寂靜。

卜傳霍然躍起，在一團嘈雜聲中他清清楚楚地聽出男人奄奄一息的沉吟聲。

果不出所料，事情就發生在那一對男女居住的房間。

整個客棧立刻起了騷動。卜傳從人頭鑽動的縫隙看進室內。

事情演變得比卜傳想像的更複雜。

那個浪人果眞斃了命，年輕的女人呢，正伏在他身邊慟哭。

一命已絕的浪人，慟哭的女人，都近乎赤裸，一夜纏綿的痕跡，還留在濺血處處的室內，令人慘目不忍睹。

一個弱不禁風的年輕武士，抓了血刀站在室內一個角落，激奮和恐懼使他呆立如木。

浪人是行歡中給突然闖進的年輕武士殺死的。

突出的眼珠，從張開的嘴淌下來的口水，抓住褥角的一隻手——脖頸子、肩膀、脊背各有好幾處傷口，都給不熟練的刀法砍得血淋淋地。女人盡裸的的大腿肚上，黏滿了浪人身上濺出來的鮮血。

這是一幅無恥、醜惡、不堪入目的鏡頭。

卜傳掉頭回到房間。他認定這是爭風吃醋之類的畸戀事件。

可是，隔天早晨，他無意中聽到慘劇的眞相，事實跟想像離譜太甚，使他不由茫然。

那位年輕女人，是抓血刀呆立的武士之妻。浪人呢，是年輕武士的殺父仇人。

年輕夫妻照當時的習俗，非報這個仇不可。可是，雙方的劍術太懸殊，年輕武士只好選擇旁門左道。他犧牲了妻子的貞潔，總算報了父仇。

卜傳聽到眞相不覺黯然慨嘆。他想到的並不是年輕武士以妻子的色相報父仇的手段，而是夫命難違扮演了報仇工具的女人心——那個女人接受殘酷的命令後，執行殘酷的命令那時候的心情。

卜傳從樓上的窗口，望着逃避什麼災難似地急匆匆離開客棧的夫婦——尤其是離丈夫慢一步，垂首跟行的年輕女人白生生的脖頸，不禁替她擔心——她怎麼挨過此後漫長的日子？

沒接觸過女人的卜傳，當然無由瞭解她的心情。由於丈夫劍術拙劣，報仇無望，犧牲自己任仇人蹂躪她的肉體——當時的感受，事後的感受，在在超乎卜傳的想像之外。不，只有一點是他也可以想像到的，那就是，年輕女人或許將被那個年輕武士——她的丈夫遺棄。

說不定她早就覺悟到，當父仇已報，或許就是她被遺棄之時，冒這種危險，而仍然以色相協助劍術拙劣的丈夫——卜傳就是想不透這種女人心。

卜傳終生不娶，也不近女色，跟這一件事很有關係。女人不足以信賴——形成這種無可搖撼的女性觀，客棧慘案可說是決定性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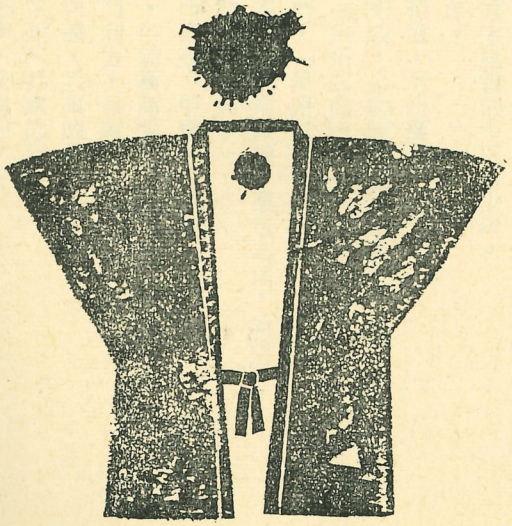
卜傳目送着在路上逐漸遠去的夫婦，不禁自言自語說：

——我唯一值得信賴的，除了劍，別無其他。

作者簡介：

柴田錬三郎　生於日本岡山縣，本名「齋藤錬三郎」、慶應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二）以「耶蘇後裔」一書獲得第二十六次「直木獎」。他寫的劍客小說數量頗多，是個多產作家。

《龍虎鬪》



●重要人物●

宮本 卽宮本武藏，一代大劍客。

金助 金之助，向宮本挑戰的十四歲少年。

大導 大導寺新十郎。

義直 尾張大納言義直，尾州藩王。

光政 鈴木綱四郎光政，金助成人後的姓名，「尾州三虎之一」。

嚴包 柳生嚴包，「尾州三虎」之一。

若林 若林勝右衞門，「尾州三虎」之一。

兵庫 柳生兵庫，尾州藩劍術教練。嚴包之父，名劍客。

田邊 田邊八左衞門，矛術高手。

梶原 梶原源左衞門直景，甲冑術高手。

石堂 石堂竹林坊，弓箭術高手。

利方 柳生茂左衞門利方，兵庫的二男。

宗嚴 柳生石舟齋宗嚴，兵庫的祖父。

宗矩 柳生但馬守宗矩，兵庫的叔父。

廣幡 廣幡大納言忠幸，義直的女婿。

竹腰 竹腰山城守，義直的家老，家老是家臣之長。

守網 渡邊守綱，尾州藩首席家老。

高田 高因三之蒸，共庫的副教練。

重春 鈴木長兵衞重春，光政之父。

一

當大劍客「宮本武藏」扛着「爲鍛鍊劍術而遍訪各藩名手」的招牌，來到「尾州」藩王居城所在地的「尾張」（今之「名古屋」市），不少人認爲良機難逢，相繼向他挑戰。

其中有一個很特殊的人，他是頭髮還束成總角的少年，年紀才十四歲，名字叫做「金助」。

宮本到尾張是抱着很大的野心而來。他有意在這裏謀個官位，以便大展鴻圖，因此，對挑戰的武士，總是應付得恰到好處，還懇切地指導他們的劍法。與其說比劍，不如說把對方全當做自己的門徒那樣，「手下留情」。

只有對這個十四歲的少年，他却毫不掉以輕心。

在尾張逗留的期間，他跟該藩的家臣「大導」過從甚密，不時造訪他的住宅。

大導官拜「奉行」（江戶時代幕府之下分擔某一部門政務的長官——譯註）俸祿五百石，對武藝的造詣很深，尤其善使「無邊派」長矛術。尾州藩的屬臣有人要跟宮本比劍，都透過他來安排，比劍的場所大部份都在他家的庭前舉行。

金助少年在比劍前一天，拜訪大導，說道：

「我雖然年紀還很輕，但重視門第名聲的觀念並不比大導老爺您差到哪裏。這次幸運地獲得跟宮本先生比劍的機會，本人當竭盡全力，以平時鍛鍊所得向他討教，但是，有一件事必須事先聲明。

「比劍如打戰，萬一本人事先就透露身份，而不幸斃命，必定給宮本先生帶來無謂的困擾。再者，不顧自己年紀尚少，居然不守本份向大劍客宮本先生挑戰，如果落敗，家父必定也遭人嘲笑，這麼一來家父的臣下也不可能輕易放過宮本先生。

「如此一來，必然惹出許多無謂的麻煩，因此，明天的比劍，務請大導老爺您隱瞞本人的身份。這一點特地請大導老爺幫個忙。」

口齒的伶俐，眞不像是出自十四歲少年的嘴。

大導不免緊釘一句：

「明天的比賽是你一個人的主意是不是？」

「不錯。」

金助回答得很從容。

大導之所以緊釘一句，是想到他這一場話未免說得太四平八穩，老到有餘，不是一般十四歲的少年可以說得出來的。

大導判斷：他出面跟宮本比賽，幕後一定有人在指使。

是誰指使這一件事？用意何在？這確是無法猜測的事，但是，腦筋一轉，他就思過半了。因此當天他就聽從金助的要求，未向宮本透露金助的眞實身份。

當宮本看到出現在面前的少年，畢竟是涉世已深的人，表面上裝得一點不驚訝。

這時候的宮本，年已五十，穿的是皮裙，麻織便衣。皮膚曬黑，顴骨奇高，頭髮捲渦，一雙三角眼炯炯有神。

就算不是宮本，任何人看了金助穿的一身長袖衣，便知他是尾州藩王——「義直」的侍臣。

宮本因爲懷有在此求個官職的野心，不免考慮了很多。宮本判斷他是奉藩王義直之命

，特地來探他劍術的高低，既然如此，來者雖然是黃口孺子，既能衙此大任前來，劍法必然拔尖，絕非泛泛之輩。

當少年跪在門檻外向他做初見面的問候，宮本就和顏悅色地請他進到室內。金助一進去就揀個離主人的大導跟宮本相當遠的位置落坐。禮數的周到，使兩個大人不由暗自佩服。

宮本先問他跟誰學過劍術，緊接着問起父母是否健在。金助答說雙親俱亡。聊了幾句話，他們才開始比賽。

身爲劍客，在看似無關緊要的雜談中，早就把對方的本事看出八成了。

金助在長補衣的兩肩上繫好交叉的帶子後，睜亮美如女人的秀目，一聲：

「敬請指教。」就跳到庭前。

叉着腿挺立在簷下廊子的宮本，猛不防丟給他一句：

「你還是拿眞刀吧！」

金助聞聲不由臉色發青。事後金助對大導說，當時他感到莫名的恐懼，這或許是人類的本能使然。事實上，他是不惜一死而來，因此，那種恐懼感只一閃卽過。

做爲主人的大導，起初也覺得宮本的話未免太過份，不禁怒形於色，却給宮本異乎尋常的氣勢所壓倒，只得命令家人把金助的佩刀取來（武士之家在玄關例必擺放刀架，客人來訪禮貌上必須把雙刀中的大刀放在刀架，只佩短劍入坐——譯註）。

金助毫不抗辯，順着宮本的意思把木刀換成眞刀，擺出刀尖對準宮本眼睛的姿勢。

宮本快捷如風，奔過廣濶的廊子，跳到庭前。他手裏握的是枇杷木削成的木劍。

獅子獵兎時也使盡全力，宮本的態度就是這樣。雙眼炯然得睜開，高頭大馬的身軀，

威風凜然，自有一股陰森之氣逼向對方。

反看金助，身材纖瘦如柳條下垂，只是靜靜地保持先前的姿勢，却有以柔制剛、擊殺對方才肯罷休的劍氣自全身發出。從宮本魁偉的四肢發散出來的精悍之氣，像潮汐徐退，逐漸變爲明靜如湖。金助的臉色，從滿面泛紅變成蒼白如蠟。

宮本朝着金助的腦頂擊砍下去，照理，金助是免不了腦袋開花的，木劍却在近得似乎僅可容一髮的距離，倏然停在他的腦頂上。

「我輸了……。」

金助喊了一聲，晃晃搖搖地倒在地上。

二

這個金助就是以後的「光政」，是跟「嚴包」、「若林」兩人並稱「尾州三虎」的劍術高手。

金助的父親是尾州藩的重臣，在藩王義直去世時殉葬的大人物。

金助在宮本逼留在尾張的期間，跟着他學劍。期間並不長，但是，宮本早就看出他是千中無一的俊才，因此傾注熱忱，授他「一寸間隔的劍法」。

宮本離開尾張的時候，曾經說過：

「雖然大志受挫，得到一個金助，也就不虛此行了。」

宮本傳給他的「一寸間隔的劍法」，是有關判定一寸間隔的秘技。

看過宮本比劍就不難瞭解這個劍法很管用。

當對方一刀砍過來，刀尖雖然會劃過宮本的臉跟胸前，總是差個一寸間隔，無法傷他

分毫。因此，宮本壓根兒無須閃開身體，更不必接劍或揮劍，當對方一刀劈了空後，忙要重新站定，他就及時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金助當時就敗在這一招。有一次，他憶起這件事，問宮本其中詳情，宮本莞爾一笑，答說：

「問得好。那叫做安全間隔，這個方法在眞刀比賽的時候最管用。當你跟對手面對面站定，五體必須靈活，可是，爲了閃避對方的刀尖而動身體，本來擺好的姿勢就亂了，對方就會趁虛而入。

「所以，你得測好刀尖跟你的『安全間隔』，以便身體不做無謂的移動。

「怎樣測定安全間隔呢？你要使對方的刀尖跟你的身體，始終保持一寸間隔——這就是安全間隔的秘訣。只要測得準，任對方砍啦、刺啦，就是觸不到你的身體。這就是說，練就這個招法後，你就根本不必避開對方的刀來刀去，反而可以靜止待動，當對手的姿勢一失平衡，你就可以趁虛出擊。

「測準一寸間隔，似乎不容易，僅僅一寸，這種間隔畢竟太小。其實，只要用心鍛鍊，也不難學成……。」

宮本開始訓練他「測準安全間隔」的招數。

方法是，讓金助揮刀砍向他，每次他都出聲教他：

「這次的間隔是兩寸。」

「這次是三寸。」

「又是兩寸……。」

不多久，金助就學通了測準安全間隔的秘招。

金助學得勤，學得快，使做師父的宮本喜不自勝。

金助就在練就這個秘招的隔年，舉行了成人戴冠的儀式，改名爲「光政」。五年後領俸三百石，成爲基層幹部。

這時候的光政，又積了數年練劍的經驗，劍技更高，人人都說，在尾州藩內能夠跟他平分秋色的，絕不超過三人。

光政後來奉命跟同稱尾州三虎的「嚴包」，在「天白原」比賽。

熟悉光政還是金助的時候跟宮本有一段因緣的人，聽到雙虎將決鬪的消息，都不禁嘆說：

「哦，劍客們記仇的心這麼強烈，實在驚人！」

這是指宮本跟「兵庫」之間未了的夙怨而言，光政是宮本的得意弟子，「嚴包」是「兵庫」之子。

三

宮本到尾張，主要目的是求個官職。

他對政治的參與慾望可說是其志甚烈。說穿了，劍道只能保護自己。當武技只屬二、三流，守護自己就成了唯一的重大目標，但是，一個人的劍術高超到無人勝過自己那種境地的時候，對「只能保護自己」一事就覺得意猶未足，何況，劍術超人的話，更無須爲保護自己而日夜練劍了。

所以，靠劍稱雄的人，自古都有一個習慣——遁世退隱，結廬山居，寧靜地渡過他的餘生，之所以如此，也許是爲劍下喪生的人衷心祈禱，企盼超渡他們的靈魂；再不就

是徹悟了「生命無常」的道理。

宮本在俗世打滾慣了，因此，野心勃勃，從無退隱過餘生的念頭。他認爲，劍理通萬理，把自己悟出的「劍理」，透過政治的手法普及衆生——他就有這麼熾烈難抑的意願。

要達到這個目的，與其廣收弟子，一個個耐心施教，不如輔佐治國的一藩之王，施於萬民，效果豈非又快、又大？

宮本之所以企盼求得官職，以便參與政治，目的就在這裏。這也正是他終生懷抱的大志。

要這個大志得遂所願，如果服侍到處可以一把抓的小藩王，非但不足道，也太貶低了自己的「格」。

最好的途徑當然是進入德川幕府，但是，宮本雖然享有盛名，不過是一個浪人，跟幕府的重臣又攀不上一丁點關係，眞個投靠無門，此路自然不通。

於是，他選了三百諸侯中的佼佼者——「尾州」藩王。

當時的尾州藩，領祿六十一萬一千五百石，是德川幕府親屬的藩王，尾州又是地處要衝，威勢、名望無不壓倒其他藩王。

當時的藩王——「義直」，不但從重臣「兵庫」（「嚴包」之父）獲得「新陰派」劍法的奧義，平時還廣收各劍派之雄，如矛術的「田邊」、甲冑術的「梶原」、弓箭術的「石堂」令屬臣各隨所好，擇一而學，在尾州藩內造成發展各類劍派的風氣。

尙武而不拘泥某派劍法，如此的明主，就算志不在從政，必須憑其武藝立身的宮本，尾州藩可說是他大展宏志的最佳環境，因爲，他可以不必跟他派比劍也有希望在尾州

藩爭得一席之地。

萬一藩王「義直」硬要他跟尾州藩的劍術教練——「兵庫」，一較高低做爲取得官職的條件，老實說，宮本是在所不辭的。宮本就是抱這個決心到了「尾張」。

宮本跟「大導」是深交，而想在此落脚發展的計劃，似乎可遂其願。跟宮本比過劍的人，對他的人品，劍術讚不絕口，於是乎，他的名聲在「尾張」闖傳得與日俱增。

甚至有些家臣直接遊說重臣，要他們向藩王推荐宮本。

「光政」還稱爲「金助」的那時代，他是藩王的近身侍從，頗得藩王寵信，劍術也比同一輩的少年高超得多。

有一天，藩王義直召來金助，私下吩咐他兩一件事。

義直並不把這件事看得挺重要。他想，先差金助去探個虛實，要是宮本的劍術如果外面所傳那麼拔尖，再找個機會准他進謁也不遲。

金助受此王命，不覺暗中竊喜。他動了非份之想。他妄以爲或者可以在比劍的時候，勝過天下揚名的宮本。如此年少氣盛，難怪跟宮本比劍時，眉宇間隱隱約約地顯露了傲氣。

事實上，宮本也驚於他的年少而劍術出衆，因此金助在領教過宮本卓越的武藝後，對他又敬又畏，感受之深，非可言喻。

藩王看到金助用充滿敬畏的神情稱讚宮本，不覺一笑，決定親自觀賞宮本的劍術，於是下日期和時刻，召見宮本。

義直對於該派誰跟宮本比劍，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對宮本提出的條件是這樣的：

照理應派家臣中屬於第一流的教練跟他比劍，但是，他們都是各派中享有盛名的大劍

客，任何一方落敗，都會名聲掃地，那又何苦？比劍的雙方，一定實力在伯仲之間，只要看看宮本在比劍中的表現，就不難明白他劍術的高低了。因此，他打算只選兩三個藩王的隨從武士跟宮本比劍，而非特地派出劍術教練與賽……。

宮本接受了這個條件。比賽地點設在城堡內的「虎之室」。那是王族少爺們平時練劍的地方。

當宮本依時到達，兩位對手已經準備停當，立即起而迎接。

其中的一個先跟宮本交手。

氣勢上他就敵不過宮本，却鼓勇砍進去。

宮本是算準「安全間隔」的，將方只是白費氣力，刀子撲空，慌不迭地想重新擺好姿勢，宮本的刀尖已經抵在武士的咽喉了。武士「啊！」了一聲，打了晃步喊說：

「我輸了。」

義直並不輕意折服某一派的劍法，可是，眼見宮本的身手如此矯捷，不免欽佩萬分。上場的第二個武士，擺的是刀尖對準宮本眼睛的姿勢。這傢伙好像要穩紮穩打，一直保持着那種姿勢，毫無出擊的跡象，看來，他是要採取防守到底的策略。

宮本看在眼裏，立即縮小間隔挺進，他進一步，武士就退一步，武士不斷地退，宮本只好一直挺進，這時候，宮本的刀尖就是稍不離武士的鼻尖。一個是退個不停，一個是追個不捨，把個舖了木板的偌大練劍場，足足繞了一周。

武士的臉上冒出粗粗汗珠，呼吸急促，肩頭抖顫，別說是出招，連防禦的氣力都使盡了，宮本這才退後一步，舉劍過頂，脚指併攏，雙眼射出兇光，「唉！」地吶喊了一聲，那個武士已經承受不住而應聲叫輸。

義直召宮本過來，說道：

「本領果然高强，傳言絕非虛假，容後另行通知本王的決定。你辛苦了。」

宮本算是臉上有光，他欣然走出城堡。

四、五天後，大導到了他住的客棧說：

「王爺說，您那一天的比賽，表現不差，實在不愧爲天下皆知的名劍客，但是，就有一樣，他認爲，您把天生的氣力使得過份，像您這樣的高手，沒能使他看到百分之百的劍技眞是莫大的遺憾——這是藩王要我傳達的話。」

宮本聽後面色凝重，默然垂首，隔了一會才抬頭說：

「明君的訓誨，本人謹受不忘——請您把我這一句話傳給王爺吧。」

宮本參政的大志，就此遭到挫折。

事後，金助告訴他，那些評語是出自「兵庫」的嘴。王爺本身倒很欣賞宮本。那天，在場陪侍王爺的劍術教練兵庫，不知何故，大唱反調，事情才弄砸了！

義直當然看得出宮本值得錄用，只要把他跟各派教練的俸祿、官位，調整得恰到好處，大可用他。

義直爲這件事向在場的兵庫徵求意見。

「這個宮本，你認爲如何？」

兵庫指出宮本把「天生的氣力使得過份」，又補了一句：

「氣力蓋過劍技，還面露傲氣，臣以爲他絕非大器。」

據說，兵庫的口氣充滿了嘲諷的意味。

宮本聽後不禁雙眼圓睜，凝視着空中，咒罵說：

「啐！兵庫這個殺胚！」

這件事之後，宮本爲了教導金助的劍技，極力的抑制了滿腔的怒憤，仍然逗留在「尾張」一段時日。

兵庫師承的新陰派，向來是幕府將軍必須學習的劍術，在武林的地位至爲崇高，兵庫平時就藉自家劍派的名氣傲人，在無官無職的宮本看來極爲刺眼，如今，他懷着從政的意向前來，却被兵庫的信口雌黃而喪失了機會，宮本心情之悲憤，不難想見。也許，他下過決意要向兵庫挑戰，可是，即使他獲勝了也不見得仕路可通，只好死了這條心。他將自己的劍術傳給金助，就此離開了尾張，繼續他的「流浪之旅」。

四

要跟「光政」（即金助）決鬪的「嚴包」，就是這位氣走宮本的兵庫……新陰派掌門人的三男。

嚴包的長兄，早年死於戰場，二哥「利方」是長住江戶藩邸的王子——藩王義直的嗣子「光義」的劍術教練。「利方」的劍技不如他的父親兵庫及弟弟嚴包。因此，嚴包長大成人後，兵庫就立刻改派嚴包當了王子「光義」的劍術教練。

嚴包一直留在江戶，直到二十三歲那年才回到尾張。

當時，「光政」（即金助）已二十八歲。光政在尾州藩正是劍名四播的時候，在正式比賽的時候，能擊垮光政「安全間隔」那一招的人，就只有「若林」（「尾張三虎」之一）。

武術首席教練兵庫之子，又是王子劍術教練的嚴包，可說是此馬來頭大，他的回到尾州藩，就如一顆倏然出現的慧星。

嚴包在代代以劍術揚名的家族中，是衆所畏懼的高手，人稱「尾州的麒麟兒」。要說明嚴包本事高到什麼程度，當然有必要先介紹他的父親——兵庫。

兵庫是「宗嚴」之孫，也就是名劍士「宗矩」的侄兒。原是領祿三千石供職「加藤」藩，後來辭職到了江戶，尾州藩王義直愛才如命，所以特地請他來當劍術教練。

「宗嚴」把新陰派劍法授給孫兒兵庫，而沒授給他的兒子「宗矩」。關於這一點，他說過這樣的話：

「能够繼承本劍派眞諦的人，除了兵庫別無他人。」

所以說，新陰派的正統繼承人是「尾張」的兵庫，而非江戶的「宗矩」。

兵庫對宮本劍技的評語，雖然使宮本遺恨終生，但是，兵庫絕無排除異派的意圖。以一個名劍士的身份道出如此的評語，可說是「其言中肯」。

設若宮本、兵庫二人相鬪，勝敗又如何？這是無從揣測的事，但是，只有一點是可以斷言的。當時，如果宮本向他挑戰，兵庫一定不擇手段地在比鬪之前將他暗殺了事。這不是他爲人卑劣，而是新陰派一直奉行不渝的原則。

有這麼一則軼事。

有一次，兵庫在某藩王的宅第碰到一個善使長矛的雲遊僧。這個雲遊僧當場要跟他較量高低。兵庫再三拒絕，但是，對雲遊僧的高超長矛術瞭若指掌的藩王，却從旁不斷慫恿，顯然，他很想看看這一場精采的比鬪。

兵庫拗不過藩王只好答應。雲遊僧樂得什麼似地，正要反身去拿事先就準備好的長矛

，此時，兵庫就一躍向前，劍已出鞘，一刀將他砍殺。

在場的人無不愕然，這時候，兵庫從容地整整衣容，坐下來向藩王說：

「本人的劍術也許未到火候，但是，叔父宗矩是幕府將軍的劍術教練，這一場比鬪，本人萬一落敗，不但有損本劍派的名聲，世人還會嗤笑說，原來幕府將軍所學的劍術如此不堪一擊，這個話一傳出去，本劍派的名聲受損事小，使將軍的聲譽受損事大，這不只是不敬，恐怕還要惹出不少無謂的麻煩，因此，本人只好橫了心把他殺了。」

兵庫就是這樣一個人物——爲了維護將軍的名譽，不擇手段地殺死對方。

宮本厭倦了殺人爲能事的劍術，轉而對從政發生興趣，而說穿了，打算「以謂劍理治政」，有時候，就得如此「殘酷無情」。

劍道的殘酷無情，可說超乎一般人的想像，老實說，身爲劍士轉而從政，想脫離「覇道」的範疇，無異是一種奢望。

覇道跟封建政治的本質，有著斬除不盡的緊密關係，這就是名劍士如宗矩，何以也在幕府可以佔一席之地，參與幕僚工作的原因。

看穿個中內情的劍士——譬如，兵庫本人，必定對一般劍士的參政志向，視爲幼稚可笑。而斬斷這種幼稚的憧憬最好的方法，除了眞刀比武再無更好的辦法。

站在宮本的立場來說，他也有他的心願——在「光政」（金助）身上種下他劍派的苗芽，有朝一日，藉「光政」之手，擊敗新陰派劍法——如此，就算夙願遂心，他呢，死亦大可瞑目了。

再說一個小故事。

說書先生常講的劍客奇譚中，有個膾炙人口的故事是這樣的：

宮本到「尾張」途中，跟兵庫在路上擦身而過，宮本一見他就說道：

「渾身無虛可乘，眞是天下無雙的名劍士，閣下必定是兵庫兄了！」

據說，當時兵庫也立刻察覺到來者是宮本，也回答他類似的讚詞。

當做說書的題材來說，這故事是編得妙透了。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洞悉兩人不睦的文人，故意創造這個故事，表示劍士生涯的殘酷；同時惋惜雙方同是一時之雄，居然如此勾心，也就繪聲繪影地虛構了這個故事。

殘酷見稱的武林界加些「劍理」的情節——使這個故事成爲美談，至今流傳不衰。

嚴包十歲不到就跟着父親「兵庫」學劍。小時候的嚴包，並沒有留下多少像光政那麼確有根據的故事。

他，自小就給寄養在「三州」他姐夫家，理由不詳。他的名聲在武林界廣爲人知，還是跟光政比鬪之後的事。

有這麼一個逸聞。

時候是他從姐夫家回到尾張老家後不久。

一天，他把頭枕在室內的紙門溝，睡午覺。母親認爲太沒有體統打算略拖薄懲，於是動手關掉紙門，目的在夾住他的頭，把他弄醒。

怪就怪在紙門關到嚴包的腦袋邊三寸左右的地方，就卡住不動。

嚴包還是故裝沉睡。

母親感到詫異，趨前審視，嚴包這才睜開雙眼，撿起放在紙門溝上的折扇，朝着她一笑，然後一溜煙跑得不知去向。這就是說，他事先就防範到有人會夾住他的腦袋，用心之細，由此可見。

他十八歲那年，爲了當王子的教練，到了江戶。

逗留在江戶的時代，除了「光義」，沒人知道嚴包的劍術高到什麼程度。他可能是受到爲人溫厚，樸實又寡言的父親薰陶的關係，只知默默地盡忠職守。

這跟十九、二十歲就給稱爲「尾州之龍」的「光政」，成了强烈的對照。宮本跟兵庫在各方面有所差別，妙就妙在光政跟嚴包也都有類似的差別。

光義王子跟嚴包同年，生爲實力雄厚的藩王之子，自小酷愛武藝，對騎馬術、槍砲術、弓箭術，他也無一不精，尤其是他的弓箭術，幾乎無人堪與相比。

要知道，嚴包可是日夜隨侍於他的左右，這就是說，嚴包給他的影響力大到不能忽視的地步。

光義王子有一位妹妹叫「京子」，嫁給「廣幡」，生了一個女兒，光義平時跟他有深交，可是，廣幡讓側室生了一個男孩，光義一聽，居然震怒異常，立刻就跟他斷絕關係。

當時的諸侯，男女關係極爲放縱，光義却持有在當時是絕對罕見的强烈倫理觀念，可說是「異數」。從這一點也可以略窺兵庫的人品經從嚴包傳給光義，多少發揮了影響力。

王子正逢青年期，當然不可能單從一個同年的家臣處受到片面的影響，嚴包之日漸練達，日後享有名君之譽的光義王子給他的影響，想必也相當大。

這就是說，同是十八歲且有君臣關係的兩個人，情同親友，對個人的成長跟武藝彼此各有影響。

嚴包要跟光政比鬪，到底鹿死誰手，老實說，他自己也沒有把握，他甚至有一敗而死的預感，所以，專程遠赴江戶，要向光義王子訣別，場面的極其感人，並不難想像。

五

嚴包跟光政之所以必須比鬪，純由一件偶發事件而起。時候是他回到「尾張」（尾州藩首邑）後的第二年。

那一年的三月十一日，城堡內舉行了春季軍事大操練。這是每年例行的事。提倡尙武精神不遺餘力的義直，生怕軍備不如其他諸侯，因此，規定春、秋兩季各舉行一次軍事大操練，他自任總指揮。

當天，家臣中精於弓箭術的三十多個武士，正在同時射箭競技，一個武士不知是什麼緣故，手一慌，把箭射歪了，也活該有事，那支箭，居然朝着藩王義直的坐位直飛而來。

這是一眨眼間發生的事，在場的人都認爲箭已射進義直身上。

義直坐在帆布爲面的折凳上，他當然看到那支箭颼地一聲朝着他疾飛而來。在如此千鈞一髮的時候，本是坐在家老（家臣之長）「竹腰」旁邊的一個武士，快如一陣疾風，奔到藩王面前，以身擋住了他。

就在同一個時候，從末坐中也跑出一個武士，速度快過飛箭，站到掛在藩王背後的帳幕前。

兩個武士的動作，幾乎在同一秒鐘內發出，在別人看來，他們就像以義直爲中心，一左一右，奔跑而去。

擋住義直的是光政，站到帳幕前的是嚴包。

光政間不容髮地一把抓住疾飛而來的利箭。

光政亮出來的這一招神速、麻俐的技藝，不用說，引起了在場的人擊掌稱絕。

與此比較，嚴包跑向藩王後面的動作，與其說是行爲怪異，不如說是愚笨如牛，丟盡了面子來得貼切。

許是藩王脫離了危機，緊張忽然消失而助長了鬆弛感的緣故，在場的家臣在一疊聲的讚美光政之後，竟然衝着嚴包哄然大笑。

在哄笑聲中，唯有藩王的臉色，驟然發青。

當時，臉色大變的還有三個人——抓住飛箭的光政，射歪了箭的武士，以及首席家老「守網」。

射歪了箭的武士，罪該問斬，不臉色大變那才是怪事。光政是爲了緊張過度，這也說得過去。

首席家老「守網」是當天的副指揮，當然也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他還以爲藩王已經斃命哩。

藩王義直一反平時的和顏悅色，回頭瞪着嚴包，厲詞詰問：

「嚴包，你剛才的舉動，是存的什麼心？你說！」

藩王不同尋常的怒斥，使在座的家臣，無不屏住氣，四周頓時變得鴉雀無聲。

嚴包緘口不答。只知在畫着葵葉的帳幕前，雙手着地，跪伏在草坪上一動不動。

一陣風，吹亂了他脖頸髮際那些沒梳攏上來的頭髮。

嚴包不吭一聲，使義直愈爲氣憤。

嚴包何以急奔到帳幕前，義直可是心裏有數，也就是爲了他心裏有數，他才氣得倒若

兩人。

這一天使用的帳幕，不同往常。上面畫的是三片左捲的葵葉，每片葉子，有十三條葉脈——這是幕府將軍德川的家徽。

德川氏這個宗門，各房使用的家徽都是三片葵葉，不同的是葉子正反的畫法。

「尾州」這一房是正面兩片，反面一片；「紀州」這一房是表面一片，反面兩片；「水戶」這一房是三片全都是反面。

不只是正反的畫法各異，葉脈的條數也不同。

一旦有了戰事，各房的將兵必須悍衛幕府將軍的本營爲首要的任務，所以，在軍事大操練之日，爲了表示盡忠宗家，宗門三房之一的義直，才特地掛出染有幕府將軍家徽的帳幕。

嚴包的舉動表示：保護幕府將軍的家徽「再說」。

在事情突如其來的時候，一個人最容易顯露本性。光政在主子的危機迫在眉睫的時候，挺身擋住藩王，嚴包却跑去保護帳幕上的將軍家徽。

這表示他們兩個人平時心裏上意願的不同——這種解釋，不能說沒有道理。

在座的人，立刻悟及義直之所以震怒的理由，不禁把臉別過去。因爲，下一個鏡頭可能就是，義直盛怒難遏，當場殺死嚴包了事，這畢竟不是大家所樂見的。

這些推測，事實上錯不到哪裏，因爲義直眞的打算聽聽嚴包怎麼回答後，決定是否斬殺他。不同的是，他的理由跟家臣們想像的稍有出入。

十五年前。

義直曾經給幕府將軍指責過一次。他謀叛的消息不絕如縷，害得當時在尾張逗留的幕

府將軍——「家光」，由江戶到京都覲見皇帝的時候，臨時取消中途歇天的計劃，不僅此也，事後，還派宗門之一的「紀州」藩主——「賴宣」到「尾張」痛斥他一頓。向來忠心耿耿的義直，居然給猜疑到這般程度，臉上當然掛不住，他就集兵馬在尾張，大有破鑼破摔，弄假成眞（發兵叛變）的動向。

幕府的一部分閣僚，平時就對義直的聲勢赫赫，看不順眼，疑爲他確有謀叛跡象，而幕府將軍居然也信以爲眞，這就使耿直的義直受不了，他才怒而反抗——這謠言，由於事無確證，最後就不了了之。

但是，幕府對尾張藩的偏見，十五年來仍然根深蒂固，不曾稍減。

嚴包之所以不顧義直的安全，先跑去保護幕府將軍的家徽，純爲生怕歪了方向的箭，射在帳幕的葵葉上，更會引起這樣的謠傳：

「你看，尾州藩不就是叛意彰彰？這不就是名符其實的『拉弓射箭』（註）嗎？」照說，嚴包的舉動，也是出自護藩的一片忠心——防範尾州藩不遭幕府將軍無謂的猜疑。

可是，對當事人義直來說，謀叛云云，那一想就要氣炸了肺腸的傳說所引起的不快，在事隔十五年的現在，還是歷歷在心，眞想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事實上，他一直忘不了）。

嚴包的這一番舉動，等於故意使他想起這一段不快的往事——義直驟然色變，原因就在這裏。

註：「拉弓射箭」在日本是「反抗、背叛」的同義語。

他雙眼瞪注嚴包，不斷地逼他答腔：

「你說呀，嚴包，你究竟存的什麼心？說呀！」

要是嚴包自以爲是地提到十五年前的事，義直必定毫不猶豫地當場把他斬殺的。

嚴包還是默不作聲。爲什麼跑去保護幕府將軍的家徽？他好像無意申辯，只知低頭垂肩，跪伏不動。看來，他是決意受死。

義直見他不答話，額上的青筋都暴出來了：

「眞個頑劣的傢伙，快說呀！」

一聲怒斥之後他踢翻了折凳，伸手去抓侍僮高擧的佩刀。

這時候，有人邁大步橫過義直面前，走向嚴包。他是首席家老「守綱」。他目不轉睛地瞪着嚴包斥說：

「你這個不識好歹的傢伙，一直不把主公放在眼裏的舉動，眞是可惡到了極點。你知道自己跪在什麼地方？嗯？說來令人不勝惶恐……說來令人不勝惶恐（他故意連說了兩次），你是背着將軍的家徽跪着，一些也不覺得惶恐不是？眞是可恥又可惡！還不知罪快快走開，快快走開！」

他就這樣連斥帶罵，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嚴包趕離現場。

之後，他泰然自若地回到義直面前：

「王爺，那死不回話的嚴包也好，以身擋箭的光政也好，王爺您有這麼盡忠的家臣，實在值得慶幸，值得驕傲呀，本藩有這麼盡忠的好家臣，不是萬世安若泰山，可喜可賀嗎？」

說罷，他就仰天哈哈大笑。

「你這個老滑頭，算計得好……」

義直按不住心裏的一股子怒氣，瞪了守網一眼。但是，這位年近古稀，曾經在千軍萬馬中闖鍊過來的老將，却毫無懼意地在藩王面前屹立不動。

引起這一場風暴的嚴包，既已不在場，義直就無從再發王爺脾氣了。不消多久，他的氣就平了。

「守網，算了吧，我也太急躁了些。」

義直丟了這句話，退到內殿去。

如果事情就此告終，也不會扯出什麼是非來的，偏是是世上難免有嚼舌多嘴的人。有人問守網說，光政優異的表現衆目共睹，沒什麼好說，可是，把嚴包的舉動也說成「可圈可點」，這是什麼道理？

守網解釋說：

「發現歪了方向的箭疾飛而來，嚴包在那一瞬間奔過去的時候，起初，必定志在保護藩王，可是，光政到得比他快，嚴包認爲以光政的高强武藝，準會以劍把箭揮走，所以他就進一步想到，給光政揮走的箭，或許會捕到背後帳幕上的將軍家徽上。萬一發生了這種事實，那可不是玩的，他就下意識地擋在帳幕前。從他的靈機一動到付之行動，其間毫無停滯，不能不說他動作敏捷，考慮周詳。」

「可是，光政不是輕易地把箭抓到了？嚴包跑到帳幕前，這表示他是生怕光政抓不住飛箭，這不是判斷有誤嗎？」

「唉呀，我是說，他那時候，應變有方，實在不簡單，問題的節骨眼，可不在他如何判斷光政抓不抓得住飛箭的本事呀。別弄擰我的意思了。

你且想想看，要是光政沒把飛箭一把抓住，而是舉劍把箭揮走，那支箭並沒射到帳幕，嚴包那舉動的用意，還不是一樣令人覺得怪異？

這就是說，箭會射到將軍的家徽，機會率只有萬一，爲了預防這個萬一，他明知事後會遭人嗤笑，還是毅然採取了那種行動——我說他了不起是指這一點——一個名劍士合該有的這種判斷力，這種機靈的腦筋呀。」

守網不但分析得入情入理，說完還對嚴包稱讚個沒完沒了。

言外之意，好像是說，如果擋護在藩王面前的人是嚴包，光政恐怕就不會腦筋機敏到跑去保護帳幕上將軍的家徽。

也活該有事，那個質問守網的人，嘴巴太做，把這話告訴了光政。不僅如此，還到處傳揚，到處討論，說什麼要是光政是那時候的嚴包，他會如何應變？如果是嚴包搶在前面擋護了藩王，能不能像光政那樣一把抓住飛箭？

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攪得議論沸騰，綿綿無盡。

有人說：「嚴包沒信心抓到飛箭，所以也認爲光政也抓不到，因此，只好奔到帳幕前有所防備。」

有人說：「不，不！以嚴包的武藝，照樣可以抓得到飛箭。」

武士們對光政武藝的高强，無不瞭然，但是對嚴包可是一無所知，這種對未知的好奇心，使衆武士的議論，不斷加醋添油地轟傳開來。

這個結果可想而知。事情歸成一個結論——光政跟嚴包，誰的本事高强？

尾州藩的衆武士，不約而同地把話題集中到這個疑問上。

這就產生必然的現象：武士們分成兩大派，大論誰高强的問題。光政迷跟嚴包迷，因

而展開了無休無止的激辯，甚至由此引發的小衝突，幾乎無日無之。大勢如此，光政跟嚴包就算彼此並無芥蒂之心，似乎有必要一決勝負，才能一舉擺平這一場始料所不及的紛擾。

何況，老一輩的家臣，不少人知道宮本跟兵庫之間的一段夙怨，其中的一個，在談論中禁不住提出宮本的名字，說及前面說過的那一段「宮本求職受挫」的往事。光政一聽到他敬畏的師父也給抬出來被捲入這一場爭論，這才忍無可忍，終於向藩王提出跟嚴包一決勝負的請求書。

藩王義直眞後悔爲了自己一時失察，引起了這一場舉藩爲之沸騰的糾葛。爲了掃除人心的不睦以及止息紛擾，他只好準許雙方來次「眞刀比賽」。

兵庫爲了止息這一場不大不小的紛擾——他生怕武士們藉此結黨滋事，弄得事態不可收拾，因此，命令嚴包接受光政的挑戰。

這是三月十七日的事——比劍的前五天。

六

庸庸碌碌的劍士，在比劍的時候，總是臨場才拔劍互鬪，老練的劍士可不同，在約定時日的時候，他們就認爲比賽已經開始了。

光政是在家老——「竹腰」的宅第，接到嚴包已經接受挑戰的消息的。竹腰是光政夫婦的媒人，自然是不做第二人想的光政迷，傾向光政的家臣，就推竹腰做光政迷的首領。

光政在竹腰的宅第跟嚴包的使者晤面。來者是「若林」（尾州三虎之一）。竹腰等他

坐定就走出室內。

他雖然是不折不扣的光政迷，但是，比賽是主公親自裁奪的，身爲藩王的家臣，必須嚴守中立。在當事人磋商比賽細節的時候，斷不可插嘴——這是竹腰離座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以前不惜爲了爭辯高强而起衝突的衆家臣，一聽藩王已經准許雙方比鬥，立刻人人三緘其口，不再有所爭論，他們無不希望双方能够在最佳的心裏狀態下做次一公正的比鬪。

嚴包的使者——若林，當然也不例外。

若林跟光政討論比賽的時刻及一些細節之後，才恢復往常那種溫和的表情說：

「事情已經演變到如此局面，誰想制止已無可能。我不顧自己劍技的拙劣，受聘爲嚴包那一方的比賽見證人，您也該選一位見證人，到時候務請盡量發揮高明的劍法，這是我莫大的希望。」

若林在尾州藩絕非泛泛之輩，前面說過，嚴包在未回國之前，他跟光政並稱「尾州雙虎」，劍術之精奧，可想而知。這次，他所以毅然受託做使者，說穿了他也是嚴包迷的關係。

「謝謝您的鼓勵，我會以最快的速度選定我的見證人，請您轉告嚴包兄，一切就在『天白原』做個了斷。」

光政揚起一邊的眉毛如是說。金助時代的白膚、美眸，到了三十壯年的現在，還是一點不變。他跟面色淺黑的若林一比，更顯出他的溫文。

當若林完成使者的任務，要離開竹腰的宅第，光政還特地送他到玄關口。若林由嚴包家帶來的跟班，正坐在玄關的石階上等着若林出現。

不一會，光政也要離開竹腰的家，可是，先他回去的嚴包家派來的那些人，說不定會埋伏在途中，使出詭計，因此，他暗中把兩個跟班的身材和面貌的特徵記下來。一旦決定要比鬪了，如果事前被暗算而罵說賽前拔劍殺人最卑劣不過，是罵的人不該。身爲劍士，而任人算計，那才是面子丟盡呢。

擧藩上下都對他們倆的比鬪，寄以莫大的關懷，光政想，一點也大意不得。但是，瞧那兩個跟班，左看右看，怎麼也不像高手的門人僞裝的。臨別，光政向若林鞠一個躬說：

「夜裏勞了大駕，眞抱歉。」

他站在門前，目送兩個燈籠在黑暗中逐漸遠去。

使者一回去，竹腰就把光政叫進另一個房間。

「我聽到比賽已經定在五天後，對方是新陰派的高手，對你來說，這是值得一鬪的。你就好好利用時間，思考思考如何應付這次的比鬪，當天，好生發揮平時練就的劍法。這是我略表寸心的意見。」

他拿出一張詩箋送他，算是祝他得勝而歸。

「好意敬領了。」

光政展顏一笑，臉上毫無憂色。

七

當若林從竹腰那裏回到嚴包的家，據說，嚴包正在跟他父親的副教練——「高田」，在練劍室練劍。

若林感到情況有異，一逕走進練劍室。但見黑漆漆的室內，擺了兩支蠟燭架，嚴包跟高田就在那裏手擧木劍，相互對峙。

除了他們，不見其他人影。在靜如深海的室內，只有燭光照著他們的影子。

若林瞪著眉跨進室內。兩把木劍好像靜止在空中，一動不動。

一支蠟燭架在嚴包旁邊，另一支則在高田身邊。兩人的側臉，給黑影襯得很像兇煞惡神。

他們一定察覺到若林正朝著他們走過來，但是，依然對峙如故，誰都不想收劍。

這位副教練——高田，是兵庫的優秀門生，嚴包就是從小由他一手輔導的。這時候，他已經七十餘歲。

別派的劍客向兵庫挑戰，他總是命令高田去應付，自己從不露臉。因爲，那些劍客誰也沒辦法打敗高田老頭，自然沒機會跟兵庫一決勝負。

當嚴包從姐夫家回到尾張，做父親的兵庫在劍術方面，幾乎不曾親手教過他。嚴包能够獲得新陰派劍法的奧義，高田老頭應居首功。

從嚴厲無情的父親得不到父愛的嚴包，在獲得劍術秘奧之前，就從高田老頭身上尋得父愛，「高田」長「高田」短地親近他。

在高田來說，喜愛接近自己的少年，正是師父的兒子，他自然要悉心調教，期待嚴包成爲一代大劍士。

當嚴包越過二哥「利方」，給選爲王子的劍術教練，誰都不比高田老頭更爲興奮。高田欣然色喜地送他到江戶，那時候，他那歡悅之情，旁人看見了都大爲感動。

話是這麼話，對嚴包的教導，高田可不是一意嬌寵，下面的一則故事，可以證明這一

點。

有一次，高田進來內宅，發現嚴包正把雙手揣在懷裏，迎面走過來。

「噯，少爺，我說過幾次了，您就是不開竅，眞是的，我不是說過武士萬萬不能把手揣在懷裏走嗎？——太不像話了，要是我拔劍刺過去，您如何防範？掮在腰際的折扇都來不及拔出來吶，不信您且拔拔看。」

劈頭他就把嚴包罵得狗血淋頭。

嚴包算準如果從袖口伸手去拔折扇，一定又要挨罵，靈機一動，正要從腋下的長袖衣裂口抽手去拔腰際的折扇，就沒料到高田老頭像一陣風般奔馳過來，緊抓住他的手。那時候，嚴包才十來歲，但是早就練就一身武藝，瞧他這種快如閃電的動作，也不免楞住。事後，嚴包把高田站的位置到他身邊的距離量了一下，居然九尺有餘。

高田在嚴包惹出「飛箭案」後，對事情的來龍去脈、發展的經過，無不瞭若指掌，但是，始終保持沉默，不爲這件事揷過一句話。

當舉藩爲嚴包的那次舉動而譁然爭論，嚴包家裏的那些門生也慷慨陳詞，有人說：

「非宰了光政派的人不可！」

這時候，高田老頭也不參與爭論，在鬨鬧聲中，竟然猛打瞌睡，夢周公去也。

知道嚴包跟他過去那段親密關係的一個門生，不禁嘆了一聲：

「高田副教練畢竟已經年邁，人都變糊塗嘍。」

從這些舉止，可知高田壓根兒就不曾究明過嚴包爲什麼奔到帳幕前擋護將軍的家徽。

直到得知消息說，嚴包已經接受了光政的挑戰，而若林當他的使者到竹腰家通知接受挑戰，當天晚上，他才向嚴包說：「好久沒跟少爺您比劍了，我們來比劃比劃吧。」

「咳，這件事萬一傳出去，世人會笑說，我嚴包居然渴而掘井，闘而鑄兵哩。」

嚴包無意在這種非同尋常的時候，臨時練劍。

他早就穿得整齊，在二哥「利方」的客廳，等著若林回來。聽完使者的口信後，打算專程趕到父親的住處，報告始末——雖然天眼已經落黑。

當時，尾張的練武場，由二哥「利方」掌管，兵庫早已退隱在城北三里處的「小林」——藩王賞給他的一座宅第裏。

可是，高田老頭硬是興致勃勃，非要跟他比劃比劃不可。

在座的利方看不過他一再的要求，勸弟弟說：

「這也無礙，使者還沒回來，誰也不會說『闘而鑄兵』那種閒話的，現在又是晚上，也沒有別人在場，嚴包，你就答應好了，我也好久沒有看到你的劍法，藉此流流汗也不錯呀。」

使者還不回來，室內充滿了等待重大消息慣見的那種沉悶感，要是比劃比劃木劍，說不定可以使他心情輕鬆些——「利方」想得很單純。

哪知，高田老頭却回了一句：

「不，本人有個奇招，只想跟嚴包少爺比劃一場，不要任何第三者在場。」

從他把一副嘴扭成歪向一邊的模樣，可以看出這個老頭偏執的個性。

高田的個子不高，但是老而彌堅，精神矍鑠，一點也不像年事已高的人。他眨巴著烟烟的雙眼，等待嚴包的回答。

嚴包當時二十五歲，雖然身懷絕技，畢竟還是個青年，一聽老頭有什麼秘藏的奇招，不由怦然心動。

說不定就憑這個奇招，可以把強敵一劍打垮。這種算計就給高田老頭有了可乘之機

「好的，我們就比劃比劃吧。」

嚴包朝著二哥利方笑了笑，站起身來。

高田以一副惡煞似地眼神，注視著嚴包的舉動，好一會才不慌不忙地站起來。兩人就這樣在特設的練劍室，握木刀對峙起來。

話說，跨進室內的若林，並不知這一場比劃的用意，所以，毫無忌憚地走向他們。燭光由於他的到來，給搖得在地板映出打晃的刀影。

當燭光的火焰又恢復原先的直向燃燒，嚴包的木劍才靜靜地垂下來。

「——好了，到此爲止。」他說。

他意猶未盡的失望表情，在燭光照耀的側臉上，倏然掃過。

高田也放下木劍，不勝惋惜地說：

「原是可以比完奇招刀法的，居然闖進來攪局的人，太可惜了。」

若林聞言不禁瞪大了眼說：

「我代表你們當使者，居然說我是攪局的人，這，不太過份了嗎？」

高田老頭不屑搭理，只對嚴包敬個禮就急匆匆地離開練劍室。

一個門生，在走廊碰到他，發現高老頭滿臉濕漉漉的淚水。他是爲了花二十年心血，教之、誨之的師父的兒子，當他有意授他奇招却未竟其功，因而惋惜、擔心、沮喪，感到武士生涯的落寞與悲哀？

高田當夜就溜得不知去向，從此不見人影。在「三州」的「吉田」城，有一位武術名教練叫做「帶刀」——高田就在這個人的家渡過他的餘生。

高田死的時候，他的名聲已經如雷貫耳，四處遠播，人人稱他爲「善使『神妙劍』的高田」。

八

光政、嚴包兩人商定的比劍細節，大多依照藩王義直的意思而行。

苦林要到竹腰處傳達嚴包同意「接受挑戰」之前，他就到城堡，向藩王義直取得正式的認可。

義直所提示的比鬪條件是這樣的：

准許使用眞刀。

當事人及藩王指派的監查大員之外，雙方各推荐一個人——合計五人。

除此之外不許他人進出比劍場所。

不管誰勝誰敗，不許懷怨報仇。

如到正午十二時而仍不見勝負，比鬪必須停止。

當天，雙方的親屬除非閒班，一律照常辦公。

家老「成瀨」事後告訴若林，藩王准許當事人任選適當時刻請求謁見。

嚴包在高田老頭跑出練劍室後，又回到二哥利方的客廳，從若林口中聽取藩王交待的比鬪細節。

從決定接受光政的挑戰之後，嚴包就想到比劍之前有很多事情必須處理。

謁見藩王義直之外，還得專程趕到江戶，拜別光義王子。他考慮到來往江戶的日程，才提出五後天比鬪的要求。

前面提過，高手們在決定比闘時刻之後，等於已經開始了比闘——在各自的言語、擧止上開始了比闘。

整理身邊瑣事，告別妻兒斷絕親情——賽前必須一一處理這些俗事。處理得當與否，直接影響到與賽者的勝敗，這可說是一般泛泛之流的劍客想像不到的事。

一言以蔽之，所謂比闘，就是對自己作戰的代名詞。

九

嚴包到城堡謁見藩王致拜別之辭，是在若林傳達比賽細節的第二天。

他的計劃是，拜別藩王後直往住在「小林」的父親那裏辭行，然後啓程到江戶。從江戶回來後，直接到比賽地點——「天白原」。

謁見藩王，算是從那次大操練後的第一遭。事後，藩王雖然沒有再斥責他什麼，嚴包却頗守分寸，對自己課以閉門不出的刑罰。就在這段期間，他接到光政的挑戰。他想，自己是待罪之身，爲了取得藩王的與賽許可，只得派若林做代表。謹愼且知罪到這個地步，不能不說細心周到，處事有方。

嚴包請求謁見的時候，義直正在跟幾個家臣編撰「類聚日本紀」。一聽通報他就說：

「什麼？嚴包來了？」

他手中的毛筆，居然掉到裙子上（當時的諸侯，武士都穿大裙子——譯註）。著了墨跡的這件裙子，據說，以後就賜給嚴包的父親——兵庫。

光政、嚴包向他做最後的謁見，本就是他准許的。他想，頂快也是比賽的前一天他們才會晉見，從沒料到嚴包這麼快就要謁見他。嚴包的心神果眞動搖到如此地步？他想到這裏，不覺沉吟良久。

「傳他到這裏好了。」好一會他才這麼說。

當嚴包跪伏在隔壁的房間，他就說：

「來得好，我的工作就要告一段落了，稍等一會。」

這算是「帳幕事件」大怒以來第一次跟嚴包見面，他或許感到些許尷尬。陪侍在旁的家臣，當然也知道比闘的事，但是，看到藩王一勁兒磨墨，也不便插嘴，只得繼續用紅筆批改抄本。

義直不只是精於武藝，他也是對學問造詣頗深的明君。

四周靜得出奇。

書齋的紙門，四面全都打開。日近中午，陽光普照的院子，處處綠蔭令人神清氣爽，一隻山鴿，鼓翼飛過院子。

隔了一會，義直才問說：

「你可有什麼要求？儘管說出來吧。」

他的臉還是朝著案上。

嚴包頓了一下才惟恭惟謹地回說：

「謹謝主公的好意，臣就不客氣了，就賞給臣那隻硯臺吧。」

「什麼？——你要這個硯臺？」

「是的……，臣平時只知武道，昧於典籍，不解風雅，素來頗覺汗顏，雖然離比劍之日不幾天，如蒙主公割愛，臣當晨夕奉置身邊，仰念主公的文華——伏請應准……」

義直這才抬眼望他。嚴包保持跪座的姿勢，目不轉睛地注視他。

昧於學問之道，凡事都以武道的觀念執一不悟，才惹下那一次事件——嚴包的弦外之音，義直當然聽得出來。

嚴包的個性跟光政大異其趣。他跟隨王子在江戶住了那麼多年，就是無法融進大都市褲節、奢華的習俗，至今，仍不修邊幅，儀表看似下級兵卒，不認識的人如果不看一下他衣服上的家徽，誰也不敢承認他是新陰派大劍士——兵庫的兒子。

這樣一個只知武道的大漢，居然要求文人才喜愛的硯臺。那隻扇狀硯臺，上面畫了泥金畫，是義直向生母的娘家——「八幡神社」的奉祠官，一再請求才討來的珍品。

義直把頭別過去，瞇著雙眼瞥了一下綠蔭處處的庭院。他吩咐侍從把硯臺跟毛筆拿去洗乾淨。

「你也好，光政也好，都是本藩無可頂替的傑出家臣……」

義直親自把硯臺交給嚴包的時候，感觸萬千地說。

從城堡退出後，嚴包一路小心翼翼地把硯臺抱在腋下，照一般的習慣，該由跟班武士爲主人代勞，嚴包却破了這個例。

十

這一天，光政照平常的時刻醒過來。到了洗手間，正在洗手的時候，妻子「阿蘭」就聞聲趕了過來。

「您起來了。」打了個招呼就替丈夫在廊子上準備漱口用具。

阿蘭今年二十二歲，正是女人成熟的年齡。

昨天，光政從竹腰家回來時已近午夜。略有醉意的他，瞧見還等著他的阿蘭，異乎尋常地向她謝了一聲。平時，他這般關心她，的確罕見，由此，她就知道了比闘的事終告確定。但是，他們對此不提半句，各自進入臥室，就寢了事……。

光政正在漱口的時候，從隔著庭院的另一個房間，響來嬰兒哭叫的聲音。廊子前面的庭院，櫻花散落一地，春蘭挺拔，莖端頂著一朵淡黃色的花，隨著風不斷點頭。

漱洗之後，光政問她：

「父親早上可好？」

「他嗎？今晨，看來滿有精神呢。」

「那好——妳先過去告訴他老人家，說我要向他請安，還要跟他談些話。」

光政的父親——「重春」，臥病已有半個月之久。當光政進去他的臥室，他老人家就坐直在臥床上。

「坐直在床上，不要緊嗎？父親。」光政微笑著關切地問。

「哈，這算得了什麼，我的身體可是鐵打的。」

「不錯，在大阪之戰，您當過主公的前鋒，立過大功，我想您準可以活到一百歲。」

光政接著報告已經商定的比闘細節。

重春聽了他的報告後說：

「既然主公准許了比劍，我也不必爲該不該比闘再費口舌了，你就全力以赴好了——聽說是你先向對方挑戰的，理由何在，我必須徹底了解，說來聽聽如何？」

光政答道：

「嚴包兄意在保護將軍的家徽，臨機應變的舉動，我也衷心感佩，可是，深一層去探究這件事，當時，我若是技藝拙劣，別說抓住飛箭，連個以劍揮砍飛箭的功夫都沒有，主公豈不是喪命或受傷了？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首席家老『守綱』爺說過，飛箭中將軍的家徽，機會是萬分之一，我抓不住飛箭的機會可以說是只有萬分之一。同樣的萬一，身爲武士，合該保護主公的安全爲第一優先，那才合乎人臣之道。

嚴包兄的舉動，在武道上來說，或許值得稱讚，但是，從人臣之道這個觀點來說，是絕不容寬恕的行爲。既然同是武士，與其以言語譏責，不如各憑劍技來了斷這一場爭論——這是我向他挑戰的第一個理由。」

「……」

「說到第二個理由，父親您也知道，過去我曾經從宮本師父學了一些刀法，他教我的那一招『安全間隔』，就在那次飛箭事件上派了用場。

而嚴包兄當時奔向帳幕前，是表示小看我的劍技，無異侮辱了我那一招『安全間隔』的劍法，也等於侮辱了宮本師父的劍法，因此……。」

「別說下去了……，原來，你深慮至此才向他挑戰……分析得入情入理，我聽了也甚感滿意。爲了洗雪宮本先生所受的侮辱，這一戰你可是許贏不許輸——輸了，不只是你一個人的恥辱啊。」

「這，我當然心裏有數。」光政靜靜地笑了笑。

隔一會，重春又說：

「『萬吉』又在哭囉……他們母子倆可怎麼辦呢？你可有什麼打算？」

「只好叫她帶著萬吉暫時回到娘家。」

「……」

「嚴包兄絕非庸碌之輩，他當過王子的劍術教練，是家所公認的上上之才，又是當代劍術界坐第一把交椅的兵庫爺的兒子，兵庫爺當然也會爲這次的比鬪，授他一些計策，這是可以想像的。」

「光政，萬吉今年才兩歲，再說，你要是有個萬一，宮本先生的一片夙志在尾州就要消失無踪，這些，你可曾想到？」

「父親……，勝敗乃兵家常事，莫做無謂的擔心了，而且我也自信不至於輕易落敗，應付他的方法並非沒有。」

他的口氣相當堅決，好像衝著性急的父親頂嘴似地。

退出父親的臥室後，光政爲了交待妻子的事專程到了岳父家一趟。

來到鍛冶街的拐角處，正要拐彎過去的時候，他忽然停步，就像順水而行的船忽然往後退駛一樣。他的手不期然地按到佩劍上。

眞個寬家路窄，他看到從十字路口緩步走過來的嚴包。

嚴包的腋下抱著主公賞給他的硯臺，光政一瞥之下就猜想到他是剛從城堡回來。

這時候，嚴包也看到他。他也沒料到兩人會在這兒相遇，因此，倏地佇立不動。兩人隔了約五間房子的距離，就那樣站著彼此凝視對方。

一個學徒模樣的小孩，從店裏跑出來，看到光政在路上佇立不動，不免生疑，回頭又瞧見嚴包也擺著不太尋常的姿勢挺在那裏，由此察覺出氣氛不對，不由臉色變白——連不懂武術的小毛頭都感到充塞在空氣中的那一股子凜然的殺機。

嚴包向前跨了一步。光政隨著往左邊斜著向前邁出一步。嚴包眼見他的這個反應，也往右邊斜著向前走一步。路，並不寬，兩人的距離愈來愈逼近。

嚴包的背部幾幾乎擦到牆壁。光政繼續在水溝邊移步斜行。

這時候，一個平民正好路過這兒，不經意地向他們走過來，當他發覺事態有異，不禁停步，楞在那裏，再也不敢踏前一步。

嚴包的雙眼像一支利箭那樣直射在光政的臉上。

光政手按刀柄，擺出隨時可以拔刀出鞘的姿勢。

一隻斑貓從屋簷悄無聲息地跳到路上，四下張看後，悠然橫過路上，當牠來到他們倆對峙的中間處，似乎驟然感染到那一股子殺機，弓着背，聳起全身的毛，停在那裏，這時候，嚴包還是保持向右，光政還是保持向左的姿勢繼續向前移動脚步。

兩個人以拉滿了弓那種緊張的心情，謹愼移步，不覺各自走到了双方剛碰面時相反的位置。

他們就在那個位置，同時往後連退幾步。

「『天白原』見！」光政丟給對方這句話。

「哦！」嚴包也應了一聲，重又夾緊了藩王賞給他的那隻硯台。

十一

約定比劍日期之後的第三天……。

嚴包星夜趕赴江戶。

各驛站都備有百來匹供旅客趕路用的驛馬。在每一站換馬疾駛，從尾張到江戶，必須

耗費整整一天的時間。他務必在比賽當天的拂曉時分，趕回尾張，就怕到時候太匆促了，所以，昨天他就跟二哥「利方」，還有練武場的門生，舉行過餞別宴，也到「小林」拜別了父親——兵庫。

兵庫當年七十一歲。前年就退隱在小林的宅第，號「如雲」，領退隱俸祿二百石。從「帳幕事件」以來，父子見面這是第一次。

嚴包向他說明決定比鬪的經緯，還向他報告了主公提示的比賽細節、「高田」老頭示他奇招未成的經過，以及跟光政在路上偶然相遇的情形。

如雲老人盤腿坐在火爐前，燒着引火用的木片，不時蹙着眉，縮尖着嘴吹火。

背後臥床邊的刀架上，掛着新陰派的傳宗寶劍。

如雲老人聽兒子的一番說明後，一直閉口不語。好不容易燃起的火，把他縐紋滿布有如細雕的假面老人那副臉，照得血紅紅地。

嚴包只好半垂着臉，俯視那一團火。父子倆對坐而不言談的情形，持續了約莫半刻鐘點。

若林就在這時候隻身來訪。他是以嚴包的使者身份，要向如雲老人報告比鬪的細節，因爲，選他做使者的就是如雲老人。

他還包藏另一種私心。若林私下認爲嚴包雖然是高手，但是，技不如光政。何況，如雲老人絕不至於任嚴包落敗，損害到新陰派的名聲，他一定把破光政「安全間隔」的招數，教給嚴包。

若林故意揀這個時刻來訪，意圖至爲明顯——是想趁便聽聽如雲老人的破招術究竟是什麼？

若林也是懷有奇技的劍士，無此企圖，他才不那麼輕易接受使者的差事。

可是，進來父子對坐的茅屋內，他才發現自己的期待完全落空。

如雲老人居然命令嚴包輸掉這一場比賽。

嚴包做夢也沒想到父親會說出這種話，不覺臉色驟變。

如雲老人的解釋是這樣的：

——有了主公才有武士，所以，主公一旦有了差錯，責任應由家臣來擔當，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次比闘，拔根探源，起於嚴包的行爲，還惹來衆臣的紛擾、衝突，本就罪該切腹。幸虧首席家老在場，採取適當措施，他才免去一死。

——嚴包早該自動切腹，計不及於此，還留一條命虛度時光，實在是萬死仍不足以消其罪。

——比闘總有一方會喪命，但是，站在公家的利益着想，嚴包一死，好處才大哩。衆臣會傳說，果然，嚴包是膿包，光政才是對主公、國家有用的俊才。這麼一來，所有的議論、紛擾就再也不會盤踞在衆人心底。

這就是如雲老人要兒子必須「以死謝罪」的理由。

嚴包只知垂首聆聽。未久，他毅然抬頭，意氣昂然的說：

「父親，您的訓言兒子自能銘感五內，可是，光政兄跟我，誰的武藝才管用，不比闘一番任誰也猜不出的。」

「你認爲可以贏他？」

「這，連我也把不準。可是，一口咬定我一定輸給他，我可不服。至少，我也當過王子的劍術教練——不是我在頂撞您，父親，要是我死了，世人豈不笑王子說，他的劍術是那膿包教出來的，這就不只是我個人的恥辱，可要變成大不忠了……。」

「所以，你想贏這一場比闘？」

「……非贏不可。」

嚴包鐵青着臉點了個頭。

如雲老人無奈地瞥了他一眼，拿火筷子往爐裏刺了幾下，把臉湊到火邊，縐着眉吹氣，原是握在他左手的火筷子，一剎那之間，迅捷地握到右手。

嚴包感到一股殺氣，不禁一躍退到數尺遠，大聲嚷說：

「父親，請莫開玩笑！」

若林並沒感到一絲兒殺機，嚴包却敏感地察覺到父親有殺他的意圖。

如雲老人若無其事地把火筷子使勁插進爐灰裏。

當夜，若林滿臉狐疑地回去後，如雲才提醒嚴包說：

「想制服『安全間隔』那一招，你得砍『影子』，怎麼個砍法，那是你自己的事，切記，只砍對方的影子便够了……。」

十二

從尾張到「岡崎」約有十里路程，從岡崎經過「御油」、「古田」、「白須賀」、「舞坡」，到「濱松」，是二十八里路程，到「府中」是二十里，越過「箱根」到「小田原」，經「加奈川」到江戶，全程共約九十里。

嚴包從尾張的住宅出發，一路快馬加鞭，疾馳如飛，當天傍晚就到了江戶。

這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

王子的公館設在江戶城的城廓內。

光義王子對嚴包的突然到了江戶，用意何在，並不知情。侍從通報嚴包請求謁見的時候，他正在沐浴。

「什麼？嚴包來了？叫他直接到這兒來吧，我在洗澡，並不礙事。」

正在浴池裏的光義，一聽嚴包來到，就從浴池裏站起來。他立刻走到更衣室，穿上衣服。還沒穿好衣服，嚴包已經到了他眼前。

「噢，嚴包，來得好，別來無恙吧？」

他把雙手伸進侍者攤開的衣袖，心裏恨不得馬上跟嚴包敍談個痛快。

嚴包跪在廊子上。一路快馬而來，因此，穿的衣服汗垢處處，灰塵也積了不少，他早就把它換成乾淨的禮服，神色之間仍然掩不住連趕九十里路程而來的那種疲態。

「久未拜見尊顏，臣嚴包……」

「噯，莫來這一套了，怎麼忽然到江戶來？有什麼急事不成？」

嚴包搖搖頭，表示不便在這兒說話。

光義從小就跟着嚴包的二哥學劍，以後又受嚴包的嚴格教練，劍法已非泛泛，跟一般諸侯王子虛假的武藝大不相同。嚴包的個子，又壯又高，可是，光義的個子比他還壯、還要高大。

光義審視了一下嚴包的臉神，想從中探出他趕到江戶的秘密來。

當光義帶他走入內宅的客廳，嚴包不免感觸萬千。室內的家具、陳設、刀架那一口黃金爲鞘的佩刀……，跟他兩年前日夜所見，毫無兩樣。

他不覺四下張望，然後做了一次深呼吸。光義坐在上座，瞧着他那感懷莫名的擧止，

不覺一笑：

「快說呀，嚴包，到江戶一定有什麼急事吧，休想騙過我的眼力。」

嚴包這才把臉擺正，靜靜地說：

「臣是爲了給王子傳授新陰派出師秘招才特地趕來江戶。」

「噢？」

光義不禁展顏一笑，膝蓋都挪向前了，可是，那笑容在半途就僵住。

「眞的要把出師秘招傳給我？」

「一點不假。」

「那……你是爲某種事決心一死囉？有什麼事非死不可？快說！」

「……」

「說呀，說出理由來，我跟你的關係可不是普通的主從啊。」

嚴包露齒笑了笑：

「……臣確無他意，純爲傳授出師秘招而來，我們馬上準備吧。」

他只說了這一句話，並不想多做說明。

光義絕非昏庸的王子，雖然無法從嚴包嘴裏探悉他來此的眞正原因，却決心讓他光榮赴死。

兩人就這樣在邸宅內的練劍室，握刀相對。

光義事後回憶說，當天的嚴包，劍氣森然，悍氣壓人，這是從來沒有的事，簡直不把他當王子看待的那種凌厲氣勢，當時，着實使他大吃一驚。

嚴包是新陰派的正統繼承人，出師秘招一傳給光義，依照劍派律令，這位王子就成了

下一代的正統繼承人了。

完成授與出師秘招這件大事後，嚴包算是諸事擺妥，心裏已無任何牽掛。他的臉上，這才露出從接受光政的挑戰以來不曾有過的欣然之色。他感到一種解脫，同時，人已累得坐到練劍室的地板上，久久不動。

只費半天趕了九十里路，一趕到就傾吐全副精神，傳授秘招——這種非常的作法，無非是爲了報答君恩。

對他而言，光政的確是勁敵，他在父親面前强調的話，絕無虛假——他決定打敗光政，但是，實力不相上下的兩人在比闘的時候，老實說，誰也不敢斷言勝負屬誰。眞刀比賽時的勝敗，八成決定在一瞬之間。往往只爲了某些小原因使一個人獲勝或另一個人落敗。在場做見證的人，必定會發現勝敗只在快似閃電之間有了分曉。這一場比闘的特點就在這裏。

就算在對方的劍下喪命，老實說，命數如果該絕倒不足惜，重要的是新陰派的正統繼承人必須在比闘之前有所決定，以免此派劍法在武林中消失無踪。

授完秘招後，光義就特地爲他召開酒宴。嚴包欣然接受。酒過數巡後，他說：

「臣還得趕九十里路回尾張，就此拜別。」

光義不理，用命令的口氣說：

「那怎麼行？剛到就走未免太掃興了，我不許你馬上走！」

惜別之情未盡，他的口氣不免變得凌厲了些，看來如在責備他太不識趣。

嚴包不必卽刻趕回去這倒是眞的，因爲，趕單程只費了半天，回程當然也半天就足够，問題是在，比闘的前一天，他必須充分休息，以便養精蓄銳，應付强敵。

嚴包顧不了王子的一番好意，把酒杯倒覆在桌上，表示無意再做片刻的逗留。

光義見狀只好說出實話：

「稍等一會吧，嚴包，我不再緊問你趕着回去的理由了，可是，我有個禮物要送你，你總該接受吧？」

「禮物？什麼禮物呢？王子。」

「我一說就非接受不可啊，……我的禮物就是『阿三』。」

嚴包不聽還好，一聽不禁臉色一陣白。

十三

光義不只擅長武藝，也酷愛和歌、能樂、繪畫、茶道、書道。和歌是以五、七、五、七、七共五句計三十一個字寫成的詩，光義對這些詩迷得可以。

當時住在「世田谷」的「美倉」，也是個歌迷，光義跟他是深交，所以，經常到他的家談閒天。

有一次，光義在美倉的家作客，那時候，有個端茶的女孩，可眞是美得出奇，他一才知是美倉的女兒「阿三」。她，原是在某豪門的夫人處幫佣，最近才辭職回來。

從此以後，光義就常到美倉家走動，這時候，嚴包總是跟着王子出入，由於這個關係，也認識了阿三。

光義的年紀跟嚴包一樣。但是，一個是藩王的少爺，一個是家臣，身份懸殊自不在話下。那位美女——阿三，却以身份相近爲理由，對嚴包芳心默許。

光義到底還是個年輕人，在情場上敗給家臣，臉上有點兒掛不住，因此，一怒之下把

嚴包趕回尾張。他滿以爲把情敵趕走就可以獲得美人心了。

沒想到，嚴包回去尾張後，不出三個月，阿三就嫁給幕府將軍的家臣——「管原」。

光義這才後悔自己太無恥，太不應該。阿三對嚴包的一片痴心，使他同情復又感動。

美人的命運並不好，去年十月，阿三的丈夫管原一病去世，出嫁不到一年的這位新娘，竟然成了寡婦。

光義早已發覺嚴包這次趕着到江戶，行程如此匆忙，必定有什麼變故發生在他身上。這種變故不可能是犯法之類——因爲，犯法的人照規定不能謁見王子。

嚴包一定是跟別人起了武道上的某種瓜葛，那件事逼使他非慷慨赴死不可，否則，何必突如其來地趕來江戶謁見？又那麼急匆匆地傳授秘招給他？

光義不禁想起了寡婦「阿三」。

在宴會前，光義趁嚴包在洗熱水澡的時候，暗中派人到阿三的家。

使者向阿三傳達了光義王子這樣的話：

「……這是我只此一次的無理要求。嚴包爲了逼不得已的事，必須慷慨赴死，妳務必放下一切來此跟他晤面……。」

使者回來報告說，阿三聽了光義的傳話後垂下臉來，沉思片刻，然後悄聲應諾。

光義差人把阿三帶到跟尾州藩有生意來往的商人——「鍵屋」的家。她就在那裏等候嚴包。

當嚴包進去鍵屋家那遠離主房另建的房間，阿三抬起淚汪汪的雙眼，凝視嚴包不放。眼神充滿了如似祈禱的那種虔誠。

她的淚珠不斷地簌簌滾落。這時候，嚴包才知道阿三嫁過人的事……。

懊悔、失望、憤恨、自戒……一剎那間，他遭到這些感情的輪番衝擊。這位才二十五歲的青年武士，在這種衝擊下，居然還抑制得了自己，實在值得稱道。

一對舊情人，就在寂靜無聲的室內，說起往日的種種回憶，在不傷及隱痛心事的範圍內，聊談彼此的近況和一些瑣事。

不多久，嚴包就帶她離開商人的家，到一處飯館闢室對坐。這時，他們的內心都翻湧着無以言喻的激動。

阿三一直哭泣着說：

「只有這一次？眞的只有這一次嗎？」

隔天凌晨，有人看到嚴包騎馬馳過「品川」驛站，速度之快，如一陣颶風。

阿三就在那個時刻自殺而死……。

十四

正如嚴包有個情人——「阿三」，光政也有不爲妻子所知的情婦——「美和」。

美和是漁夫的女兒，原是在某武士的家當女用人，在光政的妻子——「阿蘭」懷孕的時候，到過他的家幫傭，光政就在那段期間跟她有染。

直到阿蘭安然生下一個男孩，美和就自動辭職，回到漁村的老家。她可不是愧對阿蘭，而是看他們兩口子恩愛逾常，心裏承受不了。

當決鬪日已逼在明天（三月二十日），光政悄然來到美和的家，向她的父親借了一艘小船，請「美和」搖船出海。

美和當然也風聞「天白原」決鬪的事。他是打算在船上跟我道別？或是打算看看汪洋

大海，平靜一下比鬪前紛擾不安的心？她摸不透他的心意，只有把悲喜交集的心情託在水浪，使勁地搖着櫓。

光政靠坐在船邊，任海風玩弄他的頭髮，眼睛可是瞇成一條細縫，望向遙遠的地平線——忽右忽左地傾斜的地平線。「知多半島」朦朦朧朧地浮在他們的左前方。

光政携帶裝酒的葫蘆，却無意喝它，也不曾開口跟美和說什麼話。美和只好猛揮櫓。

岸上的漁村已經模糊成一團。美和不經意地發現前方有個漂流物在波浪中浮沉。浮在海中的東西，即使是小到一片榮葉，漁村的女孩就是覺得有趣，她邊把船頭的「破浪木」朝向那兒邊注視漂流物，搖櫓搖得更起勁。

船沙沙地鼓浪前進。美和的表情也隨着愈來愈僵硬——那漂流物原來是一具死屍。

光政發覺美和的舉止有異，於是四下張望，眼睛開始搜索海面，這時候，她已經忙不迭地要把船轉向了。她慌得什麼似地，越是發急，越無法把船搖得順手。

她想，明天他就要決鬪，讓他看到死屍，他準會覺得凶多吉少而影響到比鬪的結果，這怎麼行！

可是，光政何許人也，要瞞過他可不容易。事實上，他早就看到漂流物了，他凝視着漂流物，以枯嗄的聲音說：

「撈她上來吧。」

那是一具女屍。手伸成八字，仰浮在浪中。全身赤裸，只在腰際裹了一條內裙，肌膚給海水染得青青地，陽光射在她膨脹的腹部和堅挺的乳峯上。

她看過漂到岸邊的屍體，可是，眼見浮在海中的屍體，這可是第一遭。屍體的手脚由於海水的起伏不停，看似忽伸忽縮，死屍的表情也隨着海水的起伏，變化無常。

船靠在屍首旁邊了，美和就捲起袖子，伸出她那白生生的手，抓住女屍，想一把撈上來。女屍浸水過久，重得使她無法如願。

光政見狀走了過來。美和却不要他幫手，急急地說：

「不，我自己來，不乾不淨的屍體，您可別摸到了。」

「不疑事，讓我來。」

光政不顧她的反對，輕而易舉地把女屍一把抓上來。他的裙子因而濕了一大片。她發現女屍的肌肉還具有彈力，顯然斷氣未久。

美和把女屍橫放在舖了竹蓆的船板上，才看清楚了她的面貌。臉部有些浮腫，黑髮纏着有如細絲的海草。從女屍上找不到傷痕，肌膚光滑如陶瓷，尖挺的乳峯顯得透亮。沾在身上的水珠，一顆顆亮如玻璃珠。

從腹部隆起的樣子來判斷，她顯然是溺死的。

光政跟美和夾着女屍互看了一眼。沉默如一堵厚牆，擋在他們中間。四周只有波浪拍船的聲音。

她看了看死人的臉，也抬眼看了看光政，然後又把視線投向屍體。她沉思片刻，之後把屍體翻成仰臥的姿勢，先爲她除去夾在髮間的海草，接着解去她的內裙。

美和知道這個溺死的人是潛水採貝的漁女。

船板上展現少女發育均勻的裸體。她查看死者的肛門。肛門鬆弛無力，已有灰白色的水蟲在鑽動。女屍還是個處女。美和雙手按在她的腹部，用力一壓，海水就從死者歪在一邊的嘴裏咕嘟咕嘟泊下來，接着喉口發出輕微的，給梗住的聲音。

死者的腹部不像先前那麼膨脹了。美和把她的上身伏在自己的膝上，以自己的膝蓋緊

壓住死者的腹部，手往她的脊背兒使勁一推，從她嘴裏就吐出了混着水的一堆食物。

美和再次把她橫放在般板上。這時候，她的手不經意地觸到死者的臉，本是密閉的眼睛因而給觸開了，美和慌得什麼似地趕緊使死者的眼睛閉上。

她忽起一個念頭，於是，伏首查看死者的指頭，發現她的手指粗糙不似女人。從她指甲的尖端，掉落好幾隻小白蟲——專吃屍體的水跑蟲。

那些小不點兒，在每個指甲裏蠕動着。那是死神的爪牙。屍體上一出現這些小不點兒，表示任你猛施人工呼吸，也是回天乏術。

天上浮起黑雲。海也變色了。美和斷了救活死者的心。那屍體無力地躺在那裏，身子浴滿了陽光，呈現艷艷的，淡淡的粉紅。

美和木然脫去身上的一件外衣，披在發散出如似大理石光澤的屍體上。

美和何以忽起救她一命的念頭？她自有她的理由。

她想，這個死人要是能够活過來，光政明天的決鬪一定獲勝，如果活不過來……她本是抱着這種想法，如今，期望落空，美和就連瞄一眼光政的勇氣都沒了。

「救不了了是不是？」

一直沉默着的光政，問她。

他自始至終以好奇的眼光看她急救的動作。

「一點希望也沒了……」

她忽然覺得海風奇冷，不禁拉緊了衣領。

光政目不轉瞬地瞪着死者的臉。

世上就有這等奇事！光政記得他推荐的決鬪見證人，長得跟這個死人一模一樣。

「……美和，海風變大了，我們還是回去吧。」

「……可是，這個屍體……」

「太重，害妳搖不動是不是？」

「嗯……。」

「那好，由我來。」

他笑了笑。美和來不及制止，他已經毫不猶豫地將溺死的女屍一脚踢落海裏。

十五

決鬪的日子終於到來。

上午四時，光政從他的住處出發。來到比鬪的地點——「愛知郡天白原」，已經是上午六時，天，已經快亮了。

出發的半刻前，他的見證人——「服部」，帶一個隨從到達他的家。服部在門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清爽無比的空氣。他仰望蔚藍的天空，喜不自勝地重覆說：

「好天氣，好天氣噢！」

他是道地的光政迷，爲了光政的獲勝，天天拜神求佛，他一死兒地相信，以光政的劍術，必能擊敗嚴包。

這天，光政一起床就用清水淨身，刮了刮臉，然後到病房探看父親。紙門全都拉開，父子倆悠悠閒閒地觀賞庭院的花草。

家裏的僕役和女佣人，顯得緊張兮兮，他們如果亂了方寸，很可能引起遭人嗤笑的舉動來，爲了安撫家人的心，他必須刻意擺出與平時毫無兩樣的態度來。

見證人一到，他才開始做各種準備。

當天，他的佩劍，大刀部份是名刀匠——「行平」鍛造的名劍，短刀是出自名家「包永」之手。這一口短刀是師父宮本當年離開尾張時贈給他的。穿好藩王特地賞賜的綢衣後，他還燒了沉香樹片，讓那些香味薰進衣袖裏面。

在玄關穿草鞋的時候，他把草鞋的結扣打成正結，還特地用小刀削平突出來的草繩。

當光政來到「天白原」，監查人「酒井」的手下，已經在四周站崗了。

還看不到嚴包的影子。

太陽正爬上東方的山峯。

尾州藩的武士，無不緊張地在城堡、或在住宅等着比鬪的結果。當比鬪的時刻快到，連藩王義直都爬上城樓，望向「天白原」。

比賽將開始的一小時前。

遠處響起一陣急促跑過來的脚步聲。那聲音來自「天白原」的西方——「管田」那個方向。已經等得有些不耐煩的光政，此時霍然起立，踢開了折凳。他早就是一身迎戰的打扮了。綁好裙子左右踦骨處的開口，衣袖以白布交叉着綁緊，頭上還纏了條白手巾。

進入「天白原」的路有三條。

從「飯田大街」經過「赤池」，可以到「天白原」東邊的出口。

從「管田」、「島田」沿着小徑，可以到達西邊的出口。

經過「德重」順着山稜，可以直達「天白原」頂上的平地。

一聽急驟的脚步聲由遠而近，見證人服部就跳離了光政。

「喂，喂，莫急着拔劍，我是『若林』，是『若林』呀！」

也不知他是爲什麼那般緊張，邊喊邊跑過來。

約定的比鬪時刻是上午七時到八時，但是：事關眞刀的決鬪，可不是時刻到了，互相站好鞠個躬，一聲「我們開始吧」才比劃起來。什麼時候撞了面，就是決鬪開始的時候。

這就是爲什麼光政要早到一小時，而若林遠遠就大聲嚷叫的道理。

光政放下按在刀柄的手。若林滿臉的汗都來不及擦，只急着要告訴光政一個消息：

從昨天起，在嚴包的家、共庫的宅第，都看不到嚴包，人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誰都不認爲他是害怕而開溜。光政一聽這個消息還吃驚地環視了四周。說不定，嚴包早就到了，就藏在附近的草叢、樹後呀。

好似拉滿了弓那種緊張的氣氛籠罩在整個「天白原」，直至快到七時嚴包出現在西邊出口的時候。

嚴包五天來一直無法解開父親所說的謎語：「砍影子」到底是怎麼個砍法？就爲了猜不透「砍影子」的秘招，趕到「鯉鮒」時，他就棄馬步行（時候是三月二十日深夜）。他打算經「赤池」到達「天白原」東邊的出口。一路上，他苦思着「砍影子」是怎麼個砍法。

從東邊的出口進入「天白原」，他就可以背着太陽跟對方決鬪，身爲劍士，誰都會想到要佔據這種地利。

他走到「福田」附近時，晨曦初放，快到「赤池」時，旭日冉冉上昇，就在這時候，他恍然領悟了「砍影子」的劍理，心境不禁爲之豁然。

這一悟，他就臨時改道，繞個大彎，從西邊的出口出現在「天白原」。

「等你很久了，嚴包，來吧！」

光政一見嚴包從西邊出口處的草叢走過來，就迫不及待地呼喝一聲，人也背着太陽，如一塊無可撼動的巨岩那樣，挺立在「天白原」頂上的平地。

「遲早要跟你決鬪的，嚴包，按時前來，算你有種，來吧！」話未說完，光政的劍已經颼地出鞘。

嚴包在草叢中佇立片刻，然後，徐徐拔劍，迅捷地向前邁了兩三步。

「光政，你連飛箭都可以抓得住，想必不至於招架不住我的劍吧？」

光政冷然一笑：

「嚴包，莫再搬弄口舌了。」

他邊說着邊擺出刀劍垂在手下的姿勢。

嚴包面無懼意，只顧跨大步向前。

見證人若林，遠遠地站在他們的右方，另一個見證人服部則站在左方。

決鬪總算拉開了序幕。

尾州藩所有的武士屏息以待的這一場決鬪，却在衆武士始料所不及的方法開始——以互鬪劍理的方式開始。

兩個劍術高手，釘在原地後，居然一動不動。

看似靜止不動，可是，高手如若林，已經識破嚴包亮出來的是勢必致人死地的秘招。

他不覺兩肩鬆軟，頭也下垂。

光政背着太陽，他的影子直投到嚴包的脚下。

嚴包立時踏住了影子的尖端。

太陽爬得很慢，它正在冉冉上昇。

影子的長度也縮得很慢。它正在逐漸縮短。

嚴包在「靜止中前進」——肉眼很難看得出他「靜止中前進」的動作，他只隨着因爲太陽的上昇逐益縮小的影子前進。神不知鬼不覺地前進。

劍士把整個生命託付給他進退的動作中。宮本「安全間隔」的秘招，就在識破對方進退的間隔，而一刀將敵人砍死。

而，這時候的嚴包，是把自己的進退整個託付給「天體的運行」。

太陽繼續在上昇。

宇宙萬物隨着太陽在運行。

影子看似未動，其實是在逐漸縮小，嚴包就這樣逐漸逼近光政。

照一般情況，陷入這種境地的光政，已無勝面可言。因爲，嚴包的刀尖，已經跟天體的運行渾然化成一體，隨着天體運行的意志而行動，因此能以一股子莫能抵禦的氣勢逼近光政。

人爲的技巧、意念、策謀，在這種自然天體的壓力前，已經成爲兒戲了！

光政臉色蒼白，汗珠滿布在臉上。

時間，無情地過去。

影子逐漸縮小。光政也逐漸給逼近。

若林之所以垂肩垂首，並不是爲了嚴包已經勝券在握。已經確定誰勝誰敗的決鬪，還有什麼莊嚴、淒美可言？他之所以垂首慨嘆，是因爲嚴包也有落敗的危機。

這就是說，太陽若不幸被行雲罩住，影子即刻消失，那託付給天體運行的劍氣——致人死地的劍氣，必也隨著消失無踪。

只靠天體的運行而無視劍技，如此逼人的攻勢，在陽光被遮時，嚴包就立刻失去優勢，一瞬之間就要遭到報復的。

這次決鬪的勝敗，關鍵全在太陽。也就是說看天體如何變化——天體才是眞正的主宰者。

主宰勝敗的既不是人，那就只有聽天由命了。

若林仰望天空，神色黯然。

他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

一團黑雲，逐漸飛近太陽。

一團黑雲，由於風速加强，飛得愈來愈快。

地上兩個武士的間隔，也逼近到只要有一方揮動他的劍，就足以砍倒對方的距離。

太陽爬得快些，勝利就屬於嚴包；雲飛得快些，勝利就屬於光政……。

太陽還是那麼從容，那麼悠閒地冉冉爬昇。

雲，更靠近了。

陽光不曾停止照耀。

雲，更靠近了。

嚴包擺出了刀尖對準對方眼睛的姿勢，光政擺出的是刀可以砍六路的姿勢。

若林不由捏一把汗，緊張使他「哦！」了一聲，雙眼也隨着閣下來。

雲正要罩到太陽了，幾乎在同一個時候，兩把劍都閃出了晃眼的光。

兩個決鬪者不約而同地垂下了他們的劍，身體幾乎都擦到對方，他們就保持那種姿勢，互視對方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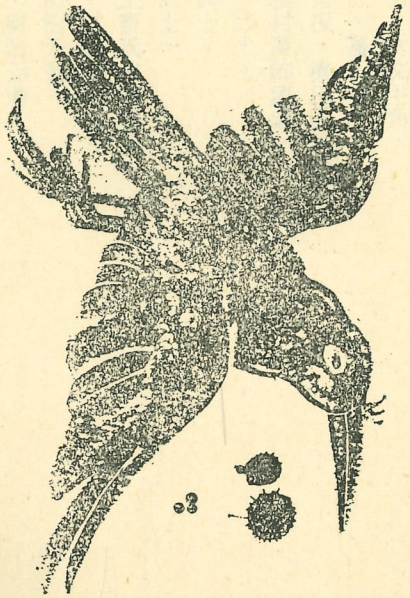
在若林的眼中，他覺得他們保持那種姿勢的時間，漫長如夜。

不一會，其中的一個，由前額到鼻尖、嘴唇，浮現一道紅線，那紅線立刻冒出點點血泡。這個武士露齒獰笑，突然整個臉裂成兩半，血流如注，撲地一聲倒了下去……。

作者簡介：

五味康祐　曾以劍客小說「喪神」獲第二十八次芥川獎（日本最權威的純文學獎），本文發表於一九五五年，筆觸類似「喪神」，但描寫更細膩，情節更奇物，尤其是結局，究竟誰勝誰敗，不能立時明白（細讀當然可以明白），被視為劍客小說少見的嶄新手法而轟動一時。

劍客戀



●重要人物●

直賀 堀左京亮直賀，村松藩藩王。

信明 欅三十郎信明，本文主角。

直弘 堀貞次郎直弘，藩王養子。

秀復 依田新八郎秀復，機迅派創始人。

衛門 堀右衛門，松村藩的家老。

深澤 深澤進一郎，武士。

芳村 芳村佐平，武士。

橋本 橋本剛藏，武士。

千代 千代丸，藩王直賀的親生子。

瀨谷 瀨谷住兵衛，村松藩武士。

伊藤 伊藤博文，明治元勳。

利通 大久保利通，明治元勳。

實美 三條實美，大臣。

松方 松方正義，大臣。

土方 土方久之，大臣。

品川 品川彌三郎，高官。

陸奥 陸奥宗光，高官。

鍵吉 榊原鍵吉，直心派劍客。

安定 籠手田安定，縣知事。

鐵冊　山岡鐵舟，名劍客。
宗助　逸見宗助，名劍客。

一

「村松」藩的封地在「越後國蒲原郡」，藩主領祿只不過三萬石，在全日本三百多個諸侯中，說封地之小，是够小的了。

德川幕府末期（一八六〇年左右），「村松」藩的藩王是「直賀」，本篇故事的主角——「信明」，在那裏領祿三百石，從父親那一代就一直在藩王設在江戶的公館（又稱「藩邸」）服務。他繼承了父親的職位——劍術教練。

信明師承「機迅派」劍法，根據「劍道史」的記載，此派創始人是「秀復」，曾經服務在「篠山」藩，門生多達一千五百八十人。

信明是從「機迅派」的第五代（一說第六代）掌門人學得秘劍的。他是個鋒芒不露的平實人物，絕口不提自己劍法和道統，所以這方面的資料極爲欠缺。

當時的江戶，劍客如林，開館授徒享有盛名的劍術教練，至少也有五、六位，依照實力來說，信明至少可以排在前三名之內，却反而默默無聞，這可能是他爲人平實、不求名聲的緣故。

他喜歡擺弄花木，尤獨對櫸樹的盆栽大有心得，如此醉心於園藝，又是沉默成性，一般人就更無從知道他的劍術有多高、本事有多大了。

老實說，在「村松」這種小藩擁有他這樣的高手，實在罕有其例，信明對只領祿三百石之事，倒沒什麼不滿，看來，他對自己這種平靜無事的生活好像過得蠻寫意，無所他求。

二

他武藝的不同凡響，直到德川幕府就要崩潰的慶應元年（一八六四）五月的某一次機會裏才亮了出來。

那年三月，藩王「直賀」所寵愛的側室「阿蘭」夫人，生了一個男孩（他的正室一直沒生過男孩，抱了一個族人的兒子——「直弘」做養子）。這位愛妾很爭氣，居然爲他生了個兒子，使藩王樂得眉開眼笑。

他宣佈在五月五日——端午節召開祝賀大會。

在祝賀大會的數天前，家老（家臣之長）「衛門」爺，找他問話：

「聽說，你的機迅派有一個秘招叫『掀翻楊楊米之術』，可有這一回事？」

「是的，衛門爺。」

「那好，你就在祝賀王子誕生的宴會上，表演這個秘招給主公他們看看吧。」

信明一聽，臉上立刻浮起困惑、厭煩兼而有之的神情。

——武藝可不是雜耍，怎能拿來給人家瞧熱鬧？

信明才二十六歲，但是，事關武藝的看法，他可是墨守老派的想法。要他在主公和衆臣面前「表演」從來沒露過的秘招，對他而言，是拿自己的劍技給人瞧熱鬧，絕非榮譽，而是一件憾事。

可是，家老一再地勸他，表演的目的又是爲祝賀王子的誕生，如果拒絕到底，無異反抗主公，殊不合人臣之道，他只好答應了事。

衛門爺哪兒聽來他有「掀翻榻榻米之術」的秘招？他着實猜不透。因爲，他從不向人透露過這個秘密。

他的門徒聽到他將表演前所未見的秘招，不免問他：

「掀翻榻榻米之術究竟是怎麼個翻法？師父。」

他們感到奇怪的是師父爲什麼從沒提過這一回事。

信明笑了笑說：

「怎麼個翻法，時候一到你們就一清六楚了。」

五月五日那天。

宴會甫畢，寬敞的大房間全然依照信明的意思，準備停當。

在正面最高的座位，坐着藩王夫妻、養子直弘、阿蘭夫人以及抱着剛誕生不久的「千代」王子坐在阿蘭夫人身邊的奶娘。

他們座位前的下一層台階，放了信明的刀架，刀架上橫放着大小兩支木劍。

信明在離刀架約五、六尺的地方端坐——腰際不佩刀劍，面對小書桌，端坐不動。

這是假定人在室內專心看書，他的雙刀都放在刀架。然後，由三個武士手握木刀，從他的背後、左右，忽然向他襲擊——信明就以他的「翻榻榻米術」防禦自己、擊退敵人。

三個武士都是身手特別矯捷的高手。

——教練雖然厲害，但是，並不帶佩刀，如果三個人從三個方向同時攻擊，總有人可以砍他一刀的……。

三個武士都在心內打同樣的算盤。

不只是那三個武士，藩王也好，在場參觀的其他家臣也好，都認爲信明難以躲過武士們的攻擊。

信明邊注視小書桌上的書邊說：

「別客氣，隨時動手好了。」

站在他背後跟斜左、斜右方向的三個武士，不約而同地擺出攻擊的姿勢，還互相丟個眼色。他們的臉上，不期然地浮現了殺機。

瞧信明坐在那兒，一副從容容專心看書的模樣，誰也不曉得他是不是眞的在看書，或是只擺出看書的樣子而已。大夥兒都在猜想，爲了防備隨時殺過來的武士，他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武士們身上。

這時候，家老衛門爺發出了故意爲難的命令：

「信明，別光看着書，你就讀出聲音來吧。」

擺在信明眼前的那本書是「長慶集」，他翻開的那一頁，正好是一首詩，題目叫「上陽白髮人」。

他是個劍士，疏於文學是必然的現象，可是，這種程度的詩，還不至於唸不出來。

家老的心眼兒眞壞，故意要破壞他精神的統一。信明如果把書上的詩朗誦出來，就不得不「一心二用」，對攻擊者的防備就無法做到嚴密不漏了。

信明點頭同意家老的吩咐。

他用拿在右手的折扇，指着書上的詩句，一字字吟誦出來。口齒不但極爲清晰，唸得

也抑揚有致。

……十六而入宮，今已六十，同時進宮者凡百，而今——。

當他吟誦到這兒，站在他背後的「深澤」，凌厲地呼喝了一聲，朝着信明的右肩一刀劈過去。

幾乎在同一個時候，斜右方的「芳村」、斜左方的「橋本」，也揮起木刀奔過去。

當澤澤的呼喝聲剛起，信明已經一把抓住小書桌，擲向背後，人呢，就像一隻水上滑行的鼓蟲，欠身踏前兩三步，然後倏然轉身。這時候，一張榻榻米已經蹦地一聲跳上來，猛撞到芳村身上，接着另一張榻榻米也跳上來擋在橋本眼前。

深澤揮走信明擲過來的小書桌，繼續逼近信明，正想再一刀劈下去，眼前已經豎起一張榻榻米，像一面擋箭牌似地擋住了他的視線。

這些都在一霎眼間發生。

誰也沒看清楚，信明的折扇尖端是如何扎進榻榻米的邊兒，將偌大一張榻榻米，輕如樹葉地掀起來。

那些榻榻米，乍看好像從地板飛上來，就如一張屏風那樣聳立在攻擊者面前。

當三個武士好不容易闖過榻榻米的防禦線，繼續做第二波的攻擊，三張生龍活虎般的榻榻米，又接連撞向他們。

信明掀翻了六張榻榻米後，飛快地轉身躍到刀架前，抓了大小兩把木刀中的大刀，迅速反身，擺出迎戰面對攻擊者的姿勢。

一給信明抓到木刀，三個武士就敵不過他了。

「芳村」的指頭挨了一擊，手中的木刀不覺掉地，「橋本」的木刀給揮到空中，「深

澤」更糟，信明的刀尖緊緊地抵住了他的咽喉，逼得他只有猛眨巴着眼。

三個武士都跪伏下來，表示服輸。

信明綻現一絲笑容，肅容朝着藩王直賀跪下，低頭報告：

「臣剛才表演的就是機迅派『掀翻榻榻米的秘招』。」

他跪坐的位置就在藩王座位的附近。信明神乎其技的麻俐手法，着實使藩王大開眼界。他，雙眼睜得好大，一時說不出話來，隔一會，才讚說：

「好俐落的手法！」

衆臣稱讚之聲也隨着此起彼落。

信明白皙的臉上，飛上一陣紅暈。

他總算順利表演了秘招，這件事使他如釋重負。

藩王特地賞他一把名刀匠「忠國」所鍊製的短劍。信明滿臉生輝地退出會場。

等在外面的門徒，立刻蜂擁而上，你一句前一句地稱讚他，賀他表演成功。

「師父，您有那麼絕妙的秘招，怎麼一直隱秘不宣呢？」

不少門徒相繼發問，他却一句話也不回腔。

心裏受衝擊最大的是扮演攻擊者的那三個武士——他們都是信明的門徒。

「師父從不提他的秘招，這可能是我們這一夥人的武藝，還沒有達到值得他傳招的火候。」

「是啊，師父對付我們的時候只不過出了兩三分力量而已，他若手下不留情，我們早就頭腫鼻青咧。」

「看來，師父的劍法在江戶的劍術界至少可以在前五名吧？」

三個門徒你一句我一句地評論着信明驚人的劍法。

不錯，以信明的實力而言，他在江戶確是强手中的强手。

可是，在藩王面前施展絕技而大獲讚賞的信明，當天晚上，却躺在床上，久久無法成眠。

他所以睡不着，並不是爲了「翻楊楊米術」的表演够精采，使他興奮莫名。

更不是爲了藩王賞他一把短劍。

當他的雙眼跟藩王碰了個正着，他的視線，也在藩王的身邊的「阿蘭」夫人身上停了一下。

就在這時候，他白皙的臉飛上一陣紅暈。

以前，他也看過，阿蘭夫人幾次，雖然都是遠遠的一瞥，她姣好的面貌可是記得清清楚楚。

——她眞是世上少見的美女啊！

這個印象一直深深地烙印在他腦裏。

可是，他不曾在二公尺左右那種近距離清楚地看過她那奪人心魄的艷麗面容。

這回子事居然使這位年輕劍士心旌飄搖，大開失眠。

——世上竟然有這麼美、這麼令人魂飛魄散的女人？

信明躺在床上不停地自問。

——「臉似芙蓉，酥胸如玉」……她不就是跟白居易所咏唱的上陽宮的佳人一樣？

從這一天開始，阿蘭夫人就成了信明「天上的一顆星」，「心頭上揮之不去的影子」……。

三

諸侯家庭內部的糾紛，屢見不鮮，對這，世人已經不足爲奇。

「村松」藩在信明表演秘招的次一年，也引起了繼承人屬誰的糾紛。

藩王直賀早就向幕府申報養子「直弘」爲村松藩王的繼承人，如今，生了個兒子——「千代」王子，難免舐犢情深，有意改立千代王子爲繼承人。

阿蘭夫人當然渴望這件事早日成眞。

村松藩的屬臣們也爲了這件事分裂爲兩派，互不相讓。

一派是迎合藩王的意向，廢去養子直弘，立千代王子爲繼承人；另一派是主張堅守既成的事實——保持原繼承人養子直弘的地位。

信明當然是擁護千代王子的一派。

——以親生子做繼承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他動不動就搬出這種「純邏輯性」的說法，主張改立千代爲王位繼承人。說穿了，他是爲了阿蘭夫人，爲她，他可是蹈火赴湯，在所不惜。

家老「衞門」爺，是直弘派之首。

——早就申報直弘王子做繼承人了，事到如今，怎好再爲這事引發無謂的紛爭？

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無爲主義者。

兩派人士動則爲這回事爭得幾乎要拔刀相向。其實，這不過是小藩家庭內部的糾紛——井中之蛙的爭論而已，當時，整個日本，正捲入更廣泛、更激烈，像是疾風怒濤似地大紛爭之中。跟這種全日本的大紛爭一比，小藩家庭內部的小糾紛，簡直是太不

識時務了。

——尊皇（擁護明治天皇）好呢，還是擁護苟延殘喘的德川幕府將軍？當時的諸侯都給逼得非「二者擇一」不可。

封地廣大具有實力的藩王，可以揣測自己對政治動向有所影響的邊際效用，來決定附和哪一方，但是，弱小如村松藩，可就沒有附和哪一方的準則了。

——德川幕府歷代將軍待本藩不薄，我們應該爲站在幕府的一邊，盡一臂之力呀。

——不，不，時代已經變了，德川幕府早就喪失往日的威脅，本藩應該附和新興勢力的「尊皇派」才是上策。

如此這般，兩派的主張始終無法統一起來。

時勢可不待人，局面愈來愈緊迫，到了非攤牌不可的時候了。

「伏見」之戰，幕府軍兵敗如山倒，討伐幕府軍的官兵勢如破竹地朝東而來。

明治元年（慶應四年，公元一八六七年），討伐幕府的官兵集中在「高田」，所屬官兵共計有：「薩摩」藩七五〇人、「長州」藩五七〇人、「長府」藩二〇〇人、「加賀」藩一、五〇〇人、「富山」藩四四〇人、「高田」藩三八〇人——總共集結了三、八四〇人。

「黑田」、「山縣」兩個名將，任討伐軍的參謀，他們打算一舉摧毀幕府派的殘餘勢力。

這時候的幕府派，以「會津」、「米」澤、「庄內」謀藩及「奧羽」各藩爲主，他們跟官兵掀起一場殊死戰。

幕府派各藩的車隊，屢戰屢敗，幾乎潰不成軍。

攻擊村松藩的是長州、薩摩、沼津各藩共六小隊的官兵。

村松藩可以動員的兵馬只有四小隊，兵器也陳舊不堪。

藩王早在兩年前就從江戶回國，坐鎭指揮。時局已經緊張到非定出最後的大方針不可，因此，他召開了一次策略會議。

這以前，由於四周都被奧羽同盟軍（幕府派）佔據，形勢逼得村松藩無法不加入幕府派，立起反對官軍的旗幟。如今，幕府派到處吃癟，在如此情況之下，如何自處才最有利於村松藩？

——跟隨幕府派退到「會津」，抗拒官軍到底。

這是藩王直賀的主張。

他這種主張並不表示他勇敢，或是對幕府有一片赤誠，實情是，事到如今，即使投降也會受到斬首之類嚴厲的處分——這種恐懼感逼他採取了可以苟安一時——退而抵抗——的策略。

——抵抗何用？最好即時投降！

這是家老衛門爺的主張。

——衛門爺的意思是不顧主公生命的安危？投降後誰能保證主公不死？明知如此而主張投降，用意何在？

經抗戰派這麼一詰問，衛門爺當然無法堅持自己的主張，不過，畫是老的辣，他提出了另一個計策：

——全員退到「會津」，可是，萬一「會津」陷敵，本藩只有滅亡一途，因此，必須由主公率一部分兵馬到「會津」，剩下的人擁護直弘王子守在「慈光寺」，繼續抵抗

官軍，然後見機應變。

慈光寺在深山翠林中，形勢至爲險要，要到慈光寺，只有一條小徑，是個「一人當關萬夫莫敵」的要地，據守在那裏，的確可以拖拉一段時候。

衞門老頭提出的這個計策，終以多數通過。

藩王同時決定在八月一日晚上，由他率領大部分家臣，由「村松」出發，經「永谷村」到「會津」。

另一方面，衞門老頭擁著直弘王子，帶二百多個士兵到了慈光寺。善於見風轉舵的衞門老頭，一到慈光寺就派出親信到官軍的陣營，表示願意投降——這是後話。

藩王直賀在離開村松城堡之前，叫來「瀨谷」和「信明」，他吩咐說：

「我不能帶阿蘭夫人到戰場，你們兩個要保護阿蘭夫人跟千代王子，趁早逃離本地，找個地方暫時隱匿，直到時局明朗的時候再事聯繫。」

「這怎麼行？我要跟主公到會津，服侍主公到底。」

「瀨口」立刻提出抗議。

照說，信明也該同聲附和。

可是，他却一直沉默不語。

——可以跟著阿蘭夫人到任何地方，隱匿起來……。

這個做夢也沒想過的機會，居然要成爲事實了，他興奮得話都說不出來。

藩王說好說歹才使瀨谷勉强同意，這時候，信明才從幻夢中醒過來，連忙裝出「勉强受命」的表情。

八月一日中午，在藩王逃離城堡之前，信明和瀨谷帶了一個侍女、兩個僕人，護著阿

蘭夫人跟千代王子，離開了村松城堡。

暫定的目的地是阿蘭夫人的親戚——「高田」市一個商人的家——「絲屋」。

高田市曾經是官軍大本營所在地，如今，大軍已經陸續開拔到「長岡」一帶，對必須趁虛潛入的這一行人來說，那兒反而是個安全地區。

問題是到達高田的路途危機重重。村松城四周早就給官軍層層包圍，想一路保平安，倒是難事一樁。

他們只有取道通往「沼越」山頂那一條小徑，才能避過官軍耳目。藩王直賀也也打算走這一條小路到會津。

信明和瀨谷初步商定先到「津川」，躲在近郊一會，直到官軍都開向會津，才繼續南下。

一行人在薄暮時分就越過了「沼越」山頂——這算是逃亡途中的一次大成功。

露宿一夜之後，隔天他們就順利溜進「津川」。

在匆促又緊張的逃亡途中，信明却一直沉溺在如夢似幻的境界。

逃離城堡的亡命者應有的慨嘆、哀切，以及身爲武士而無法參與乾坤一擲的戰爭那種委屈——這些感觸，在目前的信明，已成爲明日黃花，絲毫激不起他合該有的「武士魂」。

他的眼光，不時凝注走在前頭的佳人身上。她弱不禁風的脚步、長及肩膀的烏亮黑髮、撩人心弦的苗條身材……，對這些，他可是百看不厭。耳邊，經常環繞著她說話時銀鈴般的聲音……。

這並不是說，信明對阿蘭夫人懷著不軌的淫念。

阿蘭夫人是主公的寵妾，也是千代王子的親娘。不，她簡直是他超越現實的一個彩夢，是天上只能仰望不能觸及的一顆閃亮的星。

只要人在她的身邊，晨夕伺候，他就覺得：「於願已足」，他就覺得：「人生的幸福莫過於此」。

四

「這是不是櫸樹（唸ㄐㄩ，榆科之落葉喬木，高數丈，葉長卵形，花淡黃色，木質堅細，可作箱案——譯註）？」

坐在樹根上的阿蘭夫人，仰著脖望了望身邊那棵巨樹說。

樹圍少說也有五公尺，樹幹上呈現渦狀的樹紋，照信明的判斷，它是樹齡已有數百年的參天老樹。

「不錯，夫人，它是櫸樹。」

「聽說你喜愛櫸樹，你的姓不就是『櫸』嗎？」

「噢，怎麼連這種事也傳到夫人耳裏？」

信明喜不自勝地綻發笑容問。

阿蘭夫人多少對自己感到興趣，這個事實，使他喜上眉梢。

「前不久，我不是看過你表演的『掀翻榻榻米之術』嗎？懷著那種神技的豪勇武士，居然是個也熱衷盆栽的人，我當時還以爲聽錯了，到現在我仍然想不通。」

「不，熱衷盆栽的事……」信明還沒說完，阿蘭夫人就說：

「把櫸樹之類堅實的一顆樹收在盆栽的小小天地裏……一想就叫人別有一番情趣，這種喜好，跟你的人很相稱呀。你必是是個外表豪氣十足，內心却細膩又和祥的人——剛柔兼有的一個人，我是不是猜對了？」

「夫人，您太誇獎了。」

他們閒談了一會盆栽的事，信明就爲她舖好以草葉做墊褥的臨時床舖，然後，回到手握酒筒，坐在另一邊的「瀨谷」身旁。

「夫人跟你聊得很起勁，到底聊些什麼呀？」

瀨谷的口氣帶有幾分嘲笑的味道。

「沒什麼。她問我櫸樹怎樣成盆栽，我就向她稍作說明，如此而已。」

「嘿，談盆栽呀？盆栽這玩意兒我總覺得不是我們武士該玩的事。」

「我也這麼想……。」

信明並沒有反駁他。他向來不喜歡跟別人爲某些事爭論不休，這次，也只是輕描淡寫地應付一下。

瀨谷領祿三百石，職務是「機密文件檔案官。」

論身份、年齡，都在信明之上，現在又是爲了保護阿蘭夫人跟千代王子而必須長期共事的同事，他不願意跟他發生任何摩擦。

——這傢伙看來並不好相處……。

信明有這種預感。他從瀨谷流氣的眼光發現到他是個不懷好心眼的人。

天一亮，一行人就繼續前進。他們打算經過「大倉」，越過「九才嶺」。這是繞遠路，因爲，他們臨時發覺官軍不但進兵迅速，控制的地區相當廣濶。

來到大倉附近的時候，本是走在最前頭的一個僕人，慌慌張張地跑過來說：

「前面有七、八個像官兵模樣的人，怎麼辦？」

信明問明情況，立時判斷是官軍的斥候小組之類。

「瀨谷兄，請您守著王子跟夫人，我上前察看一下。」

他單身走向那一羣官兵。

對方看到有人趨近，連忙擋在路上。

「你是幹什麼的？」

「往那兒？」

高壓式的問話，立刻向他拋過來。

「我是管谷村鄉居的武士，爲了戰火蔓延，打算舉家到岩代團暫時避難。」「哦？拿出通行證讓我們瞧瞧。」

「通行證？」

「這一帶是官軍的佔領區，要離開佔領區到其他地方，不帶官軍發出的通行證怎能過去？這種最起碼的規矩你也不懂？」

「這，我可沒想到，抱歉，抱歉，請官爺們網開一面吧……。」

「笑話！沒有通行證一律不能放行，這是上方的規定，我們不能不遵守。」

「鄉居的武士跟政治、戰爭素無相干，帶的又都是女人、小孩之流，務請你們通融通融。」

「不成，我說不成就是不成，你囉嗦個什麼勁兒？」

一個隊長模樣的人，走過來瞧了瞧信明，漫聲問說：

「那個女的可是你的妻子？」

「正是，……」

「長得挺標致嘛。」

他露齒一笑，然後說出令他發楞的話來：

「噯，帶女人家旅行不是太不方便了？你留下那個美人兒，我就放走其他的人，怎麼樣？」

一股怒氣直貫，信明的腦頂，渾身血液如在沸騰。

「請問，你可是正正經經在說話？」

「什麼正經不正經的？這是常有的事兒，你有看開點把她留下來算了。」

「身爲武士居然說出這麼不倫不類的話，未免太那個了，請你收回消剛才那句無禮的話！」

「唷，你生氣了？我說呀，老兄，你眞是鄉巴佬一個，戰爭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你不懂？誰勝利了誰就有權利處理當地的女人、金錢、財物。戰爭是無情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無恥的殺胚！」

「這傢伙，還敢駡人咧，想跟官軍打架不成？」

「我才不管什麼官兵不官兵，你們這一羣無賴，實在是武士的敗類，非教訓你們一頓不可！」

「少黃腔！不知好歹的猪胚！」

「捅他一刀算了！」

七個官兵一聲呼嘯，同時拔劍，把信明包圍起來。

信明早就右手握著大刀，左手拔出短劍。

「居然跟官軍爲敵，你活得不耐煩了不是？」

「狗娘養的混賬東西！假官軍之名行無恥的勾當！今天非教訓教訓你們一頓不可，來吧！」

話未說完，信明的大刀已經出鞘，直砍得正面那個隊長的頭，給劈成兩半，短劍也刺進了另一個人的胸部。

「哦！這傢伙有兩把刷子呢，小心呀。」

剩下的五個人有點楞住。信明的刀，毫不容情地又把其中的兩個砍得呼天搶地，痛嚎不已。

另三個人眼見情勢不妙，翹著脚想溜，又被信明的快刀給斃了一個，其餘的兩個再也顧不得什麼體面了，發出哀叫聲，拔脚狂奔。

信明飛奔著趕上去，一連兩刀，殺得他們身首異處。

放走他們，麻煩就接踵而來，他不得不橫了心宰掉全部官兵。

「幹得好！」

瀨谷走過來，看了挨了一刀就全都氣絕的官兵，對信明身手的快捷俐落，讚不絕口。

「唉喲，嚇死我了，一眨眼開全都殺光了不是？上天保祐，有你的保護，我們大可放一百個心了。」

阿蘭夫人也湊過來嘖嘖稱奇。她的讚詞使信明興奮異常。

一行人就這樣繞到「岩代」，再回到「越後」，然後到了目的地——「高田」，前後

足足費了十五天旅程。

旅程途中，信明給逼得拔刀三次，三次大難都靠他化險爲夷。

進了「高田」的市街，來到城堡北方的一個交叉口，阿蘭夫人就情不自禁地向前奔跑。許是少女時代的回憶勾起了她她渴切的慕情。

父母早逝，自小她就在經營布莊的伯父家給養大。當時，伯父有一個從「村松」來的同業，他向伯父討來她當養女，從此她就住到養父家。由於天生麗質，後來經人介紹，到藩王的內殿當侍女，所謂時來運轉，不久就受藩王寵愛，成爲側室，如今又逃亡到這裏——阿蘭夫人的半生，說來眞合了那句「歷盡滄桑一美人」呢。

——伯伯！伯伯！

她在心中不斷地如此喊叫。她三步併成一步地跑過那些記憶猶新的屋簷，終於站到「絲屋」的門前。

她的一顆心却在那時候撲通一聲往下沉，沉得臉色都變白了。

正值大白天，店門却關得死緊。她猛敲了門，却一點動靜也沒。這是怎麼一回事？跟著她趕上來的信明，忙著繞到後門一觀究竟，發現那一道門也關得密不通風。

阿蘭夫人看出事態有異，不禁淚兒汪汪，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我到四鄰探聽一下，請稍候。」

信明得來的情報，是阿蘭夫人想都沒想過的。

絲屋的主人，在官軍進駐高田的時候，非但拒不繳納捐款，還私通幕府派，將官軍的一舉一動報告給他們，事洩就給官軍逮了去，一家人從此七零八落地四處逃散，近況如何，杳如黃鶴。

「這可糟了，怎麼辦？」

阿蘭夫人蹲到地上，痛不欲生地哽咽著。

五

信明正在櫸樹的苗圃裏挑選苗木。

對盆栽這玩意，最近他眞是愈來愈迷了。

他想移動花盆的時候，發現太陽已經西傾。唉，時候不早囉。他太熱衷於這個工作，熱衷得把時間都忘了。

「信明，信明！」

忽然響來千代王子急促的喊叫聲。

「啊，少爺（爲了藏匿身份，如此改口，不再稱他爲王子——譯註），您別跑得那麼快，慢慢地走吧。」

他怕少爺撞到花盆，連忙站起來迎接他。

「信明，帶我去看放煙火好不好？」

「看煙火？好的，可是，要先獲得夫人的准許咧。」

在高田，他說好說歹，總算使阿蘭夫人對「絲屋」的一家人離散的事看開了。一行人又跋涉了一大段路，來到「金澤」市，躲藏了好一段時日。直到九月末，傳來「會津」城已經陷落的消息，兩個僕人當夜就溜得不知去向。也許，他們認爲再服侍這位無依無靠的幼主，於事無補，將來也沒什麼指望了。

隔年春天，信明他們就到了「大阪」。

好在從「村松」出走時帶了不少金銀，生活不至於有所匱乏，不然就慘了。

他們租了一戶房子，五個人——千代少爺、阿蘭夫人、侍女「阿菊」、瀨谷，還有信明——開始過那不必再風餐露宿的生活。

信明四處探問過主公直賀的消息，結果是茫然無據，生死未卜。有的說他已經陣亡，有的說又跟著幕府派逃到「北海道」的「函館」去了。

五月。幕府派的最後據點——「五稜郭」也陷落了，投降名單中也沒有主公直賀的名字。

說到給衞門老頭帶著一起向官軍投降的直弘王子，他倒是一帆風順，投降後受到官軍的優遇，給他送回村松當起藩王來了。

局勢如此，千代少爺就回不了村松了，因爲，對方是當年爲了爭王位，差點兒動起武來的當事人。

信明他們只好認了命，在大坂「堀江街」的某個角落，暫時落腳。

瀨谷閒著沒事，就去學謠曲（註），信明呢，還是不改其趣，仍然熱衷於盆栽，這叫做「各得其所」。在當時動亂的時局下，能夠通那種優游自在的生活，也許是他們的祖先積了不少德。

時光荏苒，又過了一年。

這時候是明治三年（一八六九），時值春季……。

（註）謠曲，抑揚其聲而歌唱能樂詞章。

阿蘭夫人聽到少爺的嚷聲後出現在廊子。

「信明，你帶少爺看煙火去，我知道光聽不看，他可是不依。」

「是的，夫人。」

信明不敢正視阿蘭夫人，每當兩人的視線正面相碰，總使他心跳不已，臉上、脖子都要飛上一陣紅，眞拿自己沒辦法。一直到現在，他還是唯恐正面瞧看她。

「可是，家裏只剩夫人妳一個……」

「不打緊，瀨谷不是快回來了？」

主公八成是死了，但是，對信明來說，阿蘭夫人仍是主公的愛妾，千代少爺還是少主，尤其是阿蘭夫人，他對阿蘭夫人的忠心及憧憬，始終不曾稍改。

放煙火的地點在「外僑地區。」

那兒有廣達兩萬六千平方公尺的土地，整修得幽雅宜人。鋪了柏油的一條大馬路，栽種了五、六百棵加利樹、柳樹、橡膠樹，馬路兩邊是綠油油的草坪，處處是附有寬敞涼臺的洋房點散其間，路上立著靠油燈發光的四角街燈。

對大坂人來說，這兒是充滿異國情調足以令人瞪目結舌的「仙人之鄉」。

煙火專家——「久世」，不但精於煙火，也精於砲術，是煙火師中的頂尖人物，在放煙火的技術上屢創新格。據說，他今夜是重金受聘來這兒大顯身手，因此，聞訊而來的市民，早就把這個外僑區擠得水洩不通。

外僑不准日本人進去住宅區內部，他們外國佬可是懂得享受，坐在涼臺上，悠閒地欣賞煙火奇景，大坂市民只准在外圍的矮牆這邊，推擠著看放煙火。

信明讓千代少爺騎著脖子，侍女阿菊緊握著信明的袖子，三個人就這樣濟在人羣內觀賞放煙火。

當煙火在天空上千紫百紅地散開，數千個人頭就仰著脖子，「哇！」地歡聲雷動。

看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信明問：

「少爺，您冷不冷呀？」

「不冷。」

「時候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信明跟在少爺後面走。少爺今年已經六歲。他覺得該開始好好鍛鍊他的身體。所以，回程雖然不短，他還是抓住機會讓他徒步行走。

「我走得有點兒累了，信明。」

當少爺這麼叫苦，他就指著阿菊說：

「瞧阿菊，女孩子都不喊累，少爺，你是男孩子，怎麼先叫苦了？」

他故意擺出肅肅穆穆的臉色，不讓他討到便宜。

話是這麼說，那天晚上，他覺得少爺的確有異往常，瞧他走路的模樣，顯得軟弱無力，還不斷咳嗽呢。

信明摸了摸他的天庭，發覺似乎有點兒發燒。

——糟了！

信明只好順途帶他去看大夫。

「是感冒，沒什麼大礙，要穿得暖和些，早點兒讓他休息吧。」大夫說。

信明絲毫不敢怠慢，吩咐阿菊說：

「妳陪少爺待在這兒一會，我回去帶一些給少爺穿的衣服，馬上就來。」

他加速步伐，朝著「堀江街」的家走去。

路上，他忽然莫名所以地起了某種不吉利的預感。

這種預感跟千代少爺無關，沒來由地冒出來的不吉利預感，好像跟另一件事有關，他就是想不出究竟是爲了什麼。他的一顆心躁急得使他更加快了步伐。

當他開了家裏的門，立刻感到氣氛不對。

「夫人，我回來了。」

他拉高嗓子往內室直喊。

「信明……」

好像給什麼蒙住的悶叫聲，從內室應聲傳來。

「夫人！妳是怎麼了？」

他不顧一切地闖了進去。

室內所見，使他一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個無賴瀨谷，許是喝醉了，滿臉血紅，居然敞開前面的衣褲，直立在房間的正中處。

阿蘭夫人給逼到室內的一角，僵在那裏動彈不得。

「瀨谷！你是怎麼了？」

他衝著瀨谷的背厲聲斥喝。

「哦？是信明呀，哼，你這不識趣的傢伙，早不回晚不回，偏偏揀在這個節骨眼回來，眞是的！」

「您喝醉了是不是？您站在那裏幹什麼？」

「唉喲，你這個傻瓜，這還用得著問嗎？男人找女人會幹些什麼你也不懂？阿蘭夫人已經空閨獨守了好久，我瀨谷也好久不沾女人了，哈哈，放著不享受豈不太可惜？男貪女歡，彼此可以溫存一下，享受一下呀……」

「混賬東西！」

「你說什麼？」

「瀨谷，你這不成了畜生？一個武士怎麼可以無恥到這個地步？」

「武士？你說話不怕人笑掉牙不是？這年頭，武士已經不存在了，藩王也死了，我跟她只有男人跟女人的關係囉，嘿嘿……。」

「不成體統的無賴！居然敢在夫人身上動歪腦筋！」

「咦？你是怎麼了？要殺我不是？哼，殺就殺吧，這年頭，時代已經大變，殺了我你就給逮去問斬的——武士的決鬪早就明令禁止了，犯罪的勾當，你敢呀，哈哈哈！」

「狗猫不如的無恥漢！」

信明手上的劍，閃出了一道白光。

瀨谷在肩膀挨了激烈無比的一刀，應聲仆地，不哼也不叫了。信明用的是刀背，否則他就必死無疑。

「這個傢伙太可惡了，居然忘了對主人應守的分寸——臣眞是該死，沒能早些趕回來，害得夫人受驚……」

信明好像自己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跪在阿蘭夫人面前，一疊聲地道歉。

隔天，他們發現瀨谷不告而別。這是順理成章的事，糟就糟在，一向由他保管的金錢，也全數給捲走，弄得家裏連一個子兒的錢都沒有留下來。

六

明治四年（一八七〇）七月，日皇宣佈廢藩置縣。

年代既變，社會上的一切也完全改觀。

信明帶了**阿蘭夫人**跟千代少爺到了東京（以前的江戶）。

侍女阿菊，在去年歲尾就把她辭走，因爲一家四口，困於生計，實在再也養不起額外的人，逼得信明做此決定。

存款全給瀨各拐跑，此後，爲了養活夫人跟少爺，他就非另謀其他生活的路子不可。

——先到東京，探問主公的消息再做打算。說不定從直弘少爺那裏，多少可以獲得一些眉目的。他想。

一到東京，他就去找以前教他盆栽的花匠——「正吉」。

「喲，您不是信明爺嗎？您居然還活着！唉，這可要應了那句『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噢。」

他不改往日那種親切勁兒，向信明一五一十地道出那次戰爭之後的東京，是如何起了三百六十度的改變：

「咳，說來話長，那些『薩摩』藩來的官兵啦，『長州』藩來的官兵啦，不都是鄉巴佬？居然什麼都學起洋鬼子的模樣兒來了。這個世界呀，以後還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信明爺。」

「正吉，別爺長爺短的了，我現在可得幹個活兒賺三餐，我不再是武士，是個做日工也得幹活兒的人咧。」

他告訴正吉捉襟見肘的近況：

「什麼活兒都可以，給我介紹介紹好不好？」

「那，何不乾脆到我這兒幫我做做盆栽，信明爺——不，信明先生，您對盆栽的作法早就窺知其奧，呆在這兒幫我，一切不就輕車熟路，不愁衣食了？」

三兩句話就說定了由信明來負責正吉家有關盆栽部份的活兒。信明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因爲，他至少可以使**阿蘭夫人**跟千代少爺，三餐不至於挨餓了。

可是，這僅僅是解決了三餐而已，其他的開銷還是沒辦法應付，所以，他們的日子還是挨得很苦。

阿蘭夫人不得不把留在手邊的一些貴重物品，一一換成金錢。

每看到這個情形，信明就像給剝了一層皮一樣，傷心萬分。

——唉，只怪自己沒有其他謀生的技能。只具備一身武藝，在這種年頭還能搞出什麼賺錢的名堂？

信明一心爲**阿蘭**着想，**阿蘭**可是一心爲千代少爺的前途着想。

「我……乾脆去當藝妓算了。」

有一天，**阿蘭**忽然破鑼破摔地向信明說。

信明一聽，驚愕得只差沒有昏過去：

「這……這怎麼行？夫人，念頭怎麼可以轉到幹藝妓這一回事呢？……。」

信明的口氣含着怒憤，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聽說，好多過去身份相當高貴的人，他們的女兒都當了藝妓。」

「例外總是有的，我也聽說過，一些武士的妻子、女兒，就有賣身給娼妓館的，可是

，夫人，您的身份跟她們畢竟大不相同——而且……而且，夫人曉不曉得藝妓這一行幹的是什麼事？」

阿蘭經他這麼一問，就不再答腔。

——長此下去，孩子的教育都成問題。爲了兒子的前途，什麼事我都肯幹的……。

阿蘭夫人老是往這方面在大動腦筋。信明當然看得出。問題是，對他來說，這無異是他心目中的女神被汚辱了，他可要抵死反對。

何況，若能保持現況，他朝夕還可以看到她，她已經成了他精神上的最大支柱。要是有一天，她從眼前消失而去，那種日子如何挨過？他實在想都不敢去想。

——非弄些錢不可。

一天，信明硬着頭皮到了直弘少爺的住宅。

本來，一到東京就該馬上去找他的，可是，想到直弘少爺，衞門老頭過去都是千代少爺的死對頭，一想到這兒，雙脚就不聽使喚，要他低頭去說情，怎麼也不甘心。

現在，可顧不了那麼多了。

座落在「赤坂」的原「村松」藩王的宅第，外觀已經大變，宅第的一半早就賣給商人，原先氣派壓人的大門，如今也拆除了。

他遞了一張名片，請看門的傳達來意。

不消多久，出現一個約莫五十歲左右的男人。

「咦？你不就是信明嗎？幹什麼來了？」

這個人的口氣，冷過三月寒冬。他是以前專司監察武士行爲的「竺村」。

「我來打聽王爺的消息——我是說，以前的藩王直賀王爺。」

「直賀王爺早就去世囉。」

「噢？……在哪兒去世的？」

「在會津呀，他不是陣亡，是病死的。」

直賀既已去世，這時候再提出阿蘭夫人的事，生怕不會有人搭理，但是，在羅掘無門的情況下，只好試一試再說，說不定……。至少，跟衞門老頭碰個頭，告訴他阿蘭夫人目前的窘況，請他支助，總不至於一點希望也沒有吧……。

偏是疑慮成眞，他的這一絲希望也無情地給粉碎了。

「你說衞門老頭？，哼，那傢伙，最是不忠不義，早就看破了本藩少爺，攀上新政府的權貴，當什麼官兒去囉。」

信明大失所望，人都喪聲歪氣了。

他茫然地走在路上。

迎頭來了個拉「人力車」的人。

——是呀，我可以去拉人力車呀！

從此，他白天做盆栽的活兒，晚間靠自己還算結實的身子去拉人力車。兩種工作的時間並不會衝突——只是日夜使出勞力，使他疲憊不堪。

就靠他這個安排，千代少爺才順利進入小學就讀。

千代少爺聰明過人，學業成績在班上總是獨佔鰲頭。阿蘭夫人對他的將來就越發地抱有希望。

三年的歲月，在信明的苦鬪中挨過去。他還是一無怨言地日夜奔波，爲阿蘭夫人跟少爺付出他的一切。

明治七年（一八七三）歲尾，信明在「日本橋」附近載了一個官吏模樣的人，年紀約莫五十歲。

拉到「新橋」那位乘客在下車付車費的時候，不經意地瞥一眼戴着圓頂草帽的信明。

「唷？你不是信明嗎…」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不費工夫，他就是衙門老頭。老頭比前胖多了，也留了當時在衙門流行的一撮鬍子。難怪他上車的時候信明也沒認出來。

「哈，你怎麼幹起這種撈什子的人力車夫來了？」

語意間含着尖刻的譏誚意味。當信明提到直賀王爺的事，他不屑地說：

「傻人就是專做傻事，是他活該，怨不得誰。當時呀，只要聽從我的話不就沒事了嗎？」

口氣就像在說跟他全然無干的人。

「我記得你是受命護着阿蘭夫人逃亡，現在，她是怎麼了？可有她的消息？」

「說來話長，現在我還在服侍她。千代少爺已經在唸小學了。」

「哦？千代少爺也健在？嘿，你一直跟着她呀？」

「是的。」

「住在哪兒？」

信明據實告訴他住址。

「我目前在工部省服務，改天我專程去拜訪阿蘭夫人。你回去後，先向她替我問個安吧。」

對已故的主公都嗤之以鼻的老頭，怎能幫阿蘭夫人一把？信明並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上。

萬萬沒想到，不幾天後，衙門老頭居然說到做到，找上門來了。

「啊，阿蘭夫人，妳還是那麼艷麗照人，一點也沒變呀。」

劈口他就熟頭熟腦地讚美阿蘭夫人，之後，得意洋洋地提到他在工部省如何吃香，如何廣交政府高官的事。

「恕我冒昧地問一句話，瞧你們，日子過得相當苦，是不是？」

「這也難怪，家計全靠信明一個人，能够馬馬虎虎撈個三餐，我已滿足，我擔心的是千代的前途，想到這兒，我每天都嚥不下飯，睡不着覺……。」

「是啊，千代少爺的將來總得有個安排才是——對了，我可以想個兩法，妳就託我來辦這回事吧。」

衙門老頭此後都挨夜間來找阿蘭夫人，兩個人嘁嘁喳喳地不知在打什麼商量。

他們之間正在進行些什麼，出去拉人力車的信明當然無從知悉，可是，一天早晨，他到阿蘭夫人的房間道早安的時候，從她口裏聽到有如晴天霹靂的消息。

「千代已經決定到美國留學了。」

「什麼？」

信明給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轟得啞口無言。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衙門老頭居中拉線，使阿蘭夫人跟參議兼工務部部長——「伊藤」，見了面，她親口央求伊藤替千代少爺安排個好前途。

伊藤當時是新政府炙手可熱的高官，只要他肯幫忙，無事不成。也不知經過怎樣的折

衝，千代少爺獲准成爲少年留學生的一份子。

在明治四年（一八七〇），經日本政府派到美國去的留學生當中，有兩個年紀最少的女生，她們在五十九個留學生中，成績拔尖，這個事實使日本政府決定：在最近的一批留學生當中，也加添幾個少年、少女，算是一種留學政策的實驗。

「聽說，出發的時間是明治八年（一八七四）三月，從現在起，得準備有關留學的各種屑事。錢嗎？不成問題，伊藤先生已經給了我們足够的費用了。」

這些事都在暗中進行，信明自始至終都給蒙在鼓裏。

七

送千代少爺（這時候，他已經改名爲「育太郎」）到「橫濱」搭船的時候，信明的一顆心，一直無法安靜下來。

第一個原因是，少爺留學的事自己完全給當成外人，毫無插嘴的餘地。那些人似乎有意把他幾年來的辛勞一筆抹殺，想來實在有些不甘心。

第二個原因是，少爺留學美國，時間少說也要七、八年，這段期間，家裏只剩下他跟阿蘭夫人，這是生活上前所未有的一大改變。

少爺雖然年紀還小，平時，有這位少主擋在他跟阿蘭夫人之間，至少使他對阿蘭夫人保持了一種距離，心情就有了一種安定感。如今，這種「距離感」就要消失無踪了。此後，他跟阿蘭夫人可要面對面生活在一起。那種變化，對他來說，是破題兒第一遭。在過去她是他隔着一段距離遠遠膜拜的神佛，到如今，他大可邁步入大殿，清清楚楚看祂的「蘆山眞面目」了。

這個想像，難免使他起了害臊敬畏之心，兩種心情撞在一起，使他着實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不，何必想得那麼多？我還是當做少爺還在，照以往的態度服侍阿蘭夫人就好了。少爺不在的期間，我還是會好好保護她的……。

信明這樣告訴自己後，發覺一顆心鎭定了許多。

誰知，一回到家，阿蘭夫人說出的第一句話，有如天旋地轉，擊得他那顆心都要粉碎！

「信明，這幾年來，虧你爲我們母子倆含苦操勞，吃盡辛酸，此後，你可不必那麼辛苦了。少爺留學的期間，我就到伊藤先生的公館服務，這就可以大大減輕你的負擔……。」

「伊藤……您是說，那個『長州』藩低級武士出身的伊藤……？」

信明做夢也沒想到事情會演變成這樣。

「快別說那種失禮的話了，不管以前是什麼出身，人家現在可是參議兼部長，很受『利通』首相器重的政界大紅人，在新政府裏，他是個相當有作爲的人。少爺能够留學，全是靠他一手幫的忙，今後，還得靠他多方照顧呢。」

「可是，伊藤這個人……。」

信明欲言又止。

伊藤的好色無人不知，怎麼偏偏找上這個人？

據說，只要是貌美出衆的女人，伊藤就設方想法弄到手，還大言不慚地公然說給別人聽——在如此聲名狼藉的人身邊，阿蘭夫人能保持得了她的貞潔那才是怪事。

他心目中至高無上、神聖無比的女神，就要受到玷辱了。信明但覺渾身的血液都冷結了，可是，他不能把心裏畏懼的事抖出來，好好勸她。

「你放心好了，我在任何地方，心裏只惦念千代，不作他想，我會活得正正當當，快快樂樂，你莫再亂操心了。」

阿蘭夫人好像看穿了他擔心的事，以斷然的口氣向他說出保證的話。

——是啊，阿蘭夫人才不會讓低級武士出身的那個好色鬼伊藤，佔什麼便宜的。她爲了討生活不得不出的下策，我怎麼想到那種髒事上去了？這不是對她大大的不敬？嗎信明以這些話說服了自己。

阿蘭夫人到伊藤家後，信明的整個人像缺了一條脊背骨，變得病病歪歪地。

幾年來，再怎麼辛苦，只要一見她的笑容，一聽她的聲音，就精神百倍。在他的心裏佔了這麼重要位置的人，突然消失不見了，他受到的打擊之大，之深，只能用「天地變色，草木含悲」這一句話才能形容。

盆栽的活兒，拉人力車的活兒，幹起來都不像以前那麼興致勃勃，那麼精力充沛了。現在，他唯一的快樂是，每月到伊藤的公館跑一趟。從小門走到厨房口，請女佣人呼來阿蘭夫人，親口探問她的近況以及千代小爺的消息。這時候，才是他的人生最充足的時刻。

阿蘭夫人的穿着總是很入時，非以前寒酸的時期可比，佣人們對她是惟恭惟敬，客氣異常。

——也許，她幹的是管家之類的工作，看來，她的確比以前過得舒服多了。光靠我，哪能讓她過得這麼舒適？

他的心因而比前寧靜多了，可是，沒料到，有一天新的打擊又無情地撕碎了他的心。

「信明，這種話本來不該由我說出來，可是，今天我是非說不可。年輕的你，經常跑到這兒找我，難免引起一些風風雨雨的話，害我惱出不少麻煩。此後要探問我的事，你就直接找衛門老頭吧，你莫來找我了。」

阿蘭親口向他這麼說的時候，語意間還帶着些許埋怨的口氣。

在阿蘭的立場來說，這是順理成章的要求，可是，對信明來說，這等於是一次慘酷無比的判決。

——哼，我才不跟衛門老頭碰面哩。

有半年之久的時間，信明果眞狠下了心，不再去探聽阿蘭夫人的消息。

可是，到頭來他還是忍受不住，只好老着面皮到了「河田街」衛門老頭的住宅。

衛門老頭倒也客客氣氣地請他進了客廳。

那是當時在官吏之間大爲流行的洋式客廳。

舖了厚厚的地毯，擺放了高級木材做的桌椅。

牆壁上還掛了寫着漢詩的卷軸，下面還有刀架，刀架上也擱大小兩把刀。

信明先向他探問千代少爺的事。

「一切都很順利，他在美國的日子，過得很好，勤勉攻讀，成績也不差。最近，他搬到華盛頓一個美國人的家裏，聽說，英文已經說得頂呱呱咿。」

衛門老頭說到千代少爺時，並不使用敬語——稱呼千代少爺時只用一句「他」。

這個老頭經常在伊藤家進出，他應該跟阿蘭夫人常碰面的，信明想。

「阿蘭夫人最近可好？我已經半年沒見過她了。」

說到阿蘭夫人四個字的時候，信明感到自己的舌頭似乎忽然變大，一點也不聽他使喚。

「你是說阿蘭？她嘛，不錯，不錯，過得很如意，伊藤老爺很寵愛她哩。」

「寵愛她？」

信明聽得出這一句話的弦外之音，不禁豎起了雙耳。

「當然，長得那麼標致的人，即使是新橋一帶的藝妓，也很少比得上她的。」

「衛門爺，您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阿蘭夫人已經——」

「噯呀，這還用得着問嗎？眞是的，阿蘭是當了伊藤爺的姨太太呀。」

「當了姨太太？」

信明不覺從椅子上霍地站起來，臉色驟然發白。

「您是說，阿蘭夫人早就同意這回事才到了伊藤家？」

「你幹嘛，那麼緊張兮兮地？她沒告訴你？」

「我不信！是您在撒謊！阿蘭夫人怎會委身給那種出身卑賤的人？是您信口胡說！你這無禮的傢伙！」

「唉，唉，你且靜下下心來聽我說吧。想想看，伊藤爺肯爲一無相干的過氣少爺盡那麼大的力，還不是看在阿蘭長得漂亮？說穿了，阿蘭是用她的身體換來兒子的將來，就是這麼一回事。要知道，並不是任何漂亮的女人都可以走得通這條路子。是阿蘭還沒上他的公館之前，伊藤爺就跟她纏綿一宵，事後他覺得這個女人『女人味足够』，才……。」

「您騙人！您胡說！哪有這種事！」

「喂，喂，信明難道你是把阿蘭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不成？哈，要是這樣，你就

見了鬼囉，她呀，還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爲了跟伊藤搭上線，她還向我寬衣解帶過哩……」

「你這狗娘養的東西！」

信明躍身向前，抓住了刀架上的大刀。衛門老頭情知不妙想跑已經來不及了，挨了信明以渾身之力砍下的一刀，當場就一命嗚呼。

八

武士出身的人，畢竟敢做敢當，信明當天就去警局自首。

法官判他十一年刑期。

當他出獄，已經是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腊鼓頻催的時候了。在監牢裏工作也有報酬，所以，他積了一些錢。他就帶着這些錢，回到東京來。

激變期的十年，已經把東京徹底改變了。

沒改變的只是花匠「正吉」那一顆關切他的心。

靜養一段時期後，信明的身心就恢復了正常，這時候，他就開始到處探問阿蘭母子的近況。

伊藤在前一年（一八五五）的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四十五歲的英年，當上新內閣官制下的首任總理大臣，權傾天下，威勢不可一世。

同時，他的荒淫無度也變本加厲，據說，阿蘭早就給踢到一邊了。

信明猜想，千代少爺必已回國，因此四處探聽，終於給他問出他目前正在農商部，不過，是一個新進官吏，職位並不高。

猶豫再三之後，他才下決心去看他。

他採了星期天的一個下午，到了千代少爺座落於「青山南街」的住宅。那一座房子的外表，氣派得很，怎麼看也不像是個新進官吏住得起的。沒有相當的靠山，絕不可能住在這麼體面的房子。個中原因，信明自然是不問已知。

當僕人向千代少爺傳達信明求見的事，這位過去給他養育數年的「少爺」，居然雙眉深鎖，咋了一下舌頭。他沉思一會後，指示說，請他進來客廳。

「少爺，恭喜您學成回國。唉，已經長得這麼高大了，歲月眞是不饒人，難怪我都一時認不出您來……。」

一見到他，信明就感觸萬千，淚珠要奪眶而出。

十一歲那年分手的少年，如今，已經成爲二十三歲的青年。到底是喝過洋墨水的人，風采奕奕，一表人材，舉止談吐，跟一般青年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這位少爺却始終以看「異邦人」那種冷漠的眼神看他。

「聽說你在監獄裏呆了好久，可是眞的？」

「是的，我最近才出獄。」

「呆了十年？」

「不，一共呆了十一年。少爺，阿蘭夫人現在是……。」

「母親嗎？她還不是一副老樣子，今天她有事到街上去了。」

少爺說後，正色地補了一句：

「信明，在以前母親跟我的確很受你的照顧，這回事我還是記得清清楚楚，可是，我現在已經做了官，你是有前科的人，常到這兒走動，立場上有點兒說不過去，你務必諒解我的苦衷。」

「是，是的……少爺。」

信明一聽他的話，兩肩鬆軟，頭也垂了下來。

「我準備了一些錢，金額並不多，你拿去派用場吧。」

他把準備妳的一包東西，放到桌上。

「少爺，我不是爲了向您討錢才來的，我只是想——」

信明頓了一會，很吃力又擠出了後面一句話：

「請放心，此後，我再也不會來打擾少爺您了。」

說完，他就站起來，投給他傷心欲絕的一眼，這才轉身匆匆離去。

走出少爺的住宅後，信明在附近的「法覺寺」門口，佇立了一段時候。

他像一個六神無主的人，痴痴呆呆地站在那裏好一會。

當眼裏映入一輛人力車，由遠而近，迎面馳來，迅捷地躲到身邊的樹幹後面。

人力車上的人，正是他夢寐未忘的阿蘭夫人。

這時候，她該是三十八、九歲的人了，但駐顏有術，看去只有三十出頭。風韻依舊撩人，身材還是那麼豐美，膚色還是那麼艷麗，——總而言之，風采不減當年。

一直目送她的背影消失之後，信明才回到他的住處。

不多久，他陸續聽到有關阿蘭夫人艷名四播的種種消息。

當她失寵於伊藤之後，她還是繼續在一羣高官巨卿之間周旋不歇。內大臣（幕府朝代的朝廷官名）「三條」、大藏大臣「松方」、內閣書記官長「土方」、目前遊歐的「品川」、「陸奧」等政界巨頭，曾經都是阿蘭夫人的入幕之賓。

阿蘭夫人醜聞之多，已經成爲大街小巷內市民們的飯後談資。直到這時候，信明才把這位心中無可替代的女神偶像，痛楚地打個爛碎。

——東京這個都市，已經沒什麼值得我留戀，也不該是我再徘徊不去的地方……。

他想開了一切，就此到了大阪。

到達大阪的那天早晨，他走在曾經住過一陣子的「堀江街」，不經意地看到寺廟前立了一面告示牌，上面寫着：

「劍術表演——下午二時開始。」

街頭表演劍術，這一招，是「直心派」的劍客——「鍵吉」，在十多年前頭一次想出來的主意。意在救濟一些撈不到三餐的舊時代劍客。這玩意曾經盛行一時，如今，盛極而衰，在東京早就踪影俱無。這一夥人可能是惑於日子難挨，終於把陣地轉移到地方都市，在地方都市的近郊或偏僻地區，勉强張羅旗鼓，但求三餐可飽。

信明曾經在東京看過那些表演，記得當時自己胸際翻湧着無法抑制的一股憤怒。

——這些傢伙昏了頭了？居然拿劍術來賣錢！

如今，看到這一面告示牌，他已興不起當年那股子憤怒了。

——除了劍術，不知其他技能，這種人，爲了三餐走上這條路子，也是情有可原呀。

他在心中如此喟嘆。

他走了幾步，腦裏忽然閃現一個主意。

——我也是舊時代留下來的窩囊廢一個。何不丟掉撈什子的面子，加入他們這一行混個三餐？

他化名爲「正吉」，找上團主——「鍵吉」，說明希望加入班裏，做個隨班表演的劍客。

「噢，讓我先瞧瞧你的功夫再說。」

這位年已半白的名劍客，拿起木刀，跟信明比劃起來。

雙方對峙不到幾分鐘，他就臉色驟變，倏地收下木刀。

「老弟，你的劍術可眞高竿呀。老實說，我比不過你。恕我冒昧，能不能告訴我你的眞實身份？」

鍵吉的雙眼釘住了他。

「原村松藩家臣——信明。」

「果眞是高手，是信明老弟呀，難怪，難怪。你的大名我早在維新以前就聽過了，你的劍派好像是——『機迅派』是不是？」

「是的。」

「你這樣的高手怎麼可以參加處處爲家的表演班子呢？這麼做，會把你劍術的崇高品格丟盡的，那未免太可惜了。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呀。」

「可是，爲了吃飯，由不得人呀。」

「不，不，我才不任你這種高手耗時間在混飯吃的班子裏。怎麼樣？由我來安排你的出路，你可願意？」

鍵吉說到做到，果眞把他推薦給「島根縣」的知事（縣長）——「安定」。這位「知事」，在當時是最獎勵屬下的官員學劍的怪傑。

信明就此給錄用爲「島根」警署的劍道教練。

不求名利的信明，從此在島根縣落根，平靜地過他當劍道教練的日子，直到明治三十

一年（一八九八）才一病去世。

他一直保持他唯一的嗜好——玩弄盆栽，而且專做櫸樹的盆栽。

下面是有關信明的一則軼事，可做爲本文的結束。

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十一月十日，明治天皇蒞臨「伏見」親王的宮邸，那時候，曾經在庭前舉行過「砍鐵盔」的表演。

以眞刀把鐵盔劈爲兩截，實在是難中至難的事，這次表演，只有「眞心派」的「鍵吉」，成功地把鐵盔劈成兩半。

那時候，在東京可稱爲一流高手的「鐵舟」、「宗助」等名劍客，在表演會上，都劈不了鐵盔，大丟其臉。

宗助在鍵吉把鐵盔劈成兩半之後，指着他向伏見親王報告說：

「這個人可說是在日本碩果僅存的『大劍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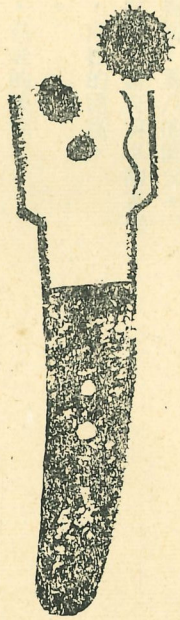
鍵吉立刻揮揮手說：

「做人不敢領受這個美名，有一個人，是做人絕對敵不過的，他正在島根縣警署服務——他的名字叫做信明，是機迅派的掌門人。現在，他是警署的劍道教練，這個人雖然不求名利，但據我所知，他才是眞正碩果僅存的『大劍客。』。」

作者—南條範夫

本名「古賀英正」，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系，曾任經濟學講師，政經系教授。曾得過「ALL 新人獎」，第三十五次「直木獎」。目前陸續發表，日本歷史人物「小說」，每本書都暢銷不歇。

《殺手》



●重要人物●

馬八 伊豆馬入軒，本名馬八，本文主角。

道市 馬八的家臣，原是同一個雜耍團的伙伴。

義持 足利義持，室町幕府第四代將軍。

義滿 足利義滿，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

阿鶴 雜耍團的首領，馬八的師父。

赤松 赤松彈正重房，幕府將軍的幕僚。

民部 一色民部，赤松的隨從。

新田 新田義貞。

義隆 新田義隆，前者的後裔。

義嗣 足利義嗣，第四代幕府將軍之弟。

上杉 上杉氏憲，關東舊統領。

持氏 足利持氏，關東新統領。

畠山 畠山滿家，高官。

義量 足利義量，持氏的兒子。

仲世 四院仲世，畠山的世交。

一

「馬八」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這麼飛黃騰達的一天。

在當時的京城——京都市，他高超的劍法已經傳播得無人不知，生活也比前富裕，日子過得眞寫意。

他也到過當時的「室町幕府」第四代將軍——「義持」（註）的住所，表演過他的劍術，因此，幕府的重臣個個對他客氣萬分。

馬八買下了「一條通」的「東洞院」裏面原是寺廟的一座建築物，改造成豪華無比的宅第。武士們競相前來，向他學劍。

他一出現在遊樂場所，老闆、伙計無不對他熱忱招待。日常的飲食、穿着，他不必勞心，自有佣人們無微不至地服侍。一個人能夠如此，老實說，也該滿足了。

想到六年前的馬八，他可不這麼得意，當時，他還在雜耍團幹活兒，在各都市的街道獻藝。那時候的馬八一身破衣，誰也無法從現在的馬八身上看出當時落魄的模樣。

現在，他留了個全髮，長垂及肩，穿的是綢面棉襖、紮緊腰際的棉織裙。這就顯得風采耀人——雖然他的個頭兒不大，人也清瘦。

馬八對着鏡子看自己的時候，往往對鏡中的人都會看得入迷。瞧自己容貌堂堂的模樣，跟自己目前擁有的一流劍客的身份，實在很相稱。

（註）室町時代（一三九二～一五七三）即「足利」一族掌握政權的時代。足利一族建立武士幕府稱為「室町幕府」。「將軍」又稱「征夷大將軍」，是幕府的主宰者。

瞧他眉毛上揚，臉容修長，鼻樑隆然聳起，嘴唇厚實，還留了一撮鬍子——這些外貌，使他看來比實際年歲（三十二歲）還老成得多。

勸他留這一撮鬍子、這一型頭髮的是日夜不離他身邊的家臣——「道市」。

道市是馬八在雜耍團時候的伙伴，他並不具備什麼技藝，却有一張能言善辯的嘴皮和滿腦子的鬼主意。

馬八能夠獲得今天的聲譽，道市的從旁獻計，應居首功。馬八聽從道市的話，爲幕府的重臣暗殺過好幾個他素昧平生的人——一個出生地不詳，父母不詳（他自己何嘗知道？）的雜耍團團員，能够擠入上流社會，且以劍術享名，原因就在這裏。

他只依稀記得（是眞是假，天曉得！），自己好像是個棄嬰，收養他的農夫，家住「伊豆」，他就據此以「伊豆」作爲他的姓氏。

他自小就給賣到雜耍團，那時候，他也沒有名字，因爲臉蛋長得比別人長，大夥兒稱他是「馬」，年紀正好是八歲，就加了個「八」，從此人人呼他「馬八」。

馬八跟隨雜耍團到處流浪，這種生活繼續到二十六歲。

耍劍這玩意，是團長「阿鶴」老頭教他的。

阿鶴老頭當時已經五十多歲，人如其名，長得皮包着骨——瘦得像一支竹桿兒，加上銀髮皤皤，白華華的長鬍垂到胸前，看去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不認識他的人，怎麼看也猜不出他是個雜耍團的團長。

這種雜耍團，遠在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八六）就分成好多羣，流浪日本各地，純以賣藝維生。雜耍團起源於「田樂」（插秧時的一種民間歌舞——譯註），後來演變爲耍球雜技，進而以數支短棍在空中玩斜投、直投畫圈兒等把戲。功夫高强的還夾

投短劍，叫人看得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夾投短劍，如不是手脚機靈，一不小心就傷到自己，因此，雜耍團員中能够使這一招的人爲數極少。

阿鶴老頭看馬八還是個八歲毛頭，又是身輕手巧的料子，因此，先訓練他耍球。有一種布球，直徑五寸大，裏面包的是皮屑，阿鶴老頭訓練他把這種布球投到空中，然後用手接住掉下來的布球，如此訓練一陣子，布球的數目，就由一個增爲兩、三個，最後加至十來個。每個布球的顏色，各不相同，邊投邊接，這候候，身體要扭轉得恰到好處，接到的布球要迅即投出——如此周而復始，練到一個也不會掉到地上。光要練這一招，起碼也得耗個五年才能大功告成。

很需要輕功做底子的這玩意，馬八這小毛頭竟然僅僅花了一年就學到家。

阿鶴老頭接着教他耍短棍畫圈兒的秘招。

不出兩年，馬八就能够同時要二十支短棍在空中畫出大圈兒，還能够將其中的五、六支短棍在手邊兒另外畫出小圈兒，還邊耍邊唱俚謠呢。

這種絕技，班裏就是沒人能够學成，唯獨馬八這小伙子做來輕巧，靈活，叫人嘆爲神技。

馬八的長相並不討人喜歡。個子矮小是不必說了，那張臉就是道地的「馬臉」。可見他不以外貌引人，而是純以技藝誘人。由於頭戴紅布巾，穿狹袖便衣、開叉裙的這個少年，能演出這種令人嘆爲觀止的技藝，因此，雜耍團所到之處都能引來成羣的路人，賞錢的人也就特別多。

那正是前一代的幕府將軍——「義滿」當政的年代（一三九二年左右）。京城發生了

一次大地震，幕府和叛軍首領「山名」的兵馬干戈相向，京畿一帶戰禍頻仍，烽火連天。

雜耍團好像生來就具備敏銳的嗅覺，懂得避開兵慌馬亂的地區，他們總是往平靜無事的地方，流浪復又流浪。

阿鶴老頭就在這一段時期，忽然動了教馬八種種劍法的主意。

六十年來，朝廷分裂爲南、北兩朝，一國而有二帝，實在令萬民惶惑不安，於是，由當時的幕府將軍「義滿」穿針引線，終把住在「吉野」行宮的南朝天皇迎回京城。戰火就將平熄的消息因而到處傳揚。可是阿鶴老頭偏偏揀在這個時候，開始教馬八練劍。

起初，他叫馬八使用一尺五寸長的刀劍，隨着馬八日有精進，使用的刀劍就愈來愈長，愈重。

到頭來，馬八練就一手好劍法——他能够把三尺長的大刀，使得像耍短劍那麼靈巧自如。

這時候的馬八，已經二十歲了，阿鶴老頭也成爲統制全國雜耍團的首領。馬八在所有的雜耍團中，已是個特立獨行的高手。他到處大受歡迎，因而穿着也愈來愈體面。

馬八在二十四歲那年，第一次到京城。

那時候，前幕府將軍「義滿」還在世，但是已經辭去將軍的職位，也辭掉總理大政的最高職位——「太政官」，過着吟歌，逍遙自在的退隱日子。這時候，文學發達，四海泰平，京城一片和平安樂的氣象。

好幾個雜耍團就分散在京城各角落，表演他們的拿手特技，其中，阿鶴老頭親自率領

的雜耍團，最爲轟動，也最受歡迎。

之所以如此，歸根探源，全在馬八的技藝超羣。只要他在街角或河灘擺出陣勢，人羣就蜂擁而來。

這一團的成員，男女在內共有三十來個，有些人是夫婦檔，有些是孤獨老人，童男童女也不少。他們就像一個大家族，處得很融洽，即使偶有吵架之類小糾紛，也爲時不久就言歸於好。都說，這是阿鶴老頭精於領導的緣故。

不久，馬八和一個女團員——「松女」，陷入情網，在京城幹活兒當中，兩人就結爲夫妻。可是，好景不長，從京城到「伊勢」途中，松女居然跟團裏的另一個男人暗通款曲，男貪女歡，難分難捨，到頭來，一不做二不休，私奔了事。

經這次打擊後，馬八再也不信任什麼見鬼的女人了。

我這種馬臉，要女人打心底愛我？做夢！

他看得很開，從此以後，專心致志，除了錘鍊技藝，不作他想。

馬八對女人死了心的事，似乎反使阿鶴老頭喜在心頭。

兩年後，這個輾轉各地的雜耍團，終於又回到京城。

屈指算來，時光又過了六年——就在六年前那個春天，馬八第一次看到「那個女孩」，他始終未能忘懷的「那個女孩」。

二

阿鶴老頭所率領的這個雜耍團，在京城賣藝時有固定的三個場地。爲了避免各個團撞在一起影響彼此的生意，每一個團的頭目，事先就劃好各自的地盤。

這時候，京城一片春天的氣象，市民都顯得悠悠閒閒，容光煥發。

那天，阿鶴老頭的雜耍團，正在座落於「五條通」的「玉津神社」院子內賣藝。開鑼上場之前，依照往例，先由「道市」提高嗓音，說一番開場白。

場地四周從來不圍繞帳幕，也不另搭什麼表演場，可說是道地的露天表演。誰有興致，誰就隨時可以圍攏過來看個夠。看後，賞錢不賞錢，也悉聽客便。

耍球雜技、投短劍畫圈兒……，團員一個個施展絕妙技藝。最後，輪到馬八出場了。

連神社裏的中級官員、巫女們也從人牆後面探頭探腦。這是雜耍團中最有盛名的一團，因此，圍觀的人特別多，男女老少，少說也有兩百之衆，他們都在和煦的陽光下，樂兮兮地欣賞雜耍人的表演。

說開場白的道市身材英挺、臉蛋兒渾圓，長相甚是英俊，人都過了不惑之年。人，自小就在宇廟工作，唸慣了經文，因此聲音特別清脆響亮。任何冷僻的字就是難不倒他。過去，他也是雲遊僧，遊遍各地，對日本境內諸國的地埋，更是瞭若指掌。

什麼動機使他加入雜耍團？對這，他從來秘而不宣。他腦筋奇靈，因此，雜耍團在各地演出的時候，都由他去應付那些兇巴巴的地方官。當他一出面，保證萬事順利，他就是有辦法說得對方服服貼貼，不找他們的任何麻煩。

他在團裏並不表演什麼技藝，但是，只憑這一點，就够使他成爲首領阿鶴老頭不可缺的智囊人物。

一有時間，道市就教馬八識字。他的教法也很特別，從不使用紙筆，只在地面用樹枝書寫着教他。

幹雜耍的何必識字？

當馬八這麼抱怨，道市就罵他說：

「你有用上它的一天，不識字那怎麼成」。

馬八幾乎是被强迫着去識字。

那天，道市還在說開場白的時候，團上的兄弟夥就開始做各種準備工作了。

他們把長約五尺，又粗又大的二十支翠竹，埋進地下約半公尺深。這些翠竹並沒有保持一定的間隔，而是點散各地埋進去的。

「各位，請借個光！現在，請各位退後一大步，否則，表演時萬一傷了人，可就傷感情！」

道市本就響亮的聲音，這時候，忽又拉尖了一大截。

當馬八頂着藍色頭巾，穿上白色狹袖衣以及長達膝蓋的裙子，手握着沉甸甸的三尺長大刀出現，觀衆的鬨叫聲也隨着響徹四周。

這算是馬八在京城首次亮出來的「特技」。

以前，他只在山中或樹林等無人觀看的地方，練過這一招特技。今天，他是第一次公開表演。至於能不能馬到成功，他自己也沒有十分的把握。

「看官們，請數一數這兒立了多少支翠竹？」

道市向觀衆大吊胃口：

「老實說，這位馬八就要拔刀獻出的驚人秘技，本山人也沒看過，我們就來看看他到底想要什麼寶！」

馬八向道市點了個頭，然後往散立在地上的翠竹邁近了一大步。

「喲，本山人還是溜得遠一些，以免受傷！」

道市配着滑稽的動作，跳開約莫半公尺遠。

馬八將大刀握在左手，用眼睛數了數翠竹有多少支，動作毫無做作的成份，把自己那副馬臉悄然露在艷陽光之下。

觀衆無不屏着氣，凝視馬八，四周突然變得鴉雀無聲。

驀地，劍一出鞘，他已經奔進「竹林」中。

刀鋒浴着陽光，一連閃出好幾道晃眼的光芒。馬八在翠竹中穿梭着前進，動作迅如羚羊，不斷地做碎步式的移動。每當大刀劈了一下，竹子就應聲斷裂，他以刀劈竹時，斜砍、正砍、橫割，方式不一。

這次表演所費的時間極爲短暫，有人算了算，頂多是呼吸一、兩次的工夫而已。

當二十支翠竹嘩啦嘩啦地折疊着倒下來，馬八已經退到半公尺遠的地方，挺在那裏不動。

看楞了他這個秘技的觀衆，過了一陣子，才歡聲雷動，鼓掌叫好。

馬八連汗珠都沒流一滴，拿了布擦了擦大刀，然後向觀衆鞠躬致謝。

「來來，莫忘了賞錢吶！」

道市間不容髮地向觀衆打躬作揖：

「表演這一招後，還得花錢磨磨那把大刀呢。砍過竹子的刀鋒，最容易變得不快，是要花費不少本錢的玩意吶！」

話還沒說完，錢幣就吧噠吧噠像一陣大雨，紛紛投到地上來。

頭一次亮出來的劍法，總算順利過了關——馬八的臉也揚了，心裏更如卸了一塊大石頭。

這時候，道市不經意地往四邊掃視了一下，他的眼裏映入停步不前的一頂轎子——由衙門聽差扛的轎子。許是來神社參拜的人，對雜耍團的把戲感到興趣，停下來看看馬八的表演。

就在這時候，轎子的垂簾忽然給掀開，坐在裏面的一個女人，把視線投向這邊——皮膚好白，眼珠好大的一個年輕女人，道市想。

就那麼一瞥之後，頃刻之間，簾子又給拉下來，轎子就豎着牌坊的方向而去。

這只是一瞬間的事，但是，揷劍入鞘的馬八，事有湊巧，也正好抬眼望前，就在他那麼一望的時候，那個女人的臉，已經活生生地烙印在他的眼膜。

好面熟的女人。但是，只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她並不是棄他偷跑掉的妻子——「松女」。

馬八看得發了呆，痴痴地目送走過牌坊下面的轎子。

他恍然想到，她就像某一座林中小廟裏供奉的「觀世音菩薩」是在哪個山中看過，他已不復記憶，他只記得：他看到的那尊「觀世音」，並不是一般半開着眼的「觀世音」，而是睜開雙眼的「觀世音」。

是不是那尊「觀世音」下凡，把她優雅動人的容姿顯露於人間？馬八忘了一切，一逕沉醉在這種幻想裏。

「馬八，你幹嘛，傻呼呼地發什麼呆呀？」

道市一拳擂過來，才使馬八從幻想中醒了過來。

「你瞧，承蒙觀衆大爺、大姐們的捧場，賞了這麼多錢吶，還不快快兒道謝？」

經道市這麼一提醒，他才默默地又向觀衆鞠躬爲禮。

馬八和道市都在應付觀衆，就沒注意到有個武士，在觀衆後面，一直目不轉睛地看馬八的表演。

他戴了一頂烏帽子（日本古時候的禮帽——譯註），還穿了方領、帶胸扣的禮服，年紀約莫四十，膚色淺黑，鼻下留着薄髭。他是個威儀不凡的武士，身邊還跟着五個家臣、幾個僕人，看樣子，身份並不低。

他看完了馬八的表演就走出神社的院子。

從這天之後，整個京都的人都拿馬八的砍竹秘招做談資。揮着三尺大刀，輕靈地移動身子，一展眼間就能劈開二十支翠竹，而且劈法不一——不成爲衆人茶餘飯後的談資，那才怪。

竹子到處可以買，可是，一次砍斷二十支竹子，刀刃就馬上變得奇鈍無比，甚至不能再派用場。馬八就有辦法不傷了刀刃，這全在他鍛鍊有方的關係。

馬八砍過竹子的刀，不必拿到磨刀匠那裏去磨，阿鶴老頭率領的雜耍團，龍蛇雜處，什麼樣的人材都不缺。團員中幹過磨刀匠的人，自會負責替馬八把他的大刀磨快。

公開了砍竹秘招後的第十天，一個武士造訪阿鶴老頭。

地點在雜耍團表演場所之一的「六條」河灘。時候是表演完畢，大夥兒正在休息的日暮時分。

「抱歉，我不能說姓道名，我只能說，有一位身份頗高的大爺，想看看砍竹那一招秘技。快把那個表演的人叫出來，由本人帶過去。」

這位武士劈口就傲然下令。

阿鶴老頭看了看身邊的道市，意思是說「怎麼辦？」

以往，他們各國表演雜耍，也常碰到該地藩間命令他們到城堡表演的事，但都是要看「全團所有的演出」，只指名看一個人的表演，這倒是頭一遭。

「不礙事，」道市涉世既深，對這一類交涉已經駕熟就輕，望了望武士的臉色說：

「表演那個秘招必須準備一些竹子，可不能說去就去咧，老爺。」

「準備竹子？放心，我們早就準備好了，這倒不必勞你們操心。」

「可是，依照我們的規矩，單看一個人，尤其馬八這一招的表演，價錢相當高……」

「給個五貫（當時的一貫約等於千文——譯註）總可以吧？」

道北瞥了阿鶴老頭一眼，然後皺了皺眉頭說：

「外出表演，馬八的行情一律是十貫錢。」

「好吧，就給十貫。」

武士並不還價，顯得很乾脆。

「馬八，你就跟這位老爺去吧。」

當阿鶴老頭告訴馬八這回事，沒想到馬八一口拒絕，因爲，他感到莫名的不安。

「帶我到哪兒也不說，要我獨自跟著他去幹這種差事，我可不去。」

「那，由我陪你去好了。」

道市從旁猛勸他。馬八一副不情不願的模樣，最後還是拉著臉穿起衣服來。

那個武士還在「六條通」的大馬路邊，留了十個左右的武士，武士們一見他們三個人走過來就迅速迎向前，把馬八和道市包圍起來。只爲了看一場雜耍人的秘技，動用這麼多人，顯得此事非同小可。

那一羣武士保持包圍道市和馬八的態勢，走在「六條通」的馬路上。

這時候，暮色蒼茫，太陽已經下山了好一會。

三

一行人只顧走路，彼此都不說話。快到「八幡宮」附近的時候，適才那個武士才開了口，語氣之冷峻，頗有不容反抗的意味：

「從現在開始要遮上你們的眼睛，一路上不許出聲！」

「這，這是……到底要帶我們……到哪兒呀？」

經過大風大浪的道市，都嚇得話也說不順了。武士們才不管那麼多，拿出準備好的黑布，蒙住了他們倆的眼睛。

究竟走的是哪一條路，如何走法，道市和馬八都給搞迷糊了。他們的雙手都給緊緊抓住。馬八覺得好像是在同一個交叉口，忽東又西地亂繞了幾次。武士們的目的無非是爲了讓他們倆記不起往哪個方向走。

又走了一會，武士們才停步，這時候，忽然響來低沉的應對聲，然後是開門的嘎嘎之聲。

馬八和道市給帶進門，走過似乎是院子的地方。

蒙眼的布給除了去，道市和馬八這才發現他們是處身在一片黑暗中。

眼睛習慣於黑暗之後，他們才看出那是一口裏院。眼前聳立著一座武士的邸宅。屋子裏燈亮如晝，因爲隔著一層紙門，看不出裏面的動靜。

院子裏有二十來個武士，各自分散，站在四方。

不多久，僕人舉了火炬，領著剛才那位帶頭的武士，走過來。

「我們的主公十天前在神社的院子內看過馬八砍竹的秘技，他想再仔細地看一次。竹子都埋好，刀劍也準備好了，馬八，你就開始表演吧。」

「好周到的安排，眞是感謝不盡。」

道市連忙替馬八回話。

馬八在火炬照耀下，數了數竹子，同時，偷偷地往屋子裏瞟了一眼。屋子裏那個房間，垂著竹簾，裏面的動靜表示這個屋子的主人不便露臉，只好經從竹簾看馬八的表演。

這個帶頭的武士把自己的佩刀解下來，交給馬八。

「這是我家世代相傳的寶刀，要是砍傷了刀刃，你就休想拿到十貫錢。」

「請放心，」馬八有點不服氣地說，「我的刀法不會那麼經不起考驗的。我們有個要求，請增加三把火炬。」

「不能增加，連唯有的那一把都要熄掉了，你就在黑暗中表演你的刀法吧。」

「什麼話？要我在黑暗中……」

道市也緊接著提出抗議：

「那不是故意刁難嗎？馬八的刀法必須在……」

「不許嘮叨，這是我們主公的命令，不能在黑暗中表演的話，只好馬上趕你們走！」

馬八給這話煽得不覺怒從中來，抱著幾分逞強的口吻說：

「不點火就不點火吧，這也沒什麼大不了。」

「你要是表演成功，另有重賞。」

「那好，請莫食言。」

馬八抓著站在那裏，先目測好竹子的距離。

道市愈想愈不對勁，在他耳邊打了喳喳：

「馬八，你得謹愼行事，搞不好我們今天就回不成呀。」

「哼，等著瞧好了。」

他的手指抓住了刀柄，閤下雙眼，整了整呼吸後喊了一聲：

「好了，請熄滅火炬吧。」

火炬立刻給丟到地上，許是澆了水，發出一陣咻咻之聲。

就在這個時候，馬八迅如閃電般拔刀，丟了劍鞘，閉著眼，邊在竹子之間穿梭著邁小步，邊揮刀砍劈起來。手臂保持「不伸直」的姿勢，只靠身體的轉動揮劍砍竹——這是阿鶴老頭教過的秘訣。

數完二十後，馬八才睜開眼，跳到後面約六尺遠。

「請點火吧！」他說。

他們無意亮火炬。一個武士手擧著帶把兒的燭台，出現在屋簷下的廊子。

二十支竹子就在這時候，七零八落地嘩啦啦一聲倒了下去。每一支竹子都給砍了一刀——不是從正面，就是從斜方向或橫方向著著實實地挨了一刀。這個結果，跟白天表演的毫無兩樣。

隔不多久，數把火炬同時亮起來。

「哦，果然砍得好！」當馬八將那把刀還給武士，武士就拿到火邊照了照刀身，接著一疊聲稱讚說：「好漂亮的刀法，刀刃果眞分毫未損。」

從垂著竹簾的房間傳來呼叫武士的聲音。

武士不敢怠慢，立刻跑到廊子邊緣，低著頭聽主人不知在吩咐什麼。

不一會，他就手裏抱著沉重的一個小袋子，交到道市手上。

「賞你們三十貫錢。」

「謝謝大爺的重賞。」

「我們主公剛才問說，砍竹那個人如果願意服侍他，要提拔他當武士。這是何等光榮的事呀。」

「馬八，你說呢？」道市顫抖著聲音問，「你願不願意？」

馬八一肚子氣還沒消，一出口就頂了回去：

「不，我才不幹，也不知是何方人物，怎能糊里糊塗去奉侍人呀？」

「好刁的嘴，那你是打算幹一輩子的雜要人囉？」

「話可不是這麼話，我當然有意脫離這種日子，但是，一有了主公，什麼都由不得自己，那才不合我的性子哩。」

馬八的聲音好像傳到竹簾中去了，武士又給叫了過去，隔一會又折回來說：

「不當家臣也可以，但是，准許你住在這屋子裏，過你自由自在的日子——這是我們主公的意思。」

「你們的主公到底是誰呀？」

「幕府將軍的高級幕僚——『赤松』大爺。」武士這時候才一改適才的口氣，斬釘截鐵地說：「我就是赤松大爺的隨從——『民部』。你好好考慮怎麼回答，聽你的回答後，我們自有打算。」

馬八就是不懂什麼是高級幕僚？又是怎樣一種身份？赤松這個人到底有多大的權勢？這時候，但見院子內武士的人數忽然大增。在火炬的照耀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出至少集來三、四十人。

道市一聽是幕府將軍的高級幕僚赤松，不由嚇得魂飛魄散。碰到任何事都鎮靜如山的他，這次却像換了一個人，抓住馬八，怯頭怯腦地又打喳喳說：

「快回答呀，你這個猪，我們正在生死關頭吶。」

馬八掃視了四周後，只好認了。給三、四十個武士包圍，還有什麼話好說？那些武士可不是死釘在地上的竹子，殺人這玩意，一想就叫他心裏發毛。

「好吧，」他把每一個字都咬得一清二楚，「既然可以讓我自由自在地過日子，我就在這兒打擾囉。」

四

從這次遭遇之後，六年來，馬八的際遇變得判若兩人。

赤松家爲了帶走馬八，給了阿鶴老頭滿滿的一袋沙金。阿鶴老頭雖然得到重金，却悶悶不樂。

一天，他特地到赤松的邸宅找馬八，語重心長地說：

「這算是你命中註定的運氣，我也沒話可說。這位高級幕僚算是幕府裏身份崇高的大人物，你跟道市才給蒙住眼帶到這兒來。赤松大爺不只在『丹波』、『若狹』，在『近江』一帶也擁有廣大的封地，看中你的刀法，想提拔你當武士，一定有他的打算，你是個身子骨很强的人，可得好好兒幹噢。」

他話裏深藏的意義，馬八並沒有領會出來。

自個兒在那麼多陌生人中打滾，使馬八著實感到心中沒個底兒，因此，他向「民部」要求說，把道市也請來跟他住在一起。

這個要求居然順利通過，兄弟夥從此住在同一個房間。

「你這個點子出得不賴，在這些武士中周旋，你會覺得事事不習慣，我可以寸步不離你，你就大可放心。」

道市拍著胸脯向他保證。

他們在這個家的身份可不是僕人或家奴，而是戴禮帽，穿狩衣（註），還可以佩刀，待遇比那些家臣好像還高了一級。

馬八本來沒有姓，民部就根據馬八的記憶（他說，自己好像出生在「伊豆」）給他冠以「伊豆」這個姓。

道市幹過雲遊僧，所以，冠以「石上」這個姓。雲遊僧通常自稱爲「樹木之下、石頭之上的人」，道市根據它自己想出了這個姓。

赤松大爺並不老，年紀才三十出頭，有一副白面書生型的臉孔，舉止儒雅，人可是喜怒不動於聲色，任何時候都看不出他心裏懷著什麼主意。幕府將軍很器重他，在幕政的百官中，他是最有實權的一個，據說樹大招風，也樹立了不少敵人。

地位這麼高的人，平時當然不會直接跟馬八說話。

（註）狩衣，日本中古時代高官常穿的一種便衣——圓領，袖口穿有繩繻，最初，在狩獵時穿用，故名。

兄弟夥當了赤松的家臣後，平時可沒有什麼固定工作，只有一樣，那就是每當赤板大爺外出，馬八就要佩刀跟隨，道市也跟馬八並肩走在赤松大爺的轎子或坐騎旁邊。

馬八開始對這種無所事事的日子感到百無聊賴，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對馬八來說是驚天動地的大事。那是炎夏的一個黃昏。

赤松大爺參拜過「三井寺」後，騎馬來到「小松谷」一帶。太陽早已西沉，五個武士緊隨在大爺身旁，夜色已濃，看不出彼此的臉。

猛不防，從路邊跳出二十多個人影，個個蒙頭蒙面，打扮得像賤民，但是，手裏都握著刀劍，一看就知道是由武士僞裝的。

這一羣人來勢兇猛，現身之後，一言不發地朝著馬上的赤松大爺，殺過來。

民部邊拔刀迎戰邊喊說：

「馬八，你還不快保護大爺，呆站在那裏幹嘛！」

馬八早就嚇得四肢不聽使喚了，叫他砍竹還好，面對揮劍而來的眞人，他可是沒有應付的經驗，慌得不知如何是好。

道市及時給他一聲斥喝：

「馬八，那是竹子呀，是二十支竹子呀！」

這句話如醒醐灌頂提醒他，拔劍衝入那一羣武士圍成的刀林中。

半閉著眼，在無意識中揮劍猛砍——他才沒把對方當成人，就像在表演砍竹子那般迅速移動他的身體，猛揮他的劍。

慘叫聲接連不斷地響在他耳邊，對這，他可一點也不在意，但知繼續轉動他的身體，身子一動，刀光就閃了一下。

「幹得好！」

直到色部如此驚嘆時，馬八才睜開他的雙眼。

他看到十來個屍體倒在暮色蒼茫的路上。風，把一股怪味吹過來，馬八聞出那是血的氣味，不由一陣噁心，當場蹲下，哇啦哇啦地把胃腸裏的東西全都吐了出來。

爲他撫背的道市，欣然色喜地說：

「砍人跟砍竹子本來就是同一回事。剩下的十個人，早就溜得不知去向。」

我眞的親手砍死了那麼多人？馬八一時不敢相信。可是，細看那些倒地不起的人，個個渾身是血，一動不動，這都是事實！

「我們沒看錯你，馬八，」民部走過來說，「你眞是以一當十的好武士，此後再有企圖暗殺主公的歹徒，你得像這一次把他們全殺了。」

馬八這才恍悟，原來赤松大爺用自己的目的是在這裏。

回到住所，馬八猶有餘悸地衝著道市說：

「我……我殺了人，而且不只一個，一下就殺了十個人。」

「噯，甭提了，這是身不由己的事。此後，如果再遇到今天這種場面，莫把對方當做人，全看成竹子砍他就是。」

「喲，當過和尚的人，居然說這種話，不怕神佛懲罰你呀。」

「老實告訴你吧，馬八，我携杖托缽當雲遊僧的時候，曾經遇到山賊，什麼和尚不和尚，爲了保全生命，我只好揮杖打死了他，從那時候起我就不再是和尚了，這就是我爲什麼加入雜要團的理由。」

道市向馬八透露了自己的秘密。

莫把對方當做人，就當做竹子砍他——馬八在心裏不斷反覆道市說的這句話。

五

一連串同樣的事，以這次事件做開頭，連續發生在馬八身上。

赤松大爺又遭遇了三次偷襲，每次都靠馬八把刺客殺得一個不留。他也依從民部的命令，殺過他完全不認識的人。

當「新田」的後裔——「義隆」，舉兵攻入赤松大爺的封地，馬八也加入了戰鬪。

兩軍快要短兵相接的時候，道市教他：

「碰到小兵，你就照定前額砍了下去；碰到穿鎧甲的武士，你就往他的胳肢窩捅他一刀。」

民部爲了讓他們倆容易接近敵人，叫他們穿上小兵穿用的皮製甲冑，還特地給馬八一口銳利的刀，又讓道市背了三口預備用的刀。

戰事發生在「近江蓮華寺」附近的峽谷間。

馬八發揮了他驚人的刀法。怪就怪在他並沒有在殺人的念頭，揮刀砍人的時候，他只告訴自己：「對方是竹子，對方是竹子……。」如此經歷數次戰鬪之後，他愈砍愈勇，膽子也愈來愈壯大。

這次戰役，馬八前後殺了三十多個武士和小兵，四口大刀輪番使用，殺氣騰騰，望者無不披摩。

赤松家養了一個雜要出身的砍竹高手——這個風聲居然謠傳得無人不知，因此，每當幕府有了戰事，馬八就給召去效勞。

第四代將軍「義持」的弟弟——「義嗣」謀反的時候，馬八也加入討伐的行列。關東統領——「上杉」叛亂的時候，赤松大爺領兵遠至「謙倉」數平叛軍，那時候，也在色部的率領下，奮戰立功。

馬八的劍名愈來愈響亮，這件事倒使赤松家感到爲難。

身爲幕府的高級幕僚，居然養了雜耍團出身的殺手，實在有點不倫不類。如果那些政敵拿這來指責他，必然成爲赤松大爺盛名的繫累。

道市畢竟是個世故已深的人，看出了赤松家爲這事而頭痛欲裂，於是，不待對方提出就自動向民部請解除馬八的職位。

「馬八打算離開京城了？」

民部一聽，不由鬆了一口氣。

道市却大刺刺地說：

「不，馬八要在京城開館授徒，可是，赤松大爺提拔的深恩，我們可不敢輕忘，此後有何差遣，請隨時吩咐，當不惜效犬馬之勞。」

六

善於理財的道市，一直把赤松大爺賞給馬八的沙金和金錢，管理得分毫不差，因此，辭了職之後，輕易地在「一條通」路邊買下座落在「東洞院」裏的一所空房子。正殿正面的佛壇保存不動，室內稍加修整，就成了一所劍術館。入門處不懸掛什麼招牌，但是，誰都可以看出那是以「砍竹刀法」揚名於世的教練——馬八開的劍術館。各地的雜耍團每到京城，都來這兒參觀，回去後就到處宣傳。路邊獻技的雜耍團，全

靠觀衆賞錢過日子，在社會上他們屬於「賤民」階級，從這種卑賤階層也出了京城第一流的劍客——馬八這種獨特的成就，使他成爲雜耍這一行的人心目中的一種偶像。怪就怪在，阿鶴老頭沒來過劍術館看他們。

在東洞院開館才兩年，門徒就有了一百多人。

說到劍術館，其實，馬八本人並沒有照傳統方式學過劍術，當然脫離不了雜耍團式劍法的境地。瞧他教來教去，就是不脫「勿伸長手臂、迅速揮劍」那一套。

馬八要他的門徒也使用三尺長的木刀練劍。光是練到可以把三尺木刀揮動自如，就够他們練個一年半載。

幕府將軍的重臣們不斷把他們的家臣送到「東洞院」學習這種世無其匹的刀法。不少閒得發慌的公卿貴族，也抱着連玩帶笑的心情來湊這份熱鬧。

馬八的怪異劍術，傳呀傳地，終於傳進將軍「義持」的耳裏。馬八因而給召到他的宮殿，表演他「砍竹秘招」。將軍看了馬八的劍法後雙眼瞪大，嘆爲絕技，賞了他禮服和刀劍，如此榮寵，對馬八來說，當然是非同小可。

道市經常打扮得整整齊齊，而且，如影隨形地服侍他。可是，在居室內只剩他們倆的時候，道市說話的口氣就變得好像他是主人了：

「噯，我說過多少次了，你要注意談吐。瞧你說話的調調，哪像個劍術教練？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大方、穩重，你懂不懂呀？跟那些幕府的重臣應對，可別太低聲下氣。不過，到了娛樂場所，你從不給那裏的女人好臉色看，這就對了。屈指算來，你也三十二歲了，總該討個媳婦兒。京城的武士家，倒有不少漂亮的女孩，要選哪一個，你現在是够資格去挑了。怎麼樣？要不要我替你做個主？」

「女孩嗎？嗯，我……」

馬八趁機向道市吐露心中的秘密。

六年前，當時，在「玉津」神社的院子表演「砍竹刀法」，有個年輕女人，從轎子裏探頭出來看他，她好像是公卿家的姑娘，那位姑娘，到現在還使他念念不忘……。馬八以幾分傷感的口氣，向道市黯然訴說。

「噢，我記起來了，那是春天的早晨發生的事不是？」道市拍了拍腿，沉思了一會又說，「那是你第一次表演砍竹刀法的時候，也就是民部爺看你表演的那一天，從那一天起，你才被赤松大爺提拔，才有了今天這種境遇。那一天可眞是個黃道吉日，是我們倆開運的好日子呀。當時，我可沒注意到有什麼坐轎子的姑娘。你是說，只記得面貌很像在某個寺廟看過的觀世音菩薩？這可是難倒我囉，京城這麼大，怎麼去找線索呀？……不過，你既然那麼想念她，我就設法在公卿家的姑娘羣裏去探聽一番，說不定……。」

道市雖然聰明一等，這種有如大海撈針的事，實在令他頭痛，事實上，任他到處放耳目，那個使馬八念念不忘的姑娘，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開劍術館免不了有些到處遊學練劍的武士，找上門來討教。

當雙方拿了木刀相對，馬八劍法的迅如天雷，總是使對方目眩神迷，怎麼也出不了手，砍不了他。

對這一類比劍，馬八總是適可而止，從不刀劈對方的身體。他知道，自己若使出全力，對方不斷骨殘廢才怪。

對任何來訪討教的劍客，他從不以木刀使人屈服，光是用氣勢、刀勢使對方自動服輸。

。馬八這種作風，使那些劍客打心底敬佩他，他的名聲也靠他這種作風而日見高漲。

那位赤松大爺却與他相反。原是集將軍「義持」的寵信於一身，不知怎的，日漸失寵，權勢大失。在幕府裏謠言滿天飛，說什麼他跟「關東」的新統領——「持氏」，暗中來往，密謀廢掉現任將軍——義持，代以持氏的兒子——「義量」。

「赤松大爺曾經派人到各地探查，他已經查出公卿中有人跟高官——『畠山』，過從最密，這個畠山一向主張立『義圓』大法師做將軍。而赤松大爺是主張立義量做將軍的，面對畠山的唱反調，他必須對他有所警告，而最好的警告辦法是把那位跟畠山過從最密的公卿殺掉，如此一來，畠山就不敢太囂張了……。」

赤松大爺的隨從——民部，某天晚上偷偷來到「東洞院」，對道市跟馬八如是說。

馬八聽不懂夾了好多人名的談話內容，道市却猛點頭表示他瞭解了個中內情。

「馬八辭職的時候，我們之間不是有過君子協定嗎？只要赤松大爺，有什麼吩咐，隨時聽令，是不是？所以，我今天特地來找兩位，請馬八……」

「又要叫我殺人了？」馬八不耐煩地插進來，「又是那一套——不告訴我對方的姓名，把他當做竹子砍殺一場，是不是？」

「不錯，這一次的竹子很容易應付，是一支矮竹，你不必太費氣力。話是這麼說，還是照樣給重賞。大爺相信你絕不會失手，所以叫我先帶這些東西給你。」

民部把一袋沉甸甸的沙金，放在地板說。

七

暗殺行動決定在三天後的晚上執行。

當夜，馬八跟道市又給蒙着眼從赤松大爺的家出發。民部跟十個武士還是跟以前一樣，一路圍着他們向前走。

這是個沒月亮，寒氣澈骨的冬夜。

帶馬八他們到哪兒，這當然是問不得的事，但是，馬八覺得一夥人是朝北而走。

走出了京城，來到田中小路。風，吹得竹林沙沙作響。

一夥人終於到達一座小山崗。眼前展現一座庭院深深的宅第，屋後是一片叢林，屋子四周立着一堵圍牆。視界不清，瞧那規模就知道是公卿的山莊。

爬過那種略具形式的矮牆，的確一點也不費力。馬八在走近屋子的途中，發現院子內空無一人，許是平時就疏於防備，或者壓根兒就沒有任何防備。惡運臨頭的主人，大概做夢也沒想過有人前來暗殺他。

「目標人物是個禿頭、高僧模樣、胖嘟嘟的人，年紀約莫五十，嗯？你得記牢噢。」民部對馬八打耳。

赤松家的武士們先拔劍跳在廊子，他們一衝入室內就立即起了一陣砍殺聲。

馬八立刻跟進。有個武士擋住了他的去路，却挨了他的一刀，當場斃命。

馬八在短架燈的照耀下，看到有個人正欠着腰要跑。這不就是今晚的目標嗎？胖嘟嘟的身材，約莫五十歲，禿頭，穿一身道士服。

沒錯！他正是馬八今夜必須刺殺的人物。馬八不由分說地朝着那個禿頭劈下去。民部說他是一支矮竹，的確不錯，這支矮竹並沒有使馬八耗多少氣力，輕易得簡直不像是殺人。

馬八揮落刀鋒上的血滴，正想轉身退出，這時候，他看到一個人，不禁愕然呆立。

馬八看到從內室跑出來一位年輕姑娘。聽到撞擊、砍殺的聲音，居然不逃，還敢亮出身來，可見這個女人膽子之大。

馬八在短架燈的暗淡光線下，瞧看她一眼，不看還好，一看他就驚得差點刀都掉下。她，不就是六年前在神社的院子內，從轎子裏探頭看他的那個姑娘？

那姑娘抓住柱子，雙眼睜得好大，尖叫了一聲：

「父親，父親！」

馬八但覺天旋地轉，不禁打了幾個晃步，人都快要癱軟了。他覺得渾身透涼。

「是妳的父親？他就是妳的父親？……」

民部事先一再囑咐他不能出聲，馬八却昏昏噩噩地，忘得一乾二淨，半哭着說：

「我眞該死！居然殺了妳的父親……」

禿頭公卿倒在血泊中早就斷了氣。

「我該死！請原諒我，我不曉得他是妳的父親，否則……」

馬八雙膝着地，還想爬着靠近她哩。這時候，道市已經聞聲跑過來，將他抱起來。赤松家的武士也圍過來，連扭帶揪地奪下他的刀，再連推帶拉地拖他進入黑漆漆的院子裏。

馬八給武士們圍着跑，這時候，他仍然哭叫如一個孩童：

「我，我殺了她的……她的父親……」

道市聽清了他的話，這才恍悟是怎麼一回事：

「……噢，原來，她就是六年前那個姑娘……」

色部從旁駡出口來：

「你眞是一隻蠢豬！叫什麼叫呀，聲音都給那些未死的人聽到了，這不是一手搞砸了大事嗎？」

馬八才不理他，頹然停步，喃喃自語：

「我……我用自己的手毀掉了自己的夢，用自己的手毀掉了……。」

民部跟家臣咬了一陣耳朵，然後手按住刀柄，拉低了嗓子說：

「你們倆壞了大事，刀下領死吧！」

武士們應聲拔劍，圍住了他們。

馬八手裏沒刀，只顧把袖子按在眼睛哭着，衝擊之大，使他昏昏然，才不曉得危險已迫在眉睫。

還是道市眼明手快，懂得應變，他忙把自己的刀劍遞給馬八，讓他握着，然後衝着民部說：

「事到如此，我們只得跟赤松家斷絕關係了，赤松大爺交待的事已經辦妥，咱們兩個絕不向任何人提起誰指使了這件事。你們要是還不放心，硬拉下臉來要決裂，那也好，你們自信打得過馬八？」

武士們都曉得馬八的厲害，因此，沒人敢打頭陣，揮劍殺過來。

對方在黑暗中默然對峙了一會。

民部先退後一步，武士們也隨着退後。

「好吧，以事論事，指使的人也好，下手的人也好，同樣有罪，諒必你們也不敢嘴做亂說，否則，我就跟你們沒完沒了。」

臨走，民部還這麼恐嚇他們，丟了這句話之後，他才帶着武士們往回路跑。

「喂，馬八，莫再哭了，人有千算天有一算，這也是命運呀。」

道市拍了拍馬八的肩膀，安慰他說：

「這又不是你自願幹的事，要看開呀。」

「我們剛才殺進去的地方到底是什麼地方？道市。」

「好像是『北白川』，你殺了那個公卿，我也摸不清是誰。你的臉孔給那位姑娘看得一清二楚，明天起，務必暫時留在東洞院，莫再外出亂逛了，我另外派人去查個清楚再說。」

道市哄着失魂落魄的馬八，兩個人就這樣又偷偷地摸黑回到東洞院。

一連好幾天，馬八都躲在室內，門徒來學劍，他也不探個頭。嘴裏一直嘟嘀着什麼，甚至變得茶飯不思。

道市只好告訴門徒說，教練病了，來客也一律擋駕。

他派出雜耍團的舊伙伴，探查京城裏那些公卿家發生了什麼巨變。

不久，消息就傳過來了。

馬八殺死的那位公卿是官拜參議的——「仲世」，跟高官「畠山」不但是世交，也是畠山無所不談的私人政治顧問。

仲世的公館在「三條坊門」，住在「北白川」那一座山莊的人是愛妾所生的女兒。馬八夢寐不忘的那個姑娘就是她，名字叫做「早蕨」了。

仲世疼這個掌上明珠疼得入了骨，從少讓她外出，也禁止外人跟她見面。

「我……我爲什麼親手毀掉了自己的夢？……」

馬八似乎六神俱失，只會反覆唸着這一句話。他不刮鬍子，也不洗澡，臉色灰敗，全

身都發出了臭味。一頭長髮也失去了往日的豐采，任它乾巴巴地垂在額前。

「馬八，別再失魂落魄了，我訴告你，事情不妙了，」道市偷偷告訴他：「京城內到處傳着殺參議仲世的人是你馬八咧。傳出這個話的人，一定是色部那個混賬。他打算借刀殺人，把我們致於死地。我們再也不能呆在京城了，還是趁早收拾東西，脚底抹油——快溜吧。」

八

明天就是元旦，但是，生死交關，哪能顧得了那麼多？就在當天——除夕夜，道市帶了馬八，離開了東洞院的劍術館。

天，開始下大雪。

道市爲馬八戴上竹笠，狹袖便衣上披了一件蓑衣，還爲馬八在腰際繫上那一口大刀。道市自己也打扮得跟他一樣。這種打扮的人到處可見，不易引起旁人的注意。

道市雖然如此大動腦筋，還是不管用，剛邁出東洞院，走在「一條通」的大路，路邊立刻閃出一大羣武士，把他們團團圍住。

少說也有五十來個。有些武士還拉弓搭箭地等着他們倆。

馬八的劍法再强，也不可能殺出這個重圍。

「我們是畠山家的家臣，有個人要對你們問話，跟我們走吧。」

武士中的一個，不容分說地把馬八跟道市的佩劍取走，然後把他們倆拉到附近一家無人居住的破屋裏。

院子內燃着篝火，屋子裏有短架燈的光。

還好，武士們並沒有用繩子綁他們，但是，數個武士却毫不客氣地把他們拖到積雲盈尺的庭前，叫他們跪在雪地上。

院子周圍挺立着五十來個武士，其中也有拉弓搭箭的，憑恃人多勢衆，又有利箭瞄準，這些態勢，或許使對方認爲，他們倆再厲害也插翅難飛。

不消多久，從屋子裏出現兩個女人——一個女佣人牽着那個叫「早蕨」的姑娘，出現在他們眼前。

馬八一瞧見早蕨就要起身，却給身邊一個武士一脚踢倒。

「馬八，你這個天殺的傢伙，」看來身份不低的一個武士，滿臉鄙夷地投話過來：「你曾經偷襲北白川的山莊，殺害參議——仲世老爺是不是？據實招來！」

道市搶先回答說：

「寃……寃枉呀，大爺，北白川的山莊在哪兒，我們聽都沒聽過啊。」

可是，那個不知死活的馬八，居然以近乎嘶叫的聲音朝着「早蕨」喊說：

「殺害妳父親——仲世老爺的人，正是我馬八！我是了貪愛金錢，受人之託偷襲了山莊！」

「早蕨」的纖纖玉手還是讓女佣人牽着，他站在屋廊上，凝神聽馬八的嘶叫聲。

「是這個聲音，不錯，正是他！殺害父親後還向我說話的人，他的聲音就跟這一模一樣，是他！一點也沒錯！」

直到這時候，馬八跟道市才發覺他們鑄成了大錯。

那位姑娘，原來是瞎子！

「唉呀，你這個笨蛋，這簡直是白招認了，」道市快嘴地跟馬八打喳喳：

「她呀，是個瞎子哩，當時，只要你不說話，現在就可以來個死不認罪不就沒事了？」

問話的那個武士，拔刀斥說：

「好啊，既然認了罪，你們就領死吧。哼，卑賤的雜耍人，居然厚着臉號稱什麼劍客，眞是太不知量力了。」

這句侮辱雜耍人的話，使道市不知哪來的勇氣，吼着頂了一句：

「劍客是大夥兒這麼稱呼的，有什麼不對？誰說雜耍人就卑賤？你們武士又比我們好多少？背後專搞陰謀，殺來殺去，又比高尙我們多少？馬八的錯誤就在練了一身絕技，給你們這些見鬼的高官利用了。」

武士揮刀砍向道市的肩膀，血立刻濺到雪地上。

馬八連忙雙手，抱住即將倒地的道市。

「道市，算了，要死，我們倆就死在一起吧。」

道市喘着氣斥說：

「傻瓜，死不了的，你快逃吧，莫在這兒瞎叨了，做和尙去，砍竹還可以，但是莫再殺人了，除了做和尙，你是無法贖清殺了那麼多人的罪過呀。」

「我懂，我懂。」

先動手的那個武士，又揮起手中的刀，朝着馬八頭上砍下來。

馬八輕輕閃過，同時霍然站立，順勢從對方手裏奪下他手裏那一把刀。

「來吧，砍竹是秘招怎麼個砍法，我馬八的劍法厲不厲害，就讓你們開個眼界，瞧個够！」

馬八一叫嚷，好幾支箭便颼地射了過來。在雜耍人的時代，他早就精於拂開飛箭的技巧了，老實說，這些飛箭對馬八一點也發生不了作用。

馬八左手抱着道市，右手抓着大刀，在火炬照耀下，直挺挺地站在雪地下，他那副怒目橫掃，殺氣騰騰的模樣，使五十多個武士不由懾於其威，懍然退後。

這些武士中，必定有人目擊過馬八砍竹刀法的凌厲可畏，即使沒看過，總也聽過馬八刀一動就要人命的超特劍術，因此，人人自危，不敢率先攻擊。

馬八長髮飄散，頂了一層白皚皚的雪。至友被砍的憤怒、命運之神無情的撥弄帶給他的無奈——這一切的一切，使馬八的身上發散出有如魔鬼剛從陰間冥府冒出來那種陰森森的妖氣。

馬八扛着道市疾跑。有幾個武士捨命動刀，馬八只輕輕地揮過他們的劍，隨着起了淒厲的叫聲，武士們就紛紛倒下。他們可能自以爲像竹子一樣給劈成兩截了。

揮着刀劍，扛着道市，馬八就這樣頭也不回地從這個民屋溜跑得不知去向。

從此以後，京城裏再也看不到馬八跟道市的影子。

三天後的傍晚，馬八背着道市，渾身是雪，來到座落於京城北方「鞍馬」山麓的「鞍馬寺」山門下。

馬八雖然爲了道市的肩傷做了應急的治療，但是，當他們到達山門，道市已經是力竭氣衰，他的生命，顯然快走到盡頭了。

一羣和尙從山門走過來，道市奮起餘力，端坐在雪地上，雙手合十，氣如遊絲地向他們說：

「佛恩無邊，我身旁這個人，曾經在塵世殺了不少人命，請貴寺賜給他懺悔贖罪的

生，佛恩無邊呀……」

和尙們默默地面面相顧。

這時候，道市氣力將盡，他抓住馬八的衣袖，從泛白的唇間，迸出最後的幾句話：

「你不再是馬八了……萬一修身不成給趕下山，你只有死路一條……你就當做昨日的你已經死去，在這兒虔誠地依賴佛恩，重新做人吧……這……這是我能够爲你做的最後一件事……」

道市說完就在馬八的臂彎裏斷了氣。

鞍馬寺的和尙們把馬八帶到寺內將他安頓好後，依照寺廟的慣例埋葬了道市，還爲他唸經超渡。

畠山派來的好幾個官吏，事後來到鞍馬寺要抓馬八回去，口氣硬得像一塊鐵。

鞍馬寺的「律師」（註）——「自覺」，嚴詞拒絕：

「本寺剛埋葬了兩個死人，什麼馬八啦、牛八啦，本山人並不認得這些人，各位請回吧。」

這些官吏還是不死心，不斷派人要索回馬八，可是，鞍馬寺的回答，始終如一，不曾稍改，武士們只好知難而退。

馬八在鞍馬寺潛心研摩佛理，道名「道圓」，據說活到七十多歲。

（註）律師，高級僧官之一，是嚴守戒律的模範僧侶，階級次於「僧都」、「大法師」。

作者簡介：

山田風太郎　山田風太郎本名「山田誠也」；生於日本「兵庫縣」，東京醫科大學在學中，曾得過第二次「偵探作家俱樂部獎」，近十年來驅使豐富的醫學知識，大寫「忍術」小說，掀起「忍術讀物風潮。」

你我他雜誌社叢書

崔苔菁自述

定價四十五元（第十八版）
32開214頁彩色16頁。

這是關於崔苔菁唯一的一本書，在這本書裏，她說了很多別人不敢說的話。她說了很多應該埋在內心深處的秘密。

金榜銀星錄

定價六十元（第六版）
32開210頁彩色20頁

這本書是所有關於十大影星的「獨家報導」。他們心中蘊藏的許多心底話，在此書中誠摯吐露，精采而又動人。

鳳飛飛自述

定價六十元（第十一版）
32開208頁彩色20頁

這是鳳飛飛二十餘年生活的寫照。她的青青家園，她的歌唱生涯她的彩虹夢境，及許多精彩的照片。

金榜歌星錄

定價七十元
32開200頁彩色20頁

這是一本歌聲・笑語・淚痕融滙的書，從這裏你可以聽到許多不爲人知的剖白，十大歌星的眞實面，呈現在你眼前。

邵氏電影王國秘辛

杜雲之著

定價75元32開232頁圖片24頁
作者以親身接觸的經驗，娓娓道出曾經輝煌的邵代電影王國的興盛衰頹。揭開中國影劇史的一頁頁辛酸故事。

你我他出版社

新　娘

洪小喬編著
定價500元郵撥優待400元

幸福和愛都是來自自己，而不是來自別人。
洪小喬這本書告訴你：幸福的鑰匙何處尋找？如何在婚姻生活中扮演一個積極而動人的角色，從婚前的夢，塑造成婚後的幸福。

消遣叢書①

聖經・佛典・太空人

呂金駮編著
定價50元

報導世界各地如美國、墨西哥、紐西蘭、西班牙、義大利等地發現的不明飛行物事件，包括臺灣本地，玄秘精彩。

消遣叢書②

武士的悲劇

劉太平編譯　定價50元

編者從近三十年的六百多篇劍客小說中，挑沙揀金，選出具代表性的五篇，原作者的寫作資歷至少在二十年以上，而且目都是得日本文學大獎的作家。

消遣叢書③

二十世紀的頭條新聞

本刊編譯
定價50元

一系列對各種問題的調查統計，編者還附上幽默短文說明，使人輕鬆地了解世界人口，環境、經濟、生活習慣等等現象，是極富趣味的知識性書籍。

消遣叢書④

人類文明的過去與未來

呂金駮譯　定價50元

本書是美國著名天文學家卡爾沙岡以宇宙、生物的觀點，寫出人類智慧變革的歷程。作者說這是給外行人看的內行書。

消遣叢書②

武士的悲劇

劉太平 譯

出版／你我他出版社
發行人／邱偉航
社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三二五號國泰寶通大樓十四樓
發行專線／七七一－七一九〇（四線）
郵政劃撥／一一七六三三你我他電視雜誌社帳戶
排字印刷／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一－〇八八五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九四五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廿日初版

《版權・著作權所有
請勿翻印盜版剽竊》

定價／五十元